

家則家可齊。好惡同於一國。則國可治。好惡同於天下。則天下可平。自誠意以至平天下。好惡盡之矣。好惡之實。是非盡之矣。是非之則。致知盡之矣。此至易至簡。可久可大之德業。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所當從事者。是非實有大人之志。悟其巧於規矩之外。其孰能與於此乎。先儒嘗有三綱領。八條目之說矣。嘗有敬爲聖學始終之說矣。嘗有補格物致知之義矣。自今言之。綱領惟一。綱舉則目張。領挈則喪順。若曰三綱領。則將何所施其用乎。條目者。功夫先後之次第。如環之相連。不可以節段分也。若曰八條目。則將何所陳其數乎。實心之謂誠。誠卽敬也。一心之謂敬。敬卽誠也。大學之要在於誠意。則不必言敬。而敬赴其中矣。若曰敬以誠意。不幾於贅乎。蓋其旣以格物窮理爲致知。則於身心若無干涉。故不得不以敬爲聖學之始終。而不自知其說之非耳。格物致良者。誠意之功。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言修身。則格致誠正舉之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正所以發格物致知之義。實未嘗亡。而有待於補也。故曰合之以敬而益贅。補之以傳而益離。此不得已之心也。蓋不忍異者。先師之本心。而道之所在。不得不與之異者。天下之公學。非先師所得而私也。世之學者。能以虛心觀之。不以一毫意必向背介乎其中。則聖學庶乎可明。而先師之苦心。亦可得而諒矣。

中庸首章解義

中庸盡性之書。子思子懼性學不明於世。學者失其所宗。故述其家學。首以三言發之。因世之人。認欲爲性。故以性歸諸天。天命者。無欲之體。所謂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聖人無欲。與天同體。無所障礙。無所污染。率性而行。無不是道。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賢人以下。不能無欲。染有輕重。蔽有淺深。雖欲率性而行。爲欲所礙。不能卽達。必須遵道而修。以通其蔽。而滌其染。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性曰天性。則道曰天道。教曰天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故曰自誠明。謂之往。自明誠。謂之教。一念獨知。不容自昧。若天有以啓之。故曰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由教而入者。由諸此而已。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道中而已。過與不及。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親不聞。道之本體。所謂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也。道虛而已。戒謹恐懼。修之之功。無間於動靜。致虛所以立本也。不親雖隱。不聞雖微。而實莫見莫顯。隱卽費而隱之。微卽微之。顯之微。莫見莫顯。卽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政君子必慎其獨者。中言不可不戒懼之意。非加謹也。謹於一念獨知之微。正所以奉行天教也。未發之中。性體也。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道。修而性復矣。戒懼慎獨。而中和出焉。是也。未發之中。非對已發而言。卽感而寂。非寂而後生感也。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宰。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爲天地立心。而天地於此乎位矣。爲萬物作宰。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修道之極功也。先師謂子思括大學一書。爲中庸首

百八十八  
章戒懼慎獨者。致知格物之功。所謂誠意也。未發之中。正心邊事。中節之和。修身邊事。中和位育者。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盡性以至於命也。此易簡直截之旨。一貫之宗傳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聖人立人極。盡已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說者并指蜂蟻虎狼爲率性之事。似爲戲論。禮樂刑政。既以屬之教矣。由教而入者。乃舍此而別有戒懼慎獨之功。似爲剩法。以不親不聞爲靜存。莫見爲顯。爲動察。則非動靜無端之功。以隱爲暗處。微爲細事。則非顯見相乘之義。未發之中。由戒懼而得。不可謂常人俱有。先師嘗有病癰之喻矣。常人亦有未發之時。乃其氣機偶定。非大本達道也。戒懼之內。更有可約。卽爲着空。謹獨之外。更有可精。卽爲緣物。中和原是一道。以心氣分屬天地萬物。或失則支。聖學只論見在功夫。以効驗求位育。或失則漓。凡此數端。皆顯然同異。可指之迹。善學者當知所辨矣。昔者明道見人解中庸笑曰。只怕連天命之性。便錯起了。予豈敢妄議儒先。聊述所聞。與諸賢共商之。吾輩不務自修。自復。實體諸身。徒騰口說。以咨同異。得罪於儒先。亦甚矣。

### 性命合一說

性與命。本來是一。孟子論性。蓋本於繫辭繼善成性之說。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纔有性之可名。卽已屬在氣。非性之本然矣。性是心之生理。性善之端。須從發上始見。惻隱羞惡之心。卽是氣。無氣則亦無性之可名矣。凡聖賢立言。皆爲拯世。

而發。春秋之時。性學不明。世人以欲動處爲性。故孔子提出天命之性。以示人。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欲爲性。卽非自然之生理矣。戰國之時。告子以食色爲性。以誘於所遇爲命。故孟子從性命重處立法。以示人。正是性命合一之宗。世儒分屬氣質義理。便非合一之謂矣。甘食說色。人之所欲。是性。然却有個自然。天則在。若一只任了欲去。不成世界。立命正所以盡性。故曰有命焉。論性而不及命。君子不謂之性也。仁於父子。天合自然。是命。然父子天性所當親。若一向誘於自然。也不成世界。盡性正所以至命。故曰有性焉。論命而不及性。君子不謂之命也。告子認欲爲性。以甘食悅色爲生理。而甘之悅之。味了天則之自然。便是不知命。誘命於遇。以白與長爲自然。而白之長之。味了本心之生理。便是不知性。一則推夫天理之自然。一則本諸自然之生理。使人從重處用力。以歸於合一之宗。此是孟子立法最善形容處。非性待命補。命待性揀。故欲分而二之也。

### 孟子告子之學

千古聖人之學。只是個不動心。學者只是學個不動心。舍不動心之外。無學也。然不動心之道有二。有自得而不動者。有強制而不動者。差若毫釐。其謬乃至千里。此古今學術大界頭處。不可以不辨也。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告子認得性是心之生理。心是無善無不善的。終身行持。只是保護此心。使之不動。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四句。是告子不

動心之底本。由前言之。是外境使不入。由後言之。是內境使不出。強制此心使之不動。不出不入。是後世禪定之學。亦是聖門別派。後儒以為冥然悍然。豈足以服告子之心。若孟子乃是自得之學。不待強制。而自能不動。曾子所傳孔門家法也。

志氣之帥。氣體之充。志至焉。氣次焉。次是左次之次。非相次之次。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一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無暴其氣。正是持志功夫。本盛大流行。勿求於氣。是將氣來闕塞。不使暢達。故謂之暴。志與氣。原未嘗二也。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即坤六二直方大之旨。乾以理言。坤以氣言。理是氣之主宰。氣是理之運用。坤所以順承乾。施地所以順承天。施妻所以順承夫。施乾體剛而用柔。坤體柔而用剛。剛柔相易。體用一原。乾坤一道也。塞於天地之間。只是復得他直方大體段。非有加也。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義是心之制。道是心之通。所謂理也。配如妻配夫之配。心之聰發。發於耳。而能聽。心之明發。發於目。而能視。耳目視聽。配乎心之聰明。非視聽。則聰明之用息。故曰無是餒也。理乘乎氣。氣承乎理。不可得而離也。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是申明集義所生也。義外。是申明義襲而取也。正所謂毫釐之辨。王伯之所由分也。後儒訓集義。謂事皆合義。正是說了義襲功夫。而集義之旨。遂亡。若以一事偶合於義。為義襲。告子一生合義。先孟子不動心。豈可以一事指之。告子之學。分內分外。氣脉不相貫通。入於斷

滅。若孟子之學。萬物皆備於我。合內外之道也。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長所謂義襲也。孟子曰。長者義乎。長者之義乎。即所謂集義也。毫釐之辨。辨諸此而已。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先師謂必有事。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着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不必更說勿忘。無將迎。意必之私。則自無助之病。不必更說勿助。勿忘勿助。只是集義。調停火候之節度。若舍却必有事。專在勿忘勿助之間。求個正當處。先師煮空鑪之喻。可以自悟矣。

告子不得於言。而曰我知言。告子不得於氣。而曰我善養浩然之氣。知言養氣。雖是孟子所長。亦因告子之病。故發此藥以救之。告子之病。在於義襲助長。所謂對病之藥。有為之言。若知致良知之學。時時求慊於心。安有不得於心之病。心通於道。又安有不得於言之病。此孔氏之的傳也。孟子於諸子。則曰姑舍是。於伯夷伊尹。則曰不同道。及其自許。唯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毫釐辨決。昭若指掌。自今觀之。所舍者何義。所不同者何道。所願學者何事。可以不言而喻矣。先師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虛而適變。寂而通感。千聖之秘藏也。後世之學。狗典要。涉思為。終身溺於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反閔然指以為異。聖學何由而明乎。養氣章後。即以王伯繼之。不為無意。以德行仁。便是集義。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義也。為生者。義

百九十二  
襲也。狂狷可與進於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爲是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皞皞。集義也。驩虞  
義襲也。自信本心。自信而是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爲。集義也不能自  
信。以外面毀譽爲是非。義襲也。所爭只在毫釐。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正誼明道。卽是集義。謀利計功。卽是義襲。自聖學不明。道義之風日微。功利之毒。淪浹於人  
之心髓。殆千百年於茲。苟不從一念入微處。察識誠僞。求慊於心。求通於道。縱使擬議卜度。  
盡將古人行過好事。輳貼身上。行持以爲集義。正墮在義襲窠臼。名爲宣暢光復。適足以增  
伯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不可復覩。其亦可哀也已。所幸良知在人。千古一日。一念自反。  
卽得本心。此是挽回世界大機括。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將誰與望乎。

### 致知難易解

或問致知難易。因舉念庵收攝保聚之說。請正。先生曰。致知之功。非難非易。襲於其易。則忽  
而無據。狂於所難。則阻而鮮入。善學者。默體而裁之。求所以自得焉可也。世之談學者。其言  
曰。無事襲取之勞。而爽然以爲固有。不假纖毫之力。而充然以爲天成。念庵子懼其傷於易  
也。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故爲收攝保聚之說。以揀之。其意以爲日月之貞明。人皆仰  
之。至其所以生明。未有測其然者。觀之於夕。羣動息矣。然後真機回復。而爲朝。觀之於晦。六  
陰窮矣。然後真陽逆受。而爲朔。蓋藏不密者。用不章。畜不極者。施不普。收攝保聚。乃所以爲

復爲逆。培其固有。貞明之體。而達其天成之用也。世之學者。任作用爲率性。藉測億爲通微。  
倚計度爲經綸。執知解爲覺悟。良知所存。亦已無幾。蓋亦從事於收攝保聚。無以爽然充然  
者。自畫焉可也。此念庵苦心也。雖然。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原不容以人  
爲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怵惕羞惡之形。乃其天機之神應。原無俟於收攝保聚。而  
後有。此聖學之脉也。雖堯舜之生。知安行。其焦勞怨慕。未嘗不加困勉之功。但自然分數多。  
故謂之生。知安行。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知安行之本體。但勉然分數多。故謂之困  
知勉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易者。以言乎其體也。難者。以言乎其功也。難易之間。有機焉。故  
曰。善學者。默體而裁之。求所以自得焉可也。

### 意識解

予贈麟陽趙子。有意象識神之說。或者未達。請究其義。予曰。人心莫不有知。古今聖愚所同  
具。直心以動。自見天則。德性之知也。泥於意識。始乖始離。夫心本寂然。意則其應感之迹。知  
本渾然。識則其分別之影。萬欲起於意。萬緣生於識。意勝則心劣。識顯則知隱。故聖學之要。  
莫先於絕意去識。絕意。非無意也。去識。非無識也。意統於心。心爲之主。則意爲誠意。非意象  
之紛紜矣。識根於知。知爲之主。則識爲默識。非識神之恍惚矣。譬之明鏡照物。體本虛。而研  
媵自辨。所謂天則也。若有影迹留於其中。虛明之體。反爲所蔽。所謂意識也。孔門之學。顏子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德性之知。謂之屢空。空其意識。不遠之復也。子貢多學。而億中以學為識。以聞為知。意識累之也。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知此則知先師致良知之旨。惟在復其心體之本然。一洗後儒支離之習。雖愚昧得之。可以立躋聖地。千聖之秘藏也。所幸良知在人。千古一日。譬之古鑿鑿於塵沙。明本未嘗亡。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存乎其人。也。

三戒述

孔子云。君子有三戒。人之幼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何謂也。夫色非徒牀幃情慾之謂。凡境之所遇。物之所觸。有形可見者。皆色也。少年血穉氣柔。易於緣境逐物。知戒則兢兢常為主。不為境遷。不為物引。嬰兒而有志。如乳獅之處羣而不亂。如日之初升。而羣暗不迷也。及其長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何謂也。夫鬪非徒攘臂用壯之謂。凡才能藝術。與物為競。常懷欲上上之心。皆鬪也。壯年血盛氣充。易於改作。凡事可以力勝。知戒則卑卑自持。虛中以來。天下之益。如羣龍之無首。如水之潤下。遇曲隨直。而無所礙也。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何謂也。夫得非徒殖貨懷貲之謂。凡一生幹當。可便其身圖者。皆得也。老年血氣耗洩。鼓舞已倦。少得為足。不肯舍之。以圖遠業。知戒則精神常自奮。一息尚存。不忍以姑息自恕。如金之愈鍊愈剛。如天之健行而不息也。夫隨時而變者。血氣也。所以主乎血氣者。性之靈也。

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變而未嘗變也。若此者。莫非真性之流行。未嘗有所強。蒙養以真。可證聖功。自能宰萬物而不擾。謙光巽入。自能處乎萬物之下而不爭。恒德日新。憤樂相生。自不知老之將至。是謂無方之神。無體之易。通乎晝夜而知此。孔氏家法也。故中庸復性。以戒為首。戒懼而中。和出焉。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此位。萬物此育。學問之極功也。吾人生於天地之間。與萬物同其吉凶。自少而壯而老。未嘗須臾離也。君子之學。不日進則日退。從欲好勝。習之難除。由前二戒。乃吾人對症藥物。或為先事之防。或為臨事之警。所當隨時修服。不容自己者也。不肖年已望八。百念盡灰。業不加修。徒負初志。由後一戒。區區所當自力。以收桑榆之功。不敢以耄而自棄也。

憤樂說

先生過嘉禾。諸友會宿於東溪山房。請問憤樂之義。先生曰。此是夫子終身受用之實學。知夫子之樂。則知夫子之憤。知夫子之憤。則知夫子之樂。憤是求通之義。樂者心之本。本人心本是和暢。本與天地相為流通。纔有一毫意必之私。便與天地不相似。纔有些子邪穢渣滓。攪此和暢之體。便有所隔礙而不能樂。發憤只是去其隔礙。使邪穢盡滌。渣滓盡融。不為一毫私意所攪。以復其和暢之體。非有所加也。憤樂相生。勉焉日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夫子至誠無息之學。譬之於目。自開自闔。原是快快活活。原是樂。纔為些子沙屑所礙。便不快活。

便入於苦。欲復本來開闔之常。惟在去其沙屑而已。亦非有所加也。請問夫子由志學以至從心。當不踰矩之時。還有憤否。先生曰。學在立志。行不越其所思。志定而後可以言學。夫子十五志於學。至於三十而始立。立者志立也。未至於立。還有私意纏繞在。必須發憤以去其私。能立便是樂。四十而不惑者。志無所疑也。未能不惑。必須發憤以釋其疑。不惑便是樂。五十而知天命。志與天通也。未能與天相通。必須發憤以通其微。知天命便是樂。六十而耳順。志忘順逆也。順逆尚存。必須發憤以入於神化。所欲不踰矩。便是樂。此志朝乾夕惕。老而只是志到熟處。未能從心。猶須發憤以入於神化。所欲不踰矩。便是樂。此志朝乾夕惕。老而不倦。憤是天然之勇。樂是自然之和暢。故曰憤樂相生。此夫子至誠無息。同天之學也。然此樂人人之所同有。但眾人蔽於私意。失其本心。便與聖人不相似。亦便與天地不相似。夫子又曰。不憤不啓。以此自考。亦以此教人。不厭不倦。成已成物。性之德也。顏子能竭才。欲罷不能。便是顏子發憤處。故能服膺不改其樂。所謂大勇也。吾人欲尋仲尼顏子之樂。惟在求吾心之樂。欲求吾心之樂。惟在去其意必之私。蕩邪消滓。復還和暢之體。便是尋樂真血脉路。問曰。時習而悅。朋來而樂。悅與樂有二義否。先生曰。學者覺也。覺與夢對。時習是常覺不昧。學而時習。則欲罷不能。而悅之深矣。悅乃入樂之機。樂是萬物同體之公心。朋自遠來。得英才而教育之。是遂其同體之願。故樂然。此樂原無順逆。無加減。故人雖不知而無所慍。所謂

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聖修之極也。遜世而人以為是。賢人以下皆能之。惟遜世而人不以為是。則非之者至矣。若是而能無悶。非聖者不能也。蓋根愈深。則華愈斂。德愈潛。則迹愈混。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吾人在世。所處不同。惟有順逆二境。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故明此在上。則為伊傅。明此在下。則為孔顏。各求自盡。以成其德業。未嘗有所意。必而動於境也。

政學合一說

君子之學。好惡而已矣。賞所以飾好也。罰所以飾惡也。是非者好惡之公也。良知不學不慮。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是非之則也。良知致。則好惡公。而刑罰當學也。而政在其中矣。大學之道。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好惡盡之矣。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心之正也。無作則無僻矣。身之修也。好惡公於家。則為家齊。公於國與天下。則為國治。而天下平。政也。而學在其中矣。昔明道云。有天德。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獨知無有不良。能慎獨。則天德達。而王道出其機。在於一念之微。可謂至博而至約者矣。

天心題壁

天心書院原為講學而設。學以修德。舉業合一之論。其言似是而實非。有德必有業。忠信進德。修辭以立其誠。進德居業。非兩事也。舉業。即所謂修辭。修省言辭。與修飾言辭。誠偽之辨。

也。故先師嘗有備物養生。借物請客之喻。以養生爲主。客有至者。出其緒餘。卽可以請專。以請客爲主。則養生之計疎矣。士之於舉業。猶農夫之於農業。伊尹耕於有莘。以樂堯舜之道。未聞農業與堯舜之道爲兩事也。夫士在學校。則有舉業。及居官。則有職業。爲宰輔。則有相業。懸車而歸。則有山林之業。隨其身之所履。而業生焉。乃吾進德日可見之行也。只緣世人看得舉業太重。故與德業相對而言。惟其看得太重。非此不足以發科第。遂其所欲。是以得失之念。營營在心。終日傍人門戶。學人見解。隨人口吻。脚根剽竊。餽以圖詭遇。自己天聰明。做主不起。反被蔽塞埋沒。無從出頭。其不自信。亦甚矣。夫舉業一藝耳。志於道。則心氣清明。不惟德修。而業亦可進。志於藝。則心雜氣昏。德喪而業亦不進。勢輕重也。故先師云。心不可以二用。今一心在得。一心在失。一心在文字。是三用矣。終日佔俾沉吟。精神恍惚。寧有佳思。學者可以自考矣。此件事。本自明白易曉。但人習於常見。由之而不知耳。有人於此。平時精神紛擾。飲酒耽色。縱恣行游。或纏俗務。或泥小術。種種外好。無所不至。及至臨考時。志有所重。必須將此等勾當。暫時放下。收攝精神。打疊心地。方看得書。做得文字。若曉得講學做工夫時。愛養精神。時廓清心地。不爲諸般外誘所侵奪。天機時時活潑。時時明定。終日不對卷。便是看書一般。終日不執筆。便是作方一般。觸機而動。自無凝滯。以我觀書。不爲法華所轉。如風行水上。不期文而文生焉。不肖未敢爲已試之方。蓋嘗折肱於此者也。今人

荒廢舉業者。緣不會在心上打疊。未免奪於外誘。雖暫時清潔。如水上浮萍。隨打隨合。不得受用。若肯專志。在心上用功。天聰明做得主起。自家精神。到處平滿。經綸位育大業。將自此而出。舉業特其餘事耳。昔人謂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學者可以自悟矣。就是世間舉業。亦有兩般。有上等舉業。有下等舉業。吾人講學。去做舉業。不惟不相妨。原是有功。不惟有助。原只是一件事。言不可以僞爲。言之精者爲文。若時時打疊心地。潔淨。不以世間鄙俗塵土。入於肺肝。以聖賢之心。發明聖賢之言。自然平正通達。紆徐操縱。沉着痛快。所謂本色文字。盡去陳言。不落些子格敷。萬選青錢。上等舉業也。若不自信自己天聰明。只管傍人學人。爲詭遇之計。譬之優人學孫叔敖。改換頭面。非其本色精神。縱然發了科第。亦只是落套。敗低舉業。有志者所不屑也。明道十五六時。聞濂溪之學。便棄舉業。及至弱冠。又發了科第。此是上等舉業榜樣。所謂深山之寶。得於無心也。明道嘗云。吾於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是要字好。所學又何事耶。子亦曰。吾於於舉業。甚敬。非是要舉業好。只此是學。大丈夫事。可當兒戲。諸君思繹之。毋忽。

子謂終日不對卷。不執筆。非是教人廢讀書作文也。讀書作文。原是舉業之事。讀書有觸發之義。有栽培之義。有印證之義。以此筆之於冊。謂之文。就時文格式。發吾所見之義。則謂之時義。只此是學。故曰不患妨功。但恐動於得失。爲學之志。反爲所奪耳。看刊本時文。徒費精

神不如看六經古文。六經古文。譬之淳醪。破爲時酒。味猶深長。若刊本時文。已是時酒中低品。復從其中討些滋味。爲謀益拙矣。所云言不可以僞爲。乃是不誑語。豈有世俗心腸。能發聖賢精微之蘊者乎。凡讀書在得其精華。不以記誦爲工。師其意。不師其辭。乃是作文要法。古人作文。全在川虛。紆徐操縱。開闔變化。皆從虛生。行乎所當行。止乎所不得止。此是天然節奏。古文時文皆然。予望人人做聖賢。乃復叨叨以舉業爲說。只緣朋友中所重在此。所謂隨方解縛法也。象山云。古人關邪說。以正人心。子只關得時文。自今觀之。真可一笑。

書

答聶雙江

伏誦教言。及所致緒。山書知我丈之學。日造精深。洞悟未發之旨。以爲發川流行之根。謂良知自能知能覺。而不以知覺爲良知。故孩提之愛敬。令人於未發處體驗。師門正法眼藏。得我丈一口道破。當下便有欄柄入手。不犯道理。知解分疏。有功於師門大矣。竊意良知無分於未發已發。所謂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纔認定些子。便有認定之病。後儒分寂分感。所爭亦只在毫釐間。所謂致知在格物。格物正是致知實用之地。不可以內外分者也。若謂工夫只是致知。而謂格物無工夫。其流之弊。便至於絕物。便是僊佛之學。徒知致知在格物。而不悟格物正是致其未發之知。其流之弊。便至於逐物。便是支離之學。爭若毫釐。然

千里之謬。實始於此。不可不察也。吾人一生學問。只是改過。須常立於無過之地。方覺有過。方是改過。眞工夫。所謂復者。復於無過者也。良知眞體。時時發用流行。便是無過。便是格物。其工夫之難易精粗。存乎所造之淺深。而以改過爲宗。則一而已。吾人之學。所以異於僊佛。正在於此。過是妄生。本無安頓處。纔求個安頓所在。便是認着。便落支離矣。讀念庵兄來教。可謂心服。某之心。非有異也。緒山當能面致詳款。中有契悟未盡。不惜垂示。雲巖九月。能如期枉教。請益當不遠也。

與聶雙江

會東廓丈。詢道況。明定爲慰。且得聞主靜立本之教。豈勝傾懷。前者寄惠佳什。冲厚和平。了無維繫之態。同志中遞相傳頌。益見我丈遭難以來。雄心消息。其眞脩實證。可知矣。連日與東廓諸丈。紉釋立本之義。頗有端緒。吾人一向在欲染擾擾上打混。不曾實落於無欲源頭。立定命根。所以致知工夫不得力。無欲不是效。正是爲學眞正路徑。正是致知眞正工夫。然欲立定命根。不是懸空做得。格物正是致知下手實地。故曰在格物。格是天則。良知所本有。猶所謂天然格式也。若不在感應上參勘得過。打疊得下。終落懸空。對境終有動處。良知本虛。格物乃實。虛實相生。天則常見。方是眞立本也。此中無纖毫意見。可湊泊。無纖毫玄妙可追尋。無纖毫虛靜可倚靠。吾丈主張立本之說。在吾人誠爲對病之藥。敢忘服食。若云格物



上無工夫。先後分疏之間。恐亦未免有懲羹之意。何時奉侍道顏。究竟此事亦大快也。

答李克齋

承兄慰存痛苦之情。藉以少舒。江行亦漸遺釋。默默哀苦中。悟得自己只有一點靈光是從生帶來的。雖男女至親一些子靠不着。況身外種種浮浪長物。尚可藉以長久耶。古人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眼前且道放不下的是何物。吾人只在世間討個完行名色。將一種好意見。揀些好題目。做包裹周旋。討些便宜。挨過歲月。亦是結果了一生。若要做個千古真豪傑。會須掀翻籬籠。掃空窠臼。徹內徹外。徹骨徹髓。潔潔淨淨。無些覆藏。無些陪奉。方有個字。泰收功之期。吾人今日之學。欲永取信於天下。須從自家信起。暗室之內。勿謂人可欺。鬼神時時照察。若自己處心積慮。一毫有愧於鬼神。便是自欺。縱使要討世間便宜。鬼神會能算帳。不由人討得。鬼神與人幽明。只一理。欺不得已。便是欺不得人。自己信不過。欲求人之信。已譬之身入鮑魚。而欲求人以芝蘭親就。不可得也。不肯賴天之靈。偶然得個悟人。故深信不疑。以為千古絕學。庶幾有在於此。不惜口業。每每與諸公一談。以盡交修之懷。非不自量也。若不是自己真有個悟入處。雖盡將先師口吻言句。一字不差。一一抄謄與人說。祇成剩語。誑已誑人。罪過更大。以其無得於己也。諸公果肯信不肖之言。不為虛妄。只當聽信先師之言。一般。還須轉個關捩子。默默體悟。方得相應。若只以世間包裹陪奉心腸。便欲承當此件。

事警之懦夫。擔負九鼎。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勝任也。

與李克齋

藉庇已抵北關。一路感觸傷悼。苦情鬱鬱。所賴一點靈明。自主自照。未至昏憤。始信古人毀不至滅。哀亦是和。不我欺也。上天以此極傷心事。降割於我。皆是不肖平時修行無力。包藏機智。欲與造化爭巧所致。驚洊雷而喪七鬯。震及於躬矣。敢忘恐懼修省。自今以後。誓與心盟。徹骨徹髓。掃空巢穴。務令念念可質鬼神。無復一毫牽纏。躲閃。順逆好醜。皆作意安。庶不辜負上天一番成就。至意。因此勘破世間。原無一物可當情。原無些子放不下。見在隨緣。緣盡即空。原無留滯。雖兒女骨肉。亦無三四年聚頭。從未生已前觀之。亦是假合相。況身外長物。可永保乎。所留會紀。敷陳梗概。傷於漏洩。亦是罪過。愛人念重。不覺縷縷至此。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曾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着念。認為己物。方是超物。外大丈夫。公餘不妨與諸公時時覓會。究明此件事。此件事原是為自己性命。教學相長。不是立門戶了故事做的。老師一脈僅存如綫。望見出頭擔負。從心悟證。從身發明。使此學燁然光顯於世。與吾黨作榜樣。不徒氣魄承當而已也。

與孟兩峰

與兄相違。忽忽復逾歲月。追憶滌陽燕遊聚處之樂。又在春雪之外矣。念之惘然。老師良知。

二百四  
之旨。原是千古絕學。顏子一生功夫。只受用得此兩字。自顏子沒。而聖學亡。世之學者。以識爲知。未免尋逐影響。昧其形聲之本耳。夫知之與識。差若毫釐。繆實千里。不可不辨。無分別者。知也有分別者。識也。知是本心之靈。是謂根本。知無知。無不知。性是神解。不同妄識。托境作意而知。亦不同太虛廓落。斷滅而無知也。弟與兄同事夫子。聞之已熟。於此勘得更何如。此事性命根原。生死關捩。其機只在一念入微處取證。不肖衰年。行持亦不出此。千萬自愛。八十老僕。於世情更有何放不下。惟生死一念。眼前實境界。於此超得過。不爲恐怖。方是世出世法。方是豪傑作用。幸兄重留意焉。有新功時。得惠教。交臂之望也。諒之諒之。

答胡石川

大嘉來承手書。遠及足感。爲道真切苦心。來教謂吾輩既得師門宗旨。不務實體。以循知行合一之訓。率意騰口。漫爲有得。恐於良知外。更加一蔽。此是吾人見在通病。在不肖所謂罪之魁也。何幸得聞斯言乎。所示孔門論學論仁種種公案。種種真實語。算來總是自家保守性命之心。不切可謂一言道破。大抵吾人不欲真做聖賢則已。自古入聖入賢。須有真血脈路。與形迹把捉。格套支持。絕不同。吾人致知學問。未嘗不照管形迹。循守格套。然必以形迹觀人。以格套律人。遺其自信之真機。未免以毀譽爲是非。同異爲得失。未免有違心之行。徇義之名。所差不但毫釐。問而已也。古有懲熟斃而過者。吾執事今日之論。夫亦有似是而非者乎。

者乎。

與施益庵

曩歲吾兄來天真。匆匆聚散。未終請教之懷。殊爲耿耿。近聞任道取友之心。老而益切。吾人此生。只有此件事。老師提出良知兩字。已太分明。但吾人見在感應。未能直心以動。不免攙入意見。於人情物理。有礙有障。未免揀擇心承之。所以大段不能光顯。此針芥相投功。用不可不仔細理會。幸密察之。春仲天真時祭。遠近士友。已約偕至。吾兄可如期命駕。共證新功。會後卽與諸公同行。赴水西之會。此定約也。

答章介庵

伏領來教。併附東廓丈二書。知我丈憂道苦心。愛我良切。聖賢立教。皆爲未悟者說。因其未悟。所以有學。來教謂周子無欲故靜。朱子以心無妄動爲靜。正是吾人學則。因其有欲。故須寡之。以至於無欲。因其有妄。故須反之。以復於無妄。自然無欲無妄者。聖人也。勉強以求。至於無欲無妄者。學者之事也。中間淺深難易。生熟分限。何啻什百。然其求端用力。只有此一路。辟之學字。從寫做書。以至於羲獻精神轉折。萬萬不同。然其布紙下筆。同此一畫。但有巧拙生熟之分耳。聖人自有聖人之學。上達不出下學之中。若以聖人不假修習。超然上達。則處廷精一之功。果何所事也。夫孩提知愛。及長知弟。此是德性良知本體。不由見聞而得。聖

人與衆人所同有。非因悟始有。衆人爲世緣欲妄所纏。不能從德性用功。未免被少艾妻子得失境界引奪將去。大舜終身慕父母。亦只是終身有個德性之學。良知時時做得主宰。不被境界所引奪。此方是真悟入。使衆人知學克念。良知做得主宰。便是作聖。使聖人一時不克念。良知做不得主宰。便是作狂。聖狂之分。只在克與妄之間。實非有二事也。因其有妄。故須掃除。若本無妄。掃除個恁。聖人主靜。是德性真體。時時做得主宰。便是聖人之學。修者。修復此真體而已。悖者。悖棄此真體而已。閒散撥遣。原不是學。吾丈拈此。正以勵吾黨耳。高虛狂誕。正是倚靠虛見。包藏欲根。不肯實落在德性上克念。以收掃蕩之功。乃倚靠包藏之爲害。非良知有所不足。須假借聞見以助益之也。大易艮背行庭之旨。正是學者求止功夫。其喫緊。正是艮其背上用功。衆人爲外境所遷引。只是不知止。艮止功夫。不分寂感。時時是寂。時時是感。時時在感應上做得主宰。不爲外境所遷。是謂敵應。不相與也。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忘己應物。而得無咎也。賢如溫公。終身未能到此。只爲未悟艮止之意。未免爲中所繫縛。大抵敦行與悟入。功夫須有辨。自古豪傑而未至於聖人者。只少此一著耳。若以虛見爲悟入。何啻千里。此是公天下萬古學術。非一人之私有。進我者幸時賜教。詔緣此得終請益。交修之幸也。

答李彭山龍鏡書

令嗣令坦。回自江右。兩辱手教。且遣執禮。迂疎謏薄。愧無相益。徒有抗顏。二子質性頗粹。習氣未深。況久在爐鞴中。意志自好。但未能數會。共致切劘之情耳。來教疊疊數百言。及與月山所論龍鏡一書。深懲近時學者過用慈湖之弊。足知任道懇懇。憫時憂衆之懷。某不佞敢忘佩服。細繹來旨。尙有毫釐欲就正處。玆據其畧以請。非敢質言。正以求益也。吾丈云。今之論心者。當以龍而不以鏡。惟水亦然云云。夫人心與物無對。無方體。無窮極。難於名狀。聖人欲揭以示人。不得已取諸譬喻。初非可以泥而比論也。水鏡之喻。未爲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皆實。過而不留。自妍自醜。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蓋自然之所爲。未嘗有欲。聖人無欲。應世。經綸裁制之道。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其中和性情。本原機括。不過如此而已。著虛之見。本非是學。在佛老亦謂之下道。只此著便是欲。已失其自然之用。聖人未嘗有此也。丈又云。龍之爲物。以警惕而主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嘗以此爲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云云。其意若以乾主警惕。坤貴自然。警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事警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易道宗原。恐未可如是分疏也。夫學當以自然爲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謹恐懼。未嘗致纖毫力。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乾乾不息。終始互根。竭力而不以爲勞。省力而不以爲息。道並行而不相悖也。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迺是真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迺是真警惕。乾坤二用。純亦不已。是豈可以先後

而論哉。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是皆類此。或者以爲聖人本體自然無欲，學者工夫豈能徑造，是殆未知合一之旨也。夫道一而已矣。滕文公未嘗學問，孟子開口便教以法堯舜，師文王豈漫爲之說以誣世哉。誠見道之本一，而學之不容以異也。聖人學者本無二學，本體工夫亦非二事。聖人自然無欲，是卽本體。便是工夫。學者寡欲以至於無，是做工夫求復本體。故雖生知安行兼修之功，未嘗廢困勉。雖困知勉行，所性之體未嘗不生而安也。舍工夫而談本體，謂之虛見。虛則固矣。外本體而論工夫，謂之二法。二則支矣。此在吾人自思得之，非可以口舌爭也。其云以警惕而主變化，不若以無欲而主變化，更爲得理。警惕只是因時之義，時不當故危厲生，惟惕始可至於無咎，非龍德之全也。無欲則自然警惕，當變而變，當化而化，潛見飛躍，神用無方，不涉蹤跡，不犯安排，吾心剛健之象，帝命之不容已者，正如此。習懶偷安，近時學者之病，則誠有之。此却是瞎認自然，正是有欲而不虛。若便指爲先迷失道，以坤體言虛，一入於此，便有履霜之戒，則不惟辜負自然，亦辜負乾坤矣。若楊慈湖不起意之說，善用之未爲不是，蓋人心惟有一意，始能起經綸成德業，意根於心，心不離念，心無欲則念自一，一念萬年，主宰明定，無起作，無遷改，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良背行庭之旨，終日變化酬酢，而未嘗動也。纔有起作，便涉二境，便是有欲而固動，便爲離根，便非經綸裁制之道。慈湖之言，誠有過處，無意無必，乃是聖人教人榜樣，非慈湖所能

獨倡也。惟其不知一念用力，脫却主腦，莽蕩無據，自以爲無意無必，而不足以經綸裁制，如今時之弊，則誠有所不可耳。又云良知因動而可見，知者主也，恐亦未爲定論。易曰：乾知大始，良知卽乾知，靈明首出，剛健無欲，混沌初開第一竅，未生萬物，故謂之大始。順此知而行，無所事事，便是坤作成物，本義訓知爲主，反使聖人喫緊明白話頭，含糊昏緩，無入手處，只一知字，且無下落，致知工夫將復何所屬耶。夫良知兩字，性命之根，至微而顯，微動徹靜，徹內徹外，徹凡徹聖，徹古徹今，本無污染，本無增損，得喪寂感一體，非因動而後見也。老師雖爲拈出示人，原是聖門宗旨，蓋有不知而作我無之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蓋，指此良知而言也。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其要只在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此知是良知，卽此知是致知，卽此知是本體，卽此知是工夫。純此之謂乾，順此之謂坤，定此謂之素定，覺此謂之先覺，主此謂之主靜，盡此謂之盡性，致此謂之致命，非有二也。顏子發聖人之蘊，以教萬世，所學何事。顏子有不善未嘗復行，不遠而復，復者復此良知而已。惟此良知精明時，時作得主宰，纔動便覺，纔覺便化，譬如明鏡，能察微塵，止水能見微波，當下了截，當下消融，不待遠而後復，謂之聖門易簡直截根源。當時子貢子夏諸賢，信此良知不及，未免在多見上擇識，言語上求解悟，億上求中，湊泊幫補，自討繁難，所以不及顏子。故顏子沒而聖學遂亡，說者謂明道之學有似顏子，觀其動亦定，靜亦定，應迹自然。

澄然無事之論。原委條貫。亦可槩見。今日良知之學。乃千聖相傳密機。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後之儒者。不明宗旨。祇是傳得子張以下學術。顧疑良知孤單。不足以盡萬物之變。必假知識聞見而合發之。反將直截根源。賺入繁難蹊徑。上去其亦不思甚矣。夫良知之於萬物。猶目之於色。耳之於聲也。目惟無色。始能辨五色。耳惟無聲。始能辨五聲。良知惟無物。始能盡萬物之變。無中生有。不以迹求。是乃天職之自然。造化之靈體。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易即良知也。今疑此為不足。而猶假聞見以為學。是猶假色於目。以為視。假聲於耳。以為聽。如之何其可也。夫良知未嘗離聞見。而即以聞見為知。則良知之用。息耳目未嘗離聲色。而即以聲色為視聽。即耳目之用廢。差若毫釐。謬實千里。豈惟不足以主經綸而神變化。揜閑靈竅。墮罔聰明。將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愚竊有隱憂焉。雖然。孔門諸賢誦法孔子。皆以聖人為學。雖不免意見之雜。然未嘗落於世情。今時之弊。則又千百千萬於此矣。蓋自霸術以來。功利世情。漸漬薰染。入於人之心髓。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吾人種種見在。好名好貨好色等習。潛伏膠固。密制其命。不求脫離。終日倚靠意見。牽搭支撐。假借粉飾。以任情為率。性以安逸。因循為自然。以計算為經綸。以遷就為變通。以利害成敗為是非。以憤激悻戾為剛大之氣。方且圖皮影響。同異。駕空獵虛。談性說命。傲然自以為知學。譬如夢入清都。自身正在淵中打眠。全無些子受用。今日學問。所以不能光顯於天下。而致茲

多口。吾人誠有不得不任其咎者矣。此事關涉甚大。豈可強為。吾人欲與直下承當。更無巧法。惟須從心悟入。從身發揮。不在凡情裏營窠。白不在意見裏尋途轍。只在一念獨知處。默默改過。徹底掃蕩。徹底超脫。良知真體。精融靈洞。纖翳悉除。萬象昭察。緝熙千百年之絕學。以抵於昌大休明。使人不以西河致疑於夫子。始為報答師恩耳。某本貧人。無可受用。然說金處自信頗真。執事師門。猗頓也。倘忘其乞食之嫌。相信弗疑。不以世情意見。參次其間。則此學真如精金。將益光顯於世。德日崇而業日廣。人心世道。庶乎有一變之機矣。聞與東廓雙江諸友會劇論。并往一通質之。同心一體。休戚相關。千里毫釐。辨之在早。有進我者。不吝往復。終教之益也。

與潘笠江

去住匆匆。雖未盡請益之懷。吾丈惓惓教之至情。飲茹多矣。丈平時好養生之術。自謂已得其體。吾儒之學。未嘗不養生。但主意不為生死起念。陽明先師良知兩字。乃是範圍三教之宗。是即所謂歷劫不壞。先天之元神。養生家一切脩命之術。只是隨時收攝。保護此不壞之體。不令向情境漏泄耗散。不令後天渣滓。攙和混雜。所謂神丹也。凡鉛汞龍虎種種譬喻。不出情性兩字。情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已一句道盡。外此皆旁門小術。吾儒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皆是此義。其要只是一念之微識取。戒懼慎獨。而中和出焉。即火候藥物也。中

和位育。卽宇宙在手。萬化歸身也。此千聖相傳性命之神機。在人時時能握其機。不爲情境所奪。不爲渣滓所染。謂之還丹。隨緣聚散。一日亦可。百年亦可。更無生死執吝。與太虛同體。與大化同流。此大丈夫超脫受用。功成行滿之時也。微軀繫念。去道日遠。千聖過眼。良知吾師。毋謂吾儒與養生家各有派頭。長生念重。未肯放棄。望只專心定念。承接堯舜姬孔一派源流。亦不枉却大丈夫出世一番。未脩僊道。先脩人道。到此辨別神僊。有無未爲晚也。

答萬履庵

區區思慮未起。不與已起相將之說。執事謂如此立言。則太玄遠。不免影響之疑。中庸言發而中節。不言不發也。但吾人戒懼之功。未發時尤爲緊要。云云。此是後儒通見。不足爲異。其實未發不以時言。心無體。故無時無方。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吾人思慮。自朝至暮。未嘗有一息之停。譬如日月自然往來。亦未嘗有一息之停。而實未嘗動也。若思慮出於自然。如日月之往來。則雖終日思慮。常感常寂。不失貞明之體。起而未嘗起也。中庸喜怒哀樂。觀於未發之前。可以默識矣。不論鈍根利器。皆須如此行持。此萬古人心之本體。上乘如此用力。是卽本體是工夫。下學如此用力。是合本體爲功夫。若有未發之時。則日月有停輪。非貞明之謂矣。學者果能日加點檢。如痛癢之切身。實犯手做。無一毫遮飾其間。雖分未發已發。亦不妨有用力處。久久悟入。自當忘見。但既有所分。終非動靜無端破的之學。此是從一念立

根基。無分無合。不可須臾離之。日履。顧謂懸空妄想。捕風捉影。卒之修身應事。無一得力。是徒泥典要。而反懼變動周流之爲虛幻也。執事謂不肖稟上品之資。若故爲玄遠之說。以斲人之信。不惟過情之譽。非所敢當。亦非區區就正之初心矣。

與呂沃洲

見邸報。知爲聖心眷留。儒者得君。自合有此存齋公同志。默主斯道之柄。道義夾持。夔龍滿座。兄以邁志玄覽。倡率鼓動其間。得朋之慶。不占有孚。弟去秋過江右。與雙江念庵。少初疏山。羣聚默證。頗受交脩之益。人生只有此一事。固不以出處有間也。念庵雖不出戶。却儘耐煩同善之心。比舊較切。惜東廓丈捐背。遠邇傷悼。弟冬仲適至安成。三千里同心之交。得盡永訣。人皆以爲奇事。東廓平生學博名高。祿位崇峻。子姓福澤盛長。世皆羨之。臨時一些帶不去。可自信者。惟炯然一念光明。不令昏散。爲末後了手一著。其他種種。皆屬空華。吾人未死之年。倘身外些子放不下。縱使助業橫四海。辨才超三界。皆是前塵影事。與本來性命。未見有纖毫干涉也。古云。一念萬年。平時感應。於物物頭上。萬境忘情。念念無雜。無昏無散。臨時始能不昏不散。不爲境轉。所謂通晝夜之道而知晝夜則知生死矣。弟年來於此件事。頗覺切心。亦頗有悟入處。去年白下之會。草草未盡所請。老師良知宗旨。虛靈寂照。乃是萬劫不壞真性。此性無禮。易於緣物。一切命術。是鍊性之法。不過收攝堅固此件而已。譬之日

光普照。必得月魄為之收攝。始能斂而不散。凝而不溢。相禪而能久照。其機只在晦朔之交。自朔至望。性歸於命。自望至晦。命伏於性。返照逆流。水火交姤。升降消息。自然之所為。乃真境界。若非真性作用。皆旁門小術。儒者不道也。刑部主事徐成身。久相從。相信志確氣銳。見地超然。上江諸友。皆其所興。聞在講下。幸率成之。真儒當軸。百司肅然。清明盛事。既為此大事。出世一番。常局外更須有道脈。因緣合當整理。善世作人。六陽從地起。自臨而泰。大明之化。遍於方域。始為儒者性情有用之實學。同志所屬望於翁。與翁之所自待者。固有所在也。

與呂沃洲

獻歲審知道履。享泰為慰。去年訟事。是吾丈魔障所遭。但降魔功夫。尙覺有大動念處。機雖已息。純白未免受傷。老年舖面。只應收攝保愛。討個受用。經此一番狼籍。與泰然忘機境界。有差別否。蓋緣吾丈平生證人。尙未離見。因見生機。因機作業。乘業發見。見復成境。蓋見地未忘。謂之見剩。以此為對治之法。謂之法塵。此中須有一著大轉身處。未可只如此挨排遣。釋以為究竟法也。不肖受吾丈信愛。當不以率直為嫌。吾人八十上下。煞該喫緊時候。寔緣而來。緣盡而往。獨往獨來。討個臨行脫灑受用。方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也。春仲天真時祭。同志來集者多。吾丈能乘興一臨。作湖山旬日之晤。因得以終所請益。尤彼此大願也。如何。玆者內弟張子叔學。赴縣主竹山君修誌之聘。因得侍教左右。張子之志。不下浮峯。見

地亦了了。為造物所拘。未得超然遠覽。此志則自有在也。百凡指示。幸有以成之。

與潘水簾

緬惟履端動定。萬福為慰。吾丈深言師門宗說。一切順逆應感。勘得更何如。此件事。是吾人隨身資糧。不可究察不究察。但其間煞有機竅。若不得其機。不入其竅。雖終日檢點矜持。只成義襲之學。且如司馬君實。平生無妄語。心事可質神明。名重四夷。豈非世間豪傑之士。但一念入微。未得穩貼。每疚於心。時常念個中字。未免又為中所纏縛。其擬立作潛虛。亦繫心之法。以其未得機竅也。人心本虛。本有未發之中。若悟得時中。不待念虛。不待潛。反身而求。無不具足。時時慊於心。是謂集義所生。孔孟家法也。自古聖賢。須豪傑人做。然豪傑而不聖。賢亦容有之。未免行不著。習不察。未為聞道。以其未悟也。陽和謂予曰。學者談空說妙。無當於日用。不要於典常。是之謂詭口。周孔身章。縫而行商賈。是之謂偽。懲詭與偽之過。而遂以為學。可不講。友可不會。獨學自信。冥行無聞。是之謂蔽。間有行比一鄉。智效一官。自以為躬行君子。安於小成。而不求上達。是之謂畫。玆四者病。雖不同。其為無得於學均也。陽明先生云。心之良知。是謂聖。揭出致良知三字示人。真是千古之秘傳。入聖之捷徑。時時提醒。時時保任。不為物欲所遷。意識所障。易簡廣大。天下之能事畢矣。某非私一陽明先生。千聖之學。脈的然在。是。不可得而異也。可謂卓然自信。勇於任道者矣。舊有會所曰水西。最盛。今廢矣。

聞之惻惻動心。昔元老論及友人屠坪石司成。謂屠子好談理學。雅稱同志。不惟不以爲諱。且從而縱諛之。當事者之心。蓋可諒矣。其意切切以虛談無實爲戒。魚兔未獲。毋舍筌蹄。家當未完。毋撒藩衛。蓋將以明之。非有所作惡而欲抑毀之也。但恐吠聲怖影之徒。巧於承望。達致有所變置改毀。反使志學初心鬱而未暢。至動海內善類之疑。譬之太虛清明中。忽生片雲。未免有所點綴。世道污隆。學術興替。舉足重輕。關係不小。此等氣象。乃末代陋習。非聖世所宜有。別嫌明微。當事者不可以不慎也。

與陸平泉

某不類。荷公教愛獨深。每憶龍池燕坐。超然默對之樂。恒不忘夢寐間。予亦不知其何心也。邇來靜中課業更何如。所請中庸未發之旨。乃千古入聖立機。虛以適變。寂以通感。中和位育。乃其功用之自然。非有假於外也。世之學者。不得其機。未免涉思爲泥。典要甚至求假於形名器數。助而發之。充其知識。以爲學者之學。在是矣。語及虛寂。反闕然指以爲禪。問或高明之士。有得於學者。復以學者之學。在於敍正人倫。未盡妙義。隱然若有伸彼抑此之意。聖學何由而明乎。先師良知之教。信手拈出。不學不慮。周於倫物之感應。千聖之絕學也。人孰不聞。能實致其知者有幾。能悟於言句之外者有幾。況海內同志凋謝。落落如晨星。一幾之脈所存幾何。竊有隱憂焉。我公深信先師之學。又深有得於禪理。同異毫釐之間。辨之已久。

幸有以終教之。夫我公託疾。決志還山。人言有所不恤。是非有矯於世。亦非優游好遁。求以適逸。薄君寵而不顧也。旣爲此大事。因緣出世一番。固將心存萬古。了此大事。思以繼聖。修而開來學。此等苦心。豈士之謏謏者所能識。亦求自信而已。不肖年逾七十。百慮盡灰。而一念求助之心。老而彌切。相觀相證。以衍此一脈之傳。固不自量之鄙懷也。旣辱誤愛。亦豈能忽然忘情於不肖哉。存齋公好學不倦。見處超然。誠睿聖之資。公旣密邇。不惜時過周旋。了此究竟之說。譬寶珠入於猗頓之手。人將益信且愛。比之貧兒衣帶所繫。萬不侔矣。存齋公門第峻絕。雖極謙光。鄉人未盡孚協。此亦一大魔障。勢使然也。入得魔。降得魔。不作礙相。方是大佛作用。公會間幸默致此意。時時以武公不愧屋漏之學。相詔勉。灑掃庭內。法行自近。以示訓於鄉人。卽此便是中和位育真胚胎。使聖學彌有光於世。固吾黨大幸。亦大願也。

與陸平泉

日者趨候雲間。值公應酬紛冗。不及細請爲念。先師從祀之議。存老已盡委曲。荷公身任其事。此千古道脈所係。區區不敢以私惠歸德於有道也。虬峰巡院。秉心昭曠。應務公而有容。深信先師之學。玆特疏議。請從祀廟庭。公當局可無虛發。百凡惟委曲主持。以求必濟。無俟於山人之贅言也。我公靜養多年。驟當忙局。日應萬變。此心寂然。素定之徵也。向嘗請教入佛入魔之說。公已無逆於心。魔有二。有正道試法之魔。有陰邪害法之魔。若於此中識得破。



打得徹。弗令試脫。弗為擾害。方是超出三界大佛作用。我公深契師門宗旨。良知兩字。是照妖大圓鏡。真所謂赤日當空。魍魎潛消者也。新天子踐祚。童蒙之吉。得公以剛中之德相應。助成聖功。亦千古大快事。然此未易言也。包蒙納婦。方為克家之子。非有人魔真手段。未足以與此。幸默識之。

與王南岷

粵自姑蘇相別。彼此音耗。不相及者若干年。弟近來看得此件事頗切。乃生身立命。不可一日少者。吾見天性冲和。世染本少。但入微一著。尚覺悠悠。若真為性命漢。須有冲天決然之志。當權好修行。亦易埋沒。譬之火裡栽蓮。非夙植靈根。未有不受焦枯者。惟兄慎圖之。勿以為狂言。同心之望也。荆川救世一念。可貫金石。肉眼尚以塵心窮之。可慨也已。

與陶念齋

向者宅上被災之後。曾具啓。以大易盈謙之說請教。有道者聞之。當不以為迂。聞諭令器及戒家衆之言。有足徵矣。天子新祚。睿知夙成。童蒙之吉。執事任養蒙之責。其功貴豫。竊意治有大本。有大機。大本莫切於明聖學。大機莫切於和人心。聖學明。養蒙之功始有所就。人心和。協恭之化始有可成。養正之術。全在內外得人輔理。在外須復祖宗起居注舊制。訪求海內忠信文學之士數輩。更番入直。以荷顧備。以供燕遊。在內所賴。全在中官。蓋幼主深處宮

闈。舍此輩無與周旋承事。導之以正。則吉。納之於邪。則凶。吉凶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輩伎倆。染習雖深。然未嘗無是非本心。利害未嘗不明。吾輩無耻者。方倚以為速化之術。其子子自好者。視此輩為異類。若將免已。絕不與通。則又若矯枉之過矣。今日欲事蒙養。須與此輩通一線之路。誠心相處。開其本心之明。示以禍福利害之機。使此輩知吾黨之可賴。當有忻然悅而趨向者。得此輩辦幾分好心腸。隨時引沃輔理之益。奚啻外廷百倍。非有二心之臣。回機之士。未足以語此。周公輔成王。惓惓於綴衣虎賁之士。所謂綴衣。即今尚衣供奉之役。虎賁。即今持戟護屏之役。正指此輩而言也。蒙九二包蒙納婦之吉。其旨深矣。所謂明聖學。以成養蒙之功者。有如此。唐虞之朝。同寅師師。相讓相親。視為一體。手足耳目。共為腹心之川。以成正大光明之業。不必出於己也。後世一體之學。不明。人各有心。交構忿忌。上下爭馳。於和以相圯軋。欲成一體之治。不可得矣。所謂和人心。以昭協恭之化者。如此。且天時人事。變態罔測。自古帝王馭世。所恃者權權。在朝廷則治。權有所移。則亂。不可不防其漸也。不肖隱憂。不忘眠食之外。以心代力。纂輯中鑒錄三冊。寄麟陽世丈處。可索取觀之。倘以為有補萬一。或抄錄數冊。擇此輩可與言者。無意中授以一冊。遞相傳玩。少知勸阻。與其善念。拂其邪心。未必無少助耳。吾儒之學。原與物同體。非止為自了漢。此念本天授。不以世界窮達。有加損。人類同異。有揀擇。大丈夫為大事。因緣出來救世一番。皆吾分內事也。亮之亮之。

與陶念齋

自世丈處天曹。同慮坡公協恭贊治。仕路清明。成師師之化。儒者有用之學。信不誣矣。吾世丈深信先師良知之學。一切應感。能直心以動。不作安排否。致知無巧法。無假外求。只在一念入微處討真假。一念神感神應。便是入聖之機。孟子所謂集義。是時時求慊於心。纔有億度。便屬知解。纔有湊泊。便落格套。纔有莊嚴。便涉氣魄。皆是義襲。王霸誠偽之所由分也。唐虞之時。所讀何書。危微精一之外。無聞焉。後儒專以讀書為窮理。循底致精。居敬持志。隔涉幾許程途。揣摩依仿。將一生精神。寄頓故紙堆中。忘却本領工夫。談王說霸。別作一項伎倆。商量晦翁晚年。亦已自覺其非矣。所謂君子之過。聖賢之用心也。先師信手拈出良知兩字。不學不慮。以直而動。乃性命之樞。精一之宗。傳也。邇者浙江撫按。連疏申舉先師從祀。以補聖朝之缺典。已蒙平泉宗伯題請。荷聖旨俞允會議。近今未見題覆。聖天子睿知夙成。童蒙之吉。柔中之德。臨之於上。諸大老以剛中之德。應之於下。剛柔相濟。大義自定。雖有紛紛之論。無自而入也。吾世丈既已深信其學。又當可為之時。會須明目張膽。一陳昌言。使此學曉然光顯於天下。已信者益堅其信心。未信者漸釋其疑慮。使忌者獻誠。慢者致恭。所謂萬代瞻仰清明一盛事也。夫學有嫡傳。有支派。猶家之有宗子。與庶孽也。良知者。德性之知。性無不善。故無不良。明睿所照。默識心通。顏子之學。所謂嫡傳也。多學而識。由於聞見。以附益之。

不能自信其心。子貢子張。所謂支派也。蓋良知不由聞見而有。而聞見莫非良知之用。多識者所以畜德。德根於心。不由多識而始全。內外毫釐之辨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傳者。子貢子張支派學術。沿流至今。非一朝一夕之故。先師所倡良知之旨。乃千聖絕學。孔門之宗子也。漢唐以來。分門傳經。訓詁註迷之徒。所謂庶孽者。昂然列於廡下。而為宗子者。尚泥於紛紛之說。不得並列於俎豆之間。以承繼述之重。豈亦有似是而難明者乎。向來臺諫言事者。每以學文清與陽明先師並舉。從祀說者。謂文清之學。舉世皆以為是。而陽明尚有議而非之者。久之以待其定。夫丈夫蓋棺事已定矣。何待於久。若以是非之有無為高下。恐非所以下人品。而明學術也。自良知之學。不明於世。人人失其本心。未免以毀譽為是非。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容有之矣。是非者。好惡之所從出也。孔子云。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若徒以毀譽為是非。鄉愿之媚世。反若賢于仲尼也。而可乎哉。世有冒認宗傳。以庶易嫡。是非無從而明者。則滴血以為證。良知者是非之則。千聖相傳真滴血也。人品之高下。係學術之邪正。學術之邪正。係吾道之盛衰。吾道之盛衰。係世運之污隆。此在當局諸公。主持世教之責。非區區阿好所得而私也。

答趙尙莘

使至拜領手書。儼對顏面。所示日來工夫。想見兄日用行持。煞肯用力。煞肯參究。此中正好

商量嗜慾深痼。割情極難。此已一句道盡。若非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從欲為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吾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却非禁絕所能制。須信本心自有天則。方為主宰。須信種種嗜欲皆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敵應。不過其則。方為煨煉。若不信得這些子。只在二見上湊泊支持。下苦工時。便是有安排。討見成時。便成無忌憚。未免墮落兩邊。其為未得應手。則一而已。何如何如。弟陳乞意已決。聞兄出京。在月盡。弟回正值其時。還當與兄再登當湖之堂。究此一事也。

與趙尙莘

昨入平湖。得拜年伯於堂。信宿請教。精義無窮。信道之心。老而彌篤。且照以天和。宏以虛受。使人自忘卑陋。油油然懷樂告之心。翁之盛德。可謂至矣。家學淵源。天倫之樂。無以踰此。是兄享天縱之福。人道中所願欲而不可必得者也。承示本體工夫合一之意。此本簡易明白。但吾人習於聞見。本體外別作一項工夫商量。故見其有不合處。要之還是為性命心未懇切。未免從見上轉向。每與兄面論聖人本體無欲。時時保任緝熙。即本體便是工夫。賢人以下不能無欲。須時時做寡欲工夫。以求復其本體。及其成功。則一。然中間淺深難易。則自不同。進一步方見得一番精采。未可以意想圖度而得也。

與趙尙莘

去住匆匆。未盡合併。別後怏怏。如有所失。包裹扭捏。是吾人通病。今亦不能於病上層層去得。只密察本來真性。時時令其直達流行。不從痛癢上起迴護見。則包裹自去。不從名色上起照管見。則扭捏自除。時時是真性直達。乃是真放下。時時是真性流行。乃是真舉揚。若作二義商量。未免墮落兩邊。見解於本性上未免有一紙之隔。所當深究而早辨者。也不肖承兄誤愛。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一切毀譽之來。正可為吾人切劘之助。若以此過動其心。則又惑矣。何如何如。

答趙尙莘

領見手教。知為這件事甚著緊。吾人此生。原只有這件事。但世人凡緣染重。外境累深。未免將自己精神向外馳求漏泄。反把這件事作第二義看。間有覺破其弊。欲與收攝。自為主張者。又未免從意見好名色上扭捏轉移。不肯專專向一念上求生死下落。是與終日馳求者。雖稍不同。其為不得真性流行。則一而已。來教努力精明。若不善用。亦會生病。此等處亦須心悟。不然。又未免與悠悠作對治法也。何如何如。緒山兄已回。見在感應。儘見確實。亦切切以從前意見為戒。迺知憂患困窮。有益於人也。時日歲寒。萬物各歸其根。此身未得了一。辜負半生。兄當同此耿耿也。

答茅治卿

向承以所見錄示。足知信道之勇。求悟之切。細閱來教。見處不無。大都從意解上湊泊。不免纏繞文義。未見有超然悟入之趣。昔人謂葛藤窠。其信然耶。某非不欲答。恐分疎得明時。反滋葛藤之病。姑爾遲遲。非敢自外也。再辱手教。令人心目開明。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是兄真實不誑語。某今則可以言矣。來教謂道理本來具足。起心求之而愈遠。放下即是。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齋戒神明。洗心退藏此也。所見彌近。然亦從耳根入來。終費許多摹擬。只今且道所起是何心。所放是何事。行乎其中是何物。所齋戒所退藏。是何行持。若是真悟漢言。下便須了徹。才涉商量。劍去久矣。來教疑致知反在格物之先。夫先師格物致知之旨。本無先後。致知者。致不學之知。是千古秘密靈明之竅。格物者。格見在之物。是靈明感應之實事。故致知在於格物。則知非空知。格物本於致知。則物非外物。此孔門一貫之旨。無內外。無精粗。而不可以先後分者也。世固有以明心見性爲致知者矣。而遺棄人倫物理。則真性便有。不遍之處。是謂落空。亦有以窮至物理爲格物者矣。而以知識爲知。反在事物上求個定理。則內外便成對法。是謂玩物。二見紛紜。而聖學始亡。道之不明於世。有自來矣。來教云。湯武以下。用何工夫。而至此云云。夫良知本來是真。不假修證。只緣人我愛憎。分別障重。未免多欲之累。才有所謂學問之功。堯舜清明在躬。障蔽淺。是卽本體便是功夫。所謂性之之學。湯武以下。嗜欲重。障蔽深。是用功夫求復本體。所謂反之之學。其用力雖有難易深淺不同。而

於良知本來。實未嘗有所加損也。然非獨聖賢有是也。人皆有之。雖萬欲騰沸之中。若肯反諸一念良知。其真是真。非炯然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命不容滅息所在。只此便是人心不容蔽牀所在。此是千古入聖入眞正路頭。舍此更無下手用力處矣。吾人甘心不學。則已學。則當以顏子爲宗。顏子不遠而復。且道顏子是何學。迺孔門易簡直截根源。先天之學。非可以知解想像而求者也。自此義不明。後世所傳。惟以聞見臆識爲學。揣摩依倣。影響補湊。種種嗜慾。反與假借包藏。不肯歸根反源。以收掃蕩廓清之績。是殆墮闕靈明。而重增障蔽也。沿流以至於今。其濫觴又甚矣。豈不可哀也哉。先師一生苦心。將良知兩字。信手拈出。直是承接堯舜孔顏命脈。而其言則出於孟氏。非其所杜撰也。世儒不此之察。顧一倡羣和。闕然指以爲禪。將易簡宗旨。反墮於支離繁難。而不自覺。豈不重可哀也哉。惟見撒去舊見。一意篤信弗疑。將全體精神。打併歸一時。時惟以寡欲去蔽爲事。蔽障愈闕。神明愈顯。從此悟入。一得永得。更有何事。千古絕學。庶幾有望。而前所疑諸說。可不待分疏。而渙然融釋矣。

與諸南明

去秋榮行時。生適以先師年譜事往江右。不及與兄款敘。少致贈處之益。吾見天性瑩粹。沖和純然。道器又於先師精意相感。神交夢授。有得其宗者。此豈偶然之故哉。吾兄處盛世。位清班。養望自高。霄漢事業。可以立致。然區區所望於兄。更有進於是者。人生貴聞道。始有安

身立命之地。先師提出良知二字。乃是至道之精神。神感神應。真是真非。一毫不容自昧。乃易簡直截根源。千聖從人之真機。世之學者。信此不及。以爲不足盡天下之變。反雜以知解意識。或泥於格套名義。揀擇假借。自討煩難。味其機而不自覺耳。吾見於此。既有所悟。入安身立命。當不假於外求。蓋良知之宗。寂而常照。舜之明物察倫。照之用也。由仁義行。寂之體也。是謂明覺之自然。是謂無爲而治。千古經綸之學。盡於此矣。纔有不寂。種種明察。皆爲用知。纔有所雜。有所泥。種種事業。皆爲義襲而取。真假毫釐之機。辨之於一念之微。所謂是非之則也。我朝開國以來。狀元進位宰輔者。無慮數十輩。再世之後。名消影息。皆蕩爲太虛。析爲浮塵。而世之所指而仰者。不過某某數人而已。然則所恃以不朽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區區素荷道誼之愛。況嘗有聞於學。兄以千古豪傑自命。當弗迂予言也。

與屠竹墟

天地間豪傑有數。此生條聚條散。能幾何時。自己真性命。會須有安立處。人生精力有限。自有嗜欲以來。破敗不少。古爲強仕之年。今爲始衰矣。若不及時回頭。撝節保愛。終日經營。身心之外。雖有美舉奇業。到底只成眼前空華。所濟恁事。某不肖。不能早覺。以祇於悔。今以悔心。就質於有道求助之望也。千鈞之鼎。非鳥獲不能勝。執事既已豪傑矣。豈肯將聖賢事作第二義。欲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須得其門而入。所謂性命兩字。乃入聖血脈門路也。自性

自修。自命自固。爲性命之心重一分。嗜欲自然輕一分。全是性命之心。種種嗜欲。自然淡息得下。所謂持衡之勢也。

與李中麓

濱行冀得再會。少盡請益之情。不意公冗私纏。遂成左隔。都門回首。豈勝悵然。吾人此生惟此一大事。吾見既已見得及。豈宜復爾悠悠。古云不雜學。故精。吾見天性如許聰明。凡所學習。便能悟入。不可及處。在此。受病處亦在此。蓋纔能入。便得趣。纔得趣。便難歇手。不可以不早辨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臯夔稷契之才。而不相兼。而用。蓋人之用心。一則精。二則雜。吾人些小精神。視昔堯舜稷契。何如。全體收攝。打歸一路。猶恐不濟事。而乃欲泛泛然徧其所不能徧。兼其所不能兼之務。亦見其惑矣。此中不無有心病。畢竟是好名好勝念頭。未能忘却。雖種種方行好事。只在氣魄上支持。種種談說妙義。只在想解上湊泊。轉轉周羅。反從勝心裏增起一番籬籬。終身未見有出頭期也。若是真爲性命漢。言下便有決烈。便須通體放下。以求日新。寧忍更作有漏因果。甘心墮落爾耶。所議官中事體。見見意象紛紜。疑根未淨。畢竟在名色上轉。在對算算裏。裏作活計。要之還是致知格物之學。未盡明透。此學鍼鍼見血。不涉皮毛。真是真非。本來明白。隨所感應。條理自見。譬之赤日常空。容光必照。魑魅魍魎。從何得來。此原是聖門直截根源。一了百當。後儒却被聞見知解纏繞。自討繁難。所以信不及。

相沿既久被他終身埋沒不自覺耳。

答羅念庵

前奉手書。玄潭之會。同心翕集。精義盎然。顧鄙人遠在千里。未緣參次。過承注念。尤見道誼之懷。細讀來教。知日來於此件事。煞有著落。吾道何幸。但此中不可生證解。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即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吾人見在感應。隨物流轉。固是失却主宰。若曰吾惟於此處收斂。握固便有樞可執。認以為致知之實。未免猶落內外二見。固知吾見見處回融。雖精神著到而不著一物。然才有執著。終成管帶。只此管帶。便是放失之因。比流轉馳逐。雖有不同。其為未得究竟法。則一而已。見且道孩提精神。曾有著到也無。焉之飛。魚之躍。曾有管帶也無。驪龍護珠。終有珠在。以手持物。終日握固。會有放時。不捉執而自固。迺忘於手者也。惟無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在。此可以自悟矣。雙江丈來書。見教立本之旨。於良知誠有所發。但格物處。尚須有商量。所謂致知在格物。言致知全在格物上。猶云舍格物更無致知工夫也。如雙江所教。格物上無工夫。則格物在於致知矣。不肯虛實相生之云。本無深說。良知之體。本虛而萬物皆備。物是良知凝聚融結出來的。格物是致知之實。合內外之道也。致知不在格物。便是著空。因見見示。已曾有簡請質。并達雙江。豈期尚未至耶。有未當心。不惜頻教。求正之願也。

答羅念庵

再領吾兄至日所惠書。始知冲玄爽約之因。人事相羈有如此。發洩太多。即係馳逐。意見蘊此一見。遂欲一味求省雜事。并以此為多事。故托而云云爾耶。伏讀來教云。與雙江公對證於隱約中。忽有開豁。勘破平日十分分曉。終落道理中去。與已不干。見於見在。可謂真有受用處矣。但未知所放下是何物。所湊泊是何事。冷靜與熱鬧。終是對治法門。尚涉意見安排。然亦不可認定。纔有認定。便生執著之病。幸密察之。荆川數時來。於此件事甚著緊。一切伎倆。儘覺灰心。欲與兄對證之願亦甚切。當以見得語之。亦一快也。

與羅念庵

貴省自廊翁捐背後。青原復古諸會所。荒落殆甚。諸友悵悵。若無所歸。固知此輩未必盡發真心。未能盡為性命。然風聲鼓動。彼倡此和。主盟斯道者。不可無人。一人倡之。眾人從而和之。已而倡之者。眾和之者。益眾。所謂道誼由師友有之。義重聚樂。求此道之不明。不可得也。若各各離居。火力不聚。漸至煙消燼成。灰息求此道之大明。亦不可得也。吾兄素行超卓。真純粹白。同志素所信向。乃今閉關多年。高臥不出。於一己受用得矣。世道如何。見見此輩。發心不真。遂生厭離。不如白了性命。於計為得。且見荆川出山。大業未究。遂有所懲。益堅遜世竊計。此亦過矣。大乘禪宗。尚不肯作自了漢。况兄平生種下萬物同體真種子。世間痛癢。素

所關心。天機感觸。隨處生發。豈容自己。若果夙疾未瘳。不妨隨時休息。况穎泉憂居。不亡家學。春秋會時。還望為衆出關。將身擔當此事。以為之倡。務各各以實行相觀法。不徒知解辨說。滋長虛見。使諸會所。燁然修明。有光舊業。庶不枉大丈夫為此一大因緣。出世一番耳。弟雖老矣。不敢不如期趨晤。共効切劘之助。固吾人分內事也。聞督學不喜講學。而獨敬信吾兄。此公人品非凡流。若果人人如兄。無係籍假道之嫌。彼豈甘心作惡也哉。是知榮辱在於自召。真假可以立決。困衡徵發。可以喻作。未必盡彼之過也。但春風長養。秋霜肅殺。士生於世。中材者多。樂育則易成。摧折則易敗。亦時使然也。司化權者。不可不慎。亦望兄隨機疏理。挽回造化。固一體不容己之情也。何如何如。

與羅念庵

去秋聞兄染疾。蹶之疾。手眼有攤攣處。不勝驚念。頃會艾陵云。兄大體已平復。右手微有拘掣。峇妨揮灑。豈熙熙穆穆。入神之技。上天亦有所忌耶。吾兄身雖處於關中。心未嘗不與海內同志相應。不肖受兄之愛。何異骨肉。其所期望。不但為完行君子。將使直超三代以上。為此學之宗盟。而不肖亦豈忍安於自足。以負海內諸兄之望。文王尚小心翼翼。亦臨亦保。况吾儕乎。自今以往。尙期時時收攝。求以自淑。亦不敢更作言語抹過也。病中更有新得。望不惜一言指示。兄舊時未信見在良知之說。關中鍛鍊。精義更覺何如。享用見在。固涉龍統不

信見。在又將何所用力耶。

與孫淮海

我公信道力學。為道林波石二兄入室宗盟。楚侗兄亦時時傳誦高誼。無由聚首一談。徒有耿耿。近見我公應酬諸作。其曰寂感人心也。雖寂而未嘗不感。雖感而未嘗不寂。謂之一貫。譬諸洪鐘含聲。明鏡蓄照。不將迎於物。物至應之。適中天則。應己不留。非擬議形迹可逮。本體在此。工夫在此。天地萬物。有不能違焉。後世學術。或失則內。或失則外。遺事以求心。將無入於空滅。遂吾心於事物。將無陷於支離。此數言深契先師格致之微旨。可謂得其髓矣。世傳當局者有不喜講學之說。愚切以為不然。講以身心。與講以口耳。先正常有辨矣。雖有褊心之人。未嘗非顏孟毀周程。吾人所當自省。若夫沉痾詞章之陋習。囊珍二氏之俊餘。甚者竊講之名號。以傳呼於人。因為矯跡希寵之具。毋乃緣堯舜之聲稱。作桀蹠之嚆矢耶。彼偏諛者。既不馴於宮牆。而質詐者復自叛於大道。道之不明不行。又何惑焉。審若是。吾人視之。且汗顏媿心之不暇。况諸公以高明臨之。固有不能遁其情者矣。雖然。當局者處勢重。屬望隆。一言向背。世道從違所關。且道學名號。非盛世所宜有。先朝殷鑒。淑慝昭然。導之使從。猶恐其不吾信。况從而抑之乎。諸公雖無抑之之心。不幸有其迹矣。世人不原其心而泥其迹。將循覆轍而懲後車。不可以不慎也。

與耿楚侗

聖天子童蒙之吉。柔中臨之於上。元老以剛中應之於下。剛柔相濟。德業日彰。吾丈遵養逢時。帝心簡在。舍講學無可報稱。竊意養蒙之道。不在知識伎倆。以保全一點純氣。弗為外誘遷奪。便是作聖之功。外廷公卿進見有時。日處深宮。食息起居。不得不與中官相比。呢勢使然也。邇者元老有帝鑒。獨中官無鑒。似為缺典。問居無事。纂輯歷代中官傳。得其善與惡者若干人。錄為中鑒。問以敷語。引而伸之。開其是非之本心。警以利害之隱機。使知所懲發。若得此輩同心向主。比之外廷獻替。功可百倍。非吾丈苦心。知我愛我。即未必以為迂。或以為過計也。錄成。托龍陽奉覽。若以為有補世教。須吾丈以數言弁首。刻布以傳。此固杞人憂世之微忱也。聞京師已復同志大會。乃吾丈與一二同志倡之。澆慰可知。曾見臺時相會否。此可與性命相許之友。古云。供千僧不如供一羅漢。求友之心。無間出處。惟丈自愛。先師從祀一節。知元老注念。事在終濟。平泉以病去。履庵同志。可無差池。幸吾丈上下周旋。多方以贊成之。固所自盡也。

與耿楚侗

去冬具尺一奉候。未知已達記室否。我公出處。係世道之污隆。吾道之盛衰。非苟然也。道有本。學有要。嘗憶公云。此件事只從見在一著取證。原無閒忙之別。我公家居時。是閒景。今捨身應世。萬變擾擾。是忙景。若於此畧起忻厭。平等不來。便是分別心。未忘。古人日應萬變。心常寂然。此是吾人見在受用處。知公勘破久矣。區區近來。勘得生死一關。頗較明白。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此之謂物化。若知晝而不知夜。便是弱喪而不知歸。可哀也已。孔氏云。朝聞道可以夕死。道無死生。忘死生而後超之。吾人見在得喪稱譏榮辱好醜。有一毫忘不盡。還有分別心在。總是未聞道。未可以死也。無閒忙。即無死生。不待三十日到來。始見所謂見在也。幸密察之。

答耿楚侗

領手教。始知公已從大江而返。所示論學啓稿。以為一息苟存。欲求無忝。知公惓惓憂道之心。不以在疚為緩。中述定字不遷之意。以為二本。謂明照原是一貫。若謂相去千里。提掇不太重耶。謂區區深然之意。為過。並將自己之心。看作標末。謂喜怒時更有不遷者在。是皆未悉區區所論不遷原旨。先師謂顏子不遷。有未發之中。始能此。亦權法。夫未發之中。是太虛本體。隨處充滿。無有內外。發而中節處。即是未發之中。若有在中之中。另為本體。與已發相對。則誠二本矣。良知是知非。原是無是非。正發真是真非之義。非以為從無是非。非中來。以標末視之。使天下胥至於惛惛憧憧也。不肖之意。亦非欲人極深一步領會。不識不知。良知之體本來如是。非可以深淺高卑抑揚而論也。不達此一關。終落見解分疏。終未歸一。



在定字亦未脫此窠臼。山堂夜話明鏡之喻。已是太煞分明。譬諸日月之往來。自然往來。卽是無往無來。若謂有箇無往無來之體。則日月有停輪。非往來生明之旨矣。若此義明。則公所示種種分解引證。又爲剩語。可無辯矣。公見教謂不肖欲人破除毀譽。第可與高明好修者道。令其逼眞入微。不審其志。而猥以爲訓。則非所宜。然近來學問。惟是辨志一著。皆懇切爲人語。不敢不領悉。讀尊翁事畧。知發祥有自。隱行如此。令人傾慕。徐當據畧作小傳。以發潛德之光。亦以盡通家情分也。

與馮緯川

別來忽踰歲。道誼之思。彼此所同。日與敬吾湛泉栢庵諸兄相處。更當有入微用力處。此件事須耐心從萌芽養起。纔從氣魄上湊泊。知識上解會。皆是採枝摘葉功夫。雖使功業蓋世。根脚不穩。終成墮落。先師嘗云。人在功名路上。如馬行淖泥中。脚起脚踏。須有超逸之足。始能絕塵而奔。得意場中。能長人意氣。亦能消滅人善根。千萬珍重。

答馮緯川

令姪至。領手教。知自反深切。所見卓然。其論慈湖不起意之說。若有取於鄙見。且以相師之喻。爲有補於慈湖未盡之旨。可謂虛受哉。來教不起意者。正以致其不學不慮之良知。不起非滅也。千思萬慮。莫非天則之流行。動以天也。此正是變化云爲。生生化化之機。而謂之寂。

滅死硬物也。豈足以知楊子乎。此千古入聖之秘藏。兄可謂得其體矣。來教謂區區以正心爲先天之學。誠意爲後天之學。若過於分疏。非敢然也。人之根器。原有兩種。意卽心之流行。心卽意之主宰。何嘗分得。但從心上立根。無善無惡之心。卽是無善無惡之意。先天統後天。上根之器也。若從意上立根。不克有善惡兩端之決擇。而心亦不能無雜。是後天復先天下。根以下之器也。區區先後合一之宗。正是不可分之本旨。兄之所言是也。不得已而有分者。乃爲兩種根器而發。亦權法也。近溪會語發明中庸未發之旨。自是近溪所見。未免過於分疏。其云解離塵俗。覺得澄湛安閒。不爲好惡馳逐。却將此體。涵泳夷猶。率爲準則。依據此非但認虛見爲實際。縱使實見。亦只成二乘沉空守寂之學。纔遇些子差別境界。便經綸宰割。不下。曾謂吾儒經世之實學。而可作如此見解耶。先師謂未發在己發之中。己發在未發之中。不論有事無事。只是一個致良知工夫。統括無遺。物是良知感應之實事。良知卽是心之本體。未發之中也。明道云。動亦定。靜亦定。動靜者所遇之時。定卽良知之體也。近溪所見。還從禪宗來。吾儒致知格物之旨。尙未瑩徹。塵俗卽事。好惡卽物。原無可離。若此體。涵泳夷猶。率爲準則。未免二見。居塵出塵。卽好惡而無所作。方是吾儒合一指訣。吾兄所呈庵中。獨坐了。光景。只是氣機偶息。與中庸立本之旨。不同。謂從靜景息塵。尋個端倪。則可謂一部中庸全在此。則不可。兄之所言是也。前後味兄見教。於先師良知之旨。可謂篤信。然尙未免依。

通解悟。若是徹悟。只寸鐵傷人。更無許多刀兵可弄也。白沙靜中端倪之見。乃是堯夫一派。與先師致知格物之旨。微有不同。此非副墨所能盡。何時與兄山堂對晤。究竟此言也。

答吳悟齋

首秋領兄鎮江發來書。疊疊數百餘言。辭嚴意懇。惟恐吾人縉於習染。陷身於有過。重為此學之差。世之疵詬講學者。不特暴棄之徒。指為口實。雖賢智同講者。亦且病之。真如洊雷警耳。令人修省之不暇。非兄直諫誼深。篤於一體之愛。能如是乎。佩服佩服。細繹來教所論。致知格物之旨。尚有可商證處。此古今學術同異之辨。苟徒譽言相酬。以示無迕。似反以薄待兄。非捶撻相期。一體之初心也。敢舉崖畧以請。○來教云。園中對晤信宿。多所悅服。其畧抵牾。不在本體上。正在行持保任上。千載學脈。原自昭朗。學者不自昭朗耳。意謂先師提點良知。令人言下直見本體。若無難者。學者只緣在格物上。看得太輕。忽於行持保任工夫。使人不信其行。并不信其言。不若一等高明操勵之人。猶足以立此身於無過之地。是則然矣。乃不肖所欲汲汲求正之意。却正在本體上。是非忽於行持保任也。真見本體之貞明。則行持保任。自不容已。不復為習染之所移。譬之飲食養生。真知五穀之正味。則蒸洩渣糝。自不容已。不復為雜物之所汨。凡溺於習染者。不知貞明者也。潛於雜物者。不如正味者也。孟氏云。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只是致良知。良知不假學慮。生物生地生萬物。不容

自己之生機。致良知是求慊於心。欲其自得也。苟不得其機。雖日從事於行持保任。勉強操勵。自信以為無過。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到底只成義襲之學。豪傑而不至於聖賢者。以此古今學術同異。毫釐之辨也。○來教謂文公篤信舊聞。不敢自立知見。故以窮至事物之理。訓格物。推極知識。訓致知。所謂窮理者。易文也。知識與良知之旨。未嘗差別。是義也。先師與人論學書。區區與雙江議辨。言之詳矣。吾兄殆忽而未之省耶。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心一也。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仁。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以其明覺而言。謂之智。仁極仁而後為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為窮義之理。不外心以求仁。不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繫辭所謂窮理。兼格致誠正而言。聖學之全功也。故曰。只窮理便盡性。以至於命。若專指格物為窮理。而求理於事物物之中。不惟於繫辭之義有偏。亦非大學之本旨矣。心之知一也。根於良則為德性之知。因於識則不免假於多學之助。此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果信得良知及時。則知識莫非良知之用。謂吾心原有本來知識。亦未為不可不明。根因之故。沿習舊見。而遂以知識為良知。其識奚啻千里而已哉。○求教云。格物者。吾心靈明上格。天下格。地明格。人物幽格。鬼神大。而五典。小而三千三百。無不貫通。透徹。無有內外。無有動靜。何在非物。何在非格。曰。體物而不遺。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皆所謂格物。格物者。致知之實地。吾儒所以異於禪家者。此也。此說似是而非。蓋緣平時理會文公或問。

慣熟宛轉通融。附成已見。卽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物理固非度外人。倫尤切於身之意也。先師自謂格物之旨。其於或問兩條九條之說。皆已包羅統多於其中。但爲之有要。而作用不同。特毫釐之差耳。若曰。何在非物。何在非格。求端用力之地。果何所事事耶。良知不見不聞。微而顯。以體天地之撰。而後謂之格物。良知無思無爲。寂而感。以通天下之故。而後謂之格物。致知在格物。而格物本於致知。合內外之道也。其曰儒佛之異。在於格物。則誠是矣。但未知作用之同與否。果何如耳。佛氏遺棄倫物感應。而虛無寂滅。以爲常。無有乎經綸之施。故曰。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孰謂吾儒窮理盡性之學。而有是乎。大人之學。通天下國家爲一身。身者家國天下之主也。心者身之主也。意者心之發動。知者意之靈明。物卽靈明應感之迹也。良知是非之心。天之則也。正感正應。不過其則。謂之格物。物格則知至矣。是非者好惡之公也。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不出好惡兩端。是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而毋自欺。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心之正也。無作則無辟矣。身之修也。好惡同於人。而無所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其施普於天下。而其機原於一念之微。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此爲之之要。經綸之用也。○來教云。某之所謂格與陽明所謂格者。稍似而不相似。大都悟入之途雖異。而所悟之宗旨則同。某之格與晦庵陽明之格。二說皆具。不必專主此說爲是。而盡謂彼說爲非。兄欲調停兩家之說。使會歸於一。自謂已之格。二說皆具。其用意誠厚矣。

但未知所爲稍似而不相似。與所悟之同異。果從何處得來。文公云。天下之物皆有定理。先師則曰。物理不外於吾心。心卽理也。兩家之說。內外較然。不可得而強同也。孟氏云。規矩方員之至。規矩誠設。則不可欺。以方圓。而方圓之理。舍規矩孰從而定之哉。縱得其情。亦不過多學之億中耳。其於屢空之學。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無方圓之規矩。而天下之方圓。從此而出。相去何遠哉。此入聖之微機。無典要之大法。不可以不察也。或謂心之良知。非假事物之理爲之證。師心自用。疑於落空。此正所謂毫釐之辨也。夫萬物皆備於我。非意之也。目備萬物之色。耳備萬物之聲。心備萬物之情。天然感應。不可得而遺也。目惟空。始能鑑色。耳惟空。始能別聲。心惟空。始能類情。苟疑其墮於空也。而先塗之以黑白。聒之以清濁。淆之以是非。存爲應物之準。豈惟不足以取證。聰明塞而睿知昏。其不至於瞶瞶而眩者。幾希矣。此學公於天下。公於萬世。非一家私事。望兄舍去舊聞。虛心以觀兩家之說。孰是孰非。必有灼然之見。有不待辨而自明矣。○來教云。今時講學之弊有二。其一以良知本來無可修證。纔欲修證。便落二乘。其弊使人懸空守寂。截然不著事物工夫。其一以知卽是行。一切應迹。皆可放過。其弊使人見這光景。自以爲足。不復修行。乾沒於僞欲。而不自以爲非。是看格物爲不要緊工夫。二者緣於良知本體未曾徹悟。非教使之然也。此二者之弊。世間無志甘於染習。與稍有志而狃近利。泥虛見者。或誠有之。先師設教之旨。與吾人相與講學之意。則殊不然。兄

以爲傳流之誤。雖若爲吾人出脫罪過。亦時使然也。良知不學不慮。本無修證。格物正所以致之也。學者復其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其不慮之體而已。乃無修證中真修證也。若曰懸空守寂。無所事事。則格物果將何所屬耶。知卽是行。非謂忽於行持。正以發不行不足謂之知之意。使人致謹於應迹也。若曰見這光景。自以爲足。沒於僞欲。而不自知其非。烏得謂之良知也哉。末謂緣於良知本體。未曾徹悟。可謂一句道盡。乃復曰不在本體上。不自相牴牾也耶。○來教謂區區所議。文公讀書窮理。尙隔幾重公案。爲過情持此進修。可以寡尤。不失爲躬行之君子。若倒這公案。任意糊塗。其弊爲無忌憚之中庸。講者多不修。修者多不講。總於大道未聞也。夫千古聖學。惟在理會性情。舍性情則無學。未發之中。性之體也。其機在於獨知之微。慎獨卽致知也。此修道之功。復性之基。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萬物皆舉之矣。孔子稱回之好學。惟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其用功。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未嘗求之於外。可謂約矣。子貢從事於多學而識。以言語觀聖人。夫子誨之曰。汝與回也。孰愈。蓋進之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傳。乃子貢一派學術。濂溪主靜無欲之旨。闡千聖之秘藏。明道以大公順應。發天地聖人之常。龜山豫章延平。遞相傳授。每令觀未發以前氣象。此學脈也。文公爲學。則專以讀書爲窮理之要。以循序致精。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法。程門指訣。至是而始一變。迨其晚年。自信未發之旨。爲日用本領工夫。深悔所學之支離。至以爲誑已誑人。不

可勝贖。若文公可謂大勇矣。或謂先師嘗教人廢書。否不然也。讀書爲人道筌蹄。束書不觀。游談無經。何可廢也。古人往矣。誦詩讀書。而論其世。將以尙友也。故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學於古訓。所謂讀書也。魚兔山筌蹄而得。滯筌蹄而忘魚兔。是爲玩物喪志。則有所不可耳。較之程門公案。已隔幾重。回陽之所由。以殊科也。見謂守此進修。可以寡尤。此固然矣。然必有志。而後能守。苟甘於暴棄。無所忌憚。雖有公案。且將視爲長物。孰從而持。躬行君子。必本於慎獨。道修性復。始可謂之躬行。若依倣古人之迹。務爲操勵。以自崇飾。而生機不顯。到底只成義襲作用。非孔門之所謂君子也。講學正所以修德。改過遷善。講學之事也。若曰講而不修。所講又何事耶。○來教欲吾人翻槽洗臼。從格物上講明。以身爲教。無俾良知爲空談。學者有所率循。中人以上者由之。可以超悟。下者亦可不失尺寸。此昔賢忠告之道。敢不祇領。孟氏云。百里奚之適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食牛干主之爲污也。賢者與鄉黨自好。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不動情於毀譽。自信而是。舉世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爲。若鄉黨自好。不能自信。未免有所顧忌。以毀譽爲是非。於是。有違心之行。其所自待者疎矣。不肖於師門。晚年宗說。幸有所聞。數十年來。皇皇焉求友於四方。豈惟期以自輔。亦期得一二法器。相與共究斯義。以綿師門一脈。如綫之傳。此學原爲有志者說。爲豪傑者說。自古聖賢。須豪傑人做。然豪傑而不聖賢者。亦容有之。或任氣魄承當。或從知解領會。或傍

名義。恃以爲清修。或藉言詮。負以爲超悟。或鄙末學之卑陋。侈然自以爲高。或矜舊見之通融。充然自以爲足。種種伎倆。有一於此。皆是爲障道之因。此豪傑之病也。夫道有本而學有機。自萌蘖之生。以至於扶蘇。由源泉之混。以至於洋溢。終始條貫。原無二物。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千古聖賢之學脈也。凡可以言顯者。大旨不出於此。若夫不可以言而顯者。在見默成而自得之。此固報賜之情。亦捶撻相期之初心也。

答吳悟齋

再領手教。實疊千餘言。反覆開論。宛如面命。且將提其耳而誨之。世之相愛。孰有如兄之懇到者哉。感慰何可云喻。兄自謂於陽明先師。始若仇敵。一變而若吾宗師。不期親而自親。始疑而終信。乃深。此豈世人依托名義。藉其聲援者。可得比而同哉。然竊窺教意。尙覺於師門宗說。契悟有所未盡。未免憑執已見。強爲差排。故於不肖所請之說。亦未免牴牾。有所未合。非漫然同異而已也。所謂未盡之旨。大端有三。曰良知心之本體。曰知行合一。曰意之所用爲物。先師一生苦心。精密校量。簡易浩博。自謂可以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千古學脈也。○何謂良知心之本體。良知者。性之靈。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只此二字。足以盡天下之道。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兄謂吾心原自有一片不見不聞。無思無爲。明白地。乃人之靈氣。結而爲心。所謂中也。當是時。何有良知可言。若良知

則是此點靈氣微顯之機。寂感之通。乃人之生機。故曰良知良能。皆屬用。非靈根也。此正所謂後儒之餘唾。特異其名耳。夫心無動靜。故學無動靜。後儒以不見不聞。爲已所不知。屬靜以獨知爲人所不知。屬動。或又以不見不聞。爲天根。獨知爲天機。是卽動靜之說也。若先師之意。則以爲不見不聞。正指獨知而言。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所謂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前。未嘗別有未發者在。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易稱復其見天地之心。程子謂靜見天地之心。非耶。邵子指天根。亦以一陽初動而言。蓋窮上反下。一陽初動。所謂復也。天根如樹之根。天機如根之生意。名雖異而實則一。不可以動靜分疏。若以天根爲未發之體。天機以已發之用。分動分靜。存養省察。二用其功。二則支而離矣。兄自謂初悟時。其於此一片明白地。皎皎然在其胸中。亦且三月。其後不能行持。保任。漸漸磨滅。恨不能再見此也。兄平生以此學自任。一二十年。勤苦修鍊。不肖豈敢以未證爲證。致議於兄。然竊窺兄之樊。尙未免以光景爲妙悟。若存若亡。入於恍惚杳冥。而不自知。所以有漸漸磨滅之恨。終是信良知未及。良知是斬關定命真本子。若果信得及時。當下具足。無剩無欠。更無磨滅。人人可爲堯舜。不肖以爲千古學脈。非誇言也。○何謂知行合一。有本體。有功夫。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而已。心之良知。謂之知。心之良能。謂之行。孟子只言知愛知敬。不言能愛能敬。知能處卽是知。能知處卽是能。知行本體。原是合一者也。知之真切篤實處。謂之行。行之明覺精察處。

謂之知。知行功夫。本不可離。只因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故有合一之說。知非篤實。是謂虛妄。非本心之知矣。行非精察。是謂昏冥。非本心之行矣。故學以不失其本心者。必盡其知行合一之功。而後能得其知行合一之功。故事親而知行合一。得其本心之孝。事兄而知行合一。得其本心之敬。應事接物而知行合一。得其本心之條理。異於後世之知而不行。行而不知。入於虛妄昏冥。而不得其本心者也。夫知行合一。發於先師。而非始於先師。中庸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便是孔門知行合一真指訣。孟氏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智與聖。知行之謂也。巧者力之巧。力者巧之力。引弓發矢。巧力俱到。巧有餘而力不足。力有餘而巧不足。皆不足以言中。此合一之說也。先師曰。致知在格物。良知是知行之本體。致是知行之功夫。格物正所以致之也。先師一生教人喫緊處。只有在格物三字。吾人一生學道切要處。亦只有在格物三字。此儒釋毫釐之辨。未嘗以爲易而忽之。然所謂格物者。合知行功夫而後謂之格。若以良知本體屬知。以致知工夫屬行。知之體員。易於流動而不居。格則有矩存焉。格物者。行其所知也。謂今之論學者。只在知上發明。未曾在行上發明。則是能知而不能行。知行分而爲二。所以有不在本體上。正在行持保任上之說。自謂在格二字。討得明白。而謂鄙人之說纏繞。反成穿鑿。亦無怪其然也。○何謂意之所用爲物。大學之要務於誠意。誠意之功。在於格物。誠意之極。在於止至善。止至

善之則。在於致知。一也。心之虛靈明覺。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也。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意之感動。必有所用之物。有是意斯有是物。無意則無物矣。良知者寂然之體。物者所感之用。意則寂感所乘之幾也。有物必有則。良知是天然之則。格者正也。物者事也。格物者致吾心良知之天則於事物物之中也。吾心之良知。所謂理也。物得其理之謂格。正感正應。不過其則。則物得其理矣。故曰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爲善去惡者。格物也。如好好色。謂之爲善。如惡惡臭。謂之去惡。戒自欺而求自慊。惟在察諸一念之微。所謂慎獨也。舍慎獨之外。更無所謂格之功矣。若曰。何在非物。何在非格。當克己。卽克己。克己。一格物也。當窮理。卽窮理。窮理。一格物也。當感應。卽感應。感應。一格物也。格於上下。上格天下。格地也。有耻且格。格君子之非。明格人物也。神之格思。幽格鬼神也。則是未有是意。先有是物。善何從而爲。善何從而去。且意無所用。又何從而用。其致知之巧乎。天地間只有一感。一應而已。應窮是誠意。真脈路。不可須臾離也。克己窮理。正是爲善去惡。乃誠意日可見之行。而槩以當字並舉而貫之。含糊泛漫。不知何取於義。而云爾也。至於天地人物鬼神格物之說。分明是或問舊見解。見特習之而不自察耳。先師自謂格物。其於或問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見亦自謂格物。其於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是則然矣。但爲之有要而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

差不可以不察也。文公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體之虛靈實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用之微妙實不外人之一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已不能無啓學者心理為二之弊。若先師於格物之旨，則是物理不外於吾心，虛靈不昧，衆理自此而具。萬事由此而出，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文公謂天下之物，方圓輕重長短皆有定理，必外之物格，而後內之知至。先師則謂事物之理，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我，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無權度，則無輕重長短之理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良知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權度而欲定天下之輕重長短，揣摩依仿，乖張錯戾，日勞而無成也。已。文公分致知格物為先知，誠意正心為後行，故有游騎無歸之慮，必須敬以成始，涵養本原，始於身心有所關涉。若知物生於意，格物正是誠意功夫，誠即是敬，一了百了，不待合之於敬，而後為全經也。見於斯三者，果能契悟得徹，則凡來書所謂本體功夫之說，求仁一貫之說，理會性情讀書窮理之說，良知知識體用之說，天道人道大小之說，皆可迎刃而解。其於不肖所請之意，有若函蓋之相值，不期合而自合矣。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告曾子則曰一貫，一貫即所謂復禮，非有二也。不可分一貫為天道，復禮為人道，天道人道一而已矣。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夫子未嘗不言，聞非耳聞，聞與不聞，在乎學者之自悟。性與天道，非一貫而何？曾子既唯一貫之傳，及語門人，則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夫子所以告仲弓者，忠恕即一貫之異名。及門之士未嘗不聞，但有悟與未悟之殊。曾子用心於內，學將有得，故夫子呼告之，以速其悟。其次子貢穎悟，可幾於道，故夫子亦呼告之，以開其疑。一如樹之根，貫如樹之枝葉。曾子用心於內，知在根上，用功，但由之而不自知其然。夫子只與點破，遂應之速而無疑。說者謂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體之一一者，心也。精察即是心去精察。若曰夫子至此方與栽根下種，恐未必然。說者又謂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是痴人前說夢，可慨也已。○良知與知識所爭只一字，皆不能外於知也。良知無知而無不知，是學問大頭腦。良知如明鏡之照物，妍醜黑白，自然能分別，未嘗有纖毫影子留於鏡體之中。識則未免在影子上，起分別之心，有所凝滯揀擇，失却明鏡自然之照。子貢子張多學多見而識，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是信心不及，未免在多學多見上討幫補，失却學問頭腦。顏子則便識所謂德性之知，識即是良知之用，非有二也。識之根雖從知出，內外真假毫釐，却常有辨，苟不明根因之故，遂以知識為良知，其謬奚啻千里已哉。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良知也。體儀三百，威儀三千，格物以致其良知也。發育峻極者，德性之體。禮儀威儀者，學問之功。學者學此也。問者問此也。正所以尊之也。孔門博文約禮，博文是約禮之功夫，無非此義。見謂發育峻極，吾心之性之靈，所以生萬物之真機，大德之敦化也。天之道也。禮儀威儀，吾心之天之則，貫於事物之中，小德之

川流也。人之道也。凡人道所以承天也。似以天道屬本體未發之中。而以人道屬良知之用。將大小分作兩截。不遂以良知為本體。至於先師博約說。亦以為附會牽強。反失聖人本旨。是皆所謂毫釐之辨也。○見謂陽明先生學問。有功來學。所以深信者在此。自謂此意理會。有年。實見得原自有個真未發氣象。良知屬用。不可以良知為本體。噫。難言之矣。良知如明鏡。萬物畢照。而鏡體未嘗動也。若謂良知之本體。別有未發之中。是反鑑而索照也。前於良知心之本體條下。已言之詳矣。○見謂先師讀書之法。何可廢也。然居敬持志。亦不可少。但在見獨不見獨耳。不見獨而讀書持志。固為冥修。若見獨仍須是讀書。仍須是居敬。仍須是持志。此則不肯所未解也。慎獨即是誠意。居敬持志。即是誠意之功。讀書是意之所用之事。非有二也。若以慎獨與居敬持志。讀書。仍須分作幾路。不知獨從何處見。在於意之所用。為物條下。亦已言之詳矣。古本序云。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此三轉語。大學本旨。千聖之絕學。於此參得透。悟得徹。從前種種辨說。盡成葛藤。剿語。可以忘言矣。○見謂遍字。由窮古今。只此一點真心。舍此不成宇宙。不成世界。此見自信大擔子。萬里程途。非神驥莫能達。敢不策勉。以從馳驅。吾人講學。第一怕有勝心。與執己見。此學原自古今公共之物。非吾人所得而私。若以勝心行乎其間。是自私也。所講何學。格致之旨。本體

作用。大同中。惟有小異。故極諫竭辨。共求合并。原非以求勝也。凡有辨析。所見未合。不妨暫舍。以虛相受。棄短集長。以明此學。朱陸兩家。紛紛異同。數百年未已。只是不能忘見。吾人不可不以為戒也。

與朱越崢

吾丈篤志力行。以古道為己任。先師良知宗說。雖未肯出頭擔當。若有默契其同然者。只此是學。區區妄意大道。修行無力。耄年向衰。益無補於世。然師門一脈微言。乃千聖絕學。有不容於泯泯者。附去小集。頗發此義。幸細參之。有得或有疑。可進我者。不惜往復。交益之望也。小兒失意南還。相愛者多辱慰諭。區區未嘗以此動心。遲速利鈍。自有緣數。譬之花樹。但得生意有在。會有開發時。未須屑屑祇為眼前計。兒輩忠信好學。家庭相守。不忘一脈之傳。便是人道中樂事。老懷更有何放不下。消息盈虛。時乃天道。遲速非所計也。不肯雖處吠畝。一念耿耿不能忘。惟聖天子睿質夙成。得於所傳聞。宛然帝王矩度。此誠社稷生靈之福。但蒙養貴正。是為聖功。大臣進見有時。晨夕興居。乘藉周旋。惟在中官。此輩並生天地間。是非利害之心。未嘗不與人同。但溺於習染。久假不歸。況吾輩不能視為一體。自生分別。有以激之。彼此勢離。則情間而意阻。未嘗開以是非。導以利害。譬之迷途之人。甘於離陷。欲其回心向善。不可得也。凡我大小臣工。守令有鑒。臺諫有鑒。輔相有鑒。邇者復有帝鑒。獨中官未有所



鑑似為缺典。不肖因纂輯春秋以下歷代諸史宦官傳。得其淑與慝者若干人。分為三冊。其言過於文而晦者。恐其不解。易為淺近之辭。其機穿過於深巧者。恐啓其不肖之心。削去不錄。我國朝善與惡者。亦分載若干人。首述太祖訓諭教養之術。歷代沿革之宜。又為或問以致其開諭之道。各人為小傳。以示勸阻之迹。此杞人憂世之苦心。納牖之微機也。有稿在王龍陽處。吾丈可索觀之。若以為有補世教。可留意披抹。與同志相參。以廣其傳。如以為迂狂。則置之可也。

與李中溪

自都門與兄奉違。中間升沉好醜之迹。何異輪雲。所恃者此志相應而已。年來詢知吾兄山中靜業。深入三昧。豈以吾儒之學為未至。而猶有至焉者乎。向見吾兄與荆川兄書。足領惜時憂道至情。益懲世儒俗學之弊。欲有所托而逃。固將以範圍三教為已。分上事。非以至不至作分別見也。先師提良知二字。乃三教中大總持。吾儒所謂良知。即佛所謂覺。老所謂玄。但立意各有所重。而作用不同。大抵吾儒主於經世。二氏主於出世。象山嘗以兩言判之。惟其主於經世。雖退藏宥密。皆經世分上事。惟其主於出世。雖至普度未來衆生。皆出世分上事。順逆公私。具法眼者。常有以辨之矣。弟服膺師訓。不敢自後於人。徒抱空志而業不加修。流光云邁。老將至矣。辜負海內同志之望。慚愧日深。不知吾兄愛人心切。將何以督教之。附

去滁陽會語一冊。述先師所悟所得。梗概頗詳。批教以示萬里之叩也。

與馮南江

吾兄處困園中三年於茲。動心忍性。必有增益之實。其游戲翰墨。不過一時遣懷釋累之具。昔人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南山顧以此病兄過矣。弟之所未滿於兄者。却不在此。夫天生吾人。不徒浪生。亦不徒浪死。必須有個安立處。此是吾人一生大主意。主意既定。一生精神命脈。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修。自成自道。無懷可遣。無累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直須自信本心。從無些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腳根。一切務外好名。凡情習態。全體斬然放下。一毫不使縈絆胸中。始為有用力處。若從精采上馳逞。氣魄上湊泊。想像聞見上求解悟。皆是前病改頭換面作障緣。皆非所謂自得也。吾兄見在自信。覺果何如。密觀兄精神。似不受困。然尚浮而未實也。悟入處不為無見。然尚涉於億說。未免開圖度也。辭氣容貌。若能脫灑無累。然未能凝定沉和。翕斂發散。多從作意為之。未見天則也。審若是。則其所謂自得者。得其似而已。素位實際。未得相應。審若是。則其所謂增益者。只在皮膚影響之間。不過於前病上添得一層粉飾藩籬。古人動忍實公案。或未止此也。夫以吾兄如許聰明。如許力量。於聖賢路逕。如許信受。天之所以玉成於兄者何如。四方同志。所以繫望於兄者何如。先師拳拳所以注念於兄者何如。兄之自待自恕。乃止若是。是以

隋侯之珠而彈雀持千鈞之弩而發機於鼯鼠也豈不重可惜哉臨別之情不嫌直致況恃一體道誼之愛尙忍忌而不言兄之奇節美行聳動京國豪傑之譽溢在海內尙可俟弟之獻諛以重執事之病也乎率爾就正未論中病與否一番拈動未必無一番補益也弟病方深求藥於倉公甚切倘有秘方即望檢賜用資服食弟病去時兄之病亦脫矣一體故也

復顏冲宇

自吾丈入中州無緣通候徒有瞻注頃辱手教任道懇懇足徵所向中間推與過情鄙人實不敢當所論我朝理學正傳惟薛文清陽明先生二人文清之學切問近思似曾參陽明之學直截簡要似曾點尤見吾丈留心學術將水以自鏡非有假於方人爲者若論千聖學脈自有真正路頭在於超悟文清只是敦行君子與曾參之唯非同科先師龍場一悟萬死一生中磨煉出來蟲蟲地一根真生意千枝萬葉皆從此中發用乃是千聖學脈世謂點之學不如由求赤此後儒臆見非通方之論也堯舜事業蕩蕩巍巍莫非道心發用之實學所謂一根真生意非待作爲而後有也充曾點浴沂之見便是堯舜氣象由求赤詎可同日語哉顏子沒而聖學亡元公獨得千載不傳之秘明道伊川再見茂叔有點也浴沂氣象此學脈也愚謂我朝理學開端還是白沙至先師而大白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從靜中養出端倪猶是康節派頭於先師所悟入處尙隔毫釐此須面證默識非言說可盡也學以見性爲宗

若見得性之全體所造自別亦存乎心悟而已寄至試錄多造理之言必是吾丈手筆格物致知策語謂人心以虛爲德尤見精造良知者性之靈天之則也致知致吾心之天則也物者家國天下之實事物理不外於吾心致吾心之天則於事物之間使各循其理所謂格物也此聖門合一之學也若曰理在天下格其平之之理理在國家身心格其齋治脩正之理則未免分爲兩事心外猶有理也雖與後儒之說稍有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恃道誼深愛敢以就正幸終教之

與沈鳳峯

我公天性純篤雖處高年未失赤子之心只此便是道根吾人所以與道相遠只此機巧伎倆作祟且道赤子喜便喜啼便啼行便行坐便坐轉處未嘗留情曾有機巧否曾有伎倆否我公具如此道根未能超凡入聖只是信此未及未免行不著習不察自壯至老未能超然只尋常挨排過了若信得此及只從道根真生意培植長養將去自當有水到渠成時候武公年九十尙不忘箴儆不肖承公厚愛漫此奉告可效矇誦萬一不敢謂室中之鑿暮夜之燭聊致愛助之忱耳亮之亮之

答洪覺山

官舍回辱教章之及聞道履所經汲汲以會友爲務凡遇精舍會聚之所必爲數日之留或

復簡書招徠。以盡合併。風聲鼓動。颯颯洋洋。此非真以性命為重。視萬物為一體者。肯若是乎。伏繹來教。令人心神豁然。聖賢之學。只是良知一路。一是百是一。勘百破。更遮瞞些子不得。得此歸併。足慰相觀之益矣。何幸何幸。吾人知良知之學。而猶不免有走作之病者。雖是看得良知太容易。亦只是致知工夫未能誠一真切。所以流入欲念。種種染著漏泄。變成多欲之累。實非良知有咎也。除卻良知。更無下手著落處矣。夫學慎獨而已。吾兄已是一句道盡。子復何言。良知即是獨知。獨知即是天理。獨知之體。本是無聲無臭。本無所知識。本無所黏帶。揀擇。本是徹上徹下。獨知便是本體。慎獨便是功夫。此是千古聖神。斬關立脚真話頭。便是吾人生身受命真靈竅。亦便是入聖入神真血脈路。只此便是未發先天之學。非有二也。明道云。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在慎獨。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吾人慎獨功夫。被知解意識。假借遮攔。不能觀體。反觀復還先天之體。才有許多包藏黏帶。窒塞偏枯。不停當處。若謂良知只屬後天。未能全體得力。須見得先天方有張本。卻是頭上安頭。斯亦惑矣。吾人今日見在。豈敢便自以為無欲。然須信得萬欲紘紘之中。反之一念獨知。未嘗不明。只也便是天之明命。不容磨滅所在。故為今日之計者。謂慎獨功夫。影響揣摩。不能沉機密察。掃蕩欲根。以歸於無則可。謂獨知有欲。則不可。謂獨知即是天理。則可。謂獨知之中。必用天理。為若二物。則不可。此等處。差若毫釐。謬實千里。不可不早覺而明辨者也。所謂實篤行矣。而以

為義襲。實近思矣。而以為計較。亦只是信得慎獨功夫未及。若信得及時。時時是著察。時時是自然。又寧有是病乎。所謂隨處體認。須令動容周旋中禮。此非人為之合。乃天德自然。忠信所以進德。只慎獨便是立誠功夫。便是達天德。只此便是收拾處。亦便是歸宿處。非可以他求者也。楊子折衷。近得請觀。慈湖立論。誠有過當處。其間精義。亦自在。不以瑕瑜相掩可也。所示曰。川應酬。一番滯礙。一番從容。足知安分限。不放過功夫。若果在一念獨知上。徹底洗濯。一番剝落。一番精純。渣滓愈消。神明愈顯。此便是無盡藏修行。原無分限可拘也。恃一體之愛。率此請益。此中更有向上一關。存乎心悟。非筆舌可能盡也。

答毛瑞泉

相違忽逾十年。道誼之思。無日不在。每詢湖襄士友。道兄幽貞履吉。道化日隆。同志之幸。辱手教遠及。尤感數千里不相舍之情。且得悉聞行持之槩。良用浣慰。吾兄樂道忘勢。風動臺司。此固出於秉彝之同。然有道者處此。正須有義可精。若便守此為聖賢家法。慨然以風神及人之遠為己任。顯然有當於莘野南陽之趣。則非弟之所敢知也。吾人學術不純。大都功利兩字作祟。昔人謂如油入麵。未易出頭。亦善名狀。先師哀憫吾人。將良知兩字。信手拈出。種種病痛。到這裏再欺瞞些子不得。可謂對證真藥物矣。但吾人之學。未免各以質之近為事。見解格式。妄意承當。不能觀體相應。要其極處。適足以增功利之藩籬。於聖賢精義。

未見有分毫交涉處也。且執事獨不聞畏壘之事乎。潛龍之學。以無悶為宗。今視此何如也。有教不吝往復亮之。

答王鯉湖

承手教遠及。感道誼無已之情。浣劇獨知之說。大畧亦是。但云一念之發。知其所不安。而勉強制之。而後念又復萌。此卻是滅東生西之病。聖門慎獨宗旨。當不如是。夫獨知者。非念動而後知也。乃是先天靈竅。不因念有不隨念遷。不與萬物作對。譬之清淨本地。不待灑掃而自然無塵者也。慎之云者。非是強制之謂。只是兢業保護此靈竅。還他本來清淨而已。在明道所謂明覺自然。慎獨即是廓然順應之學。悟得及時。雖日酬萬變。可以澄然無一事矣。然此卻非知解意識。所能揣擬。格式所能支持。紫陽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只今且道放不下的。是任麼念頭。於此勘得破。便是用力處。亦便是悟入處。大易艮背行庭之旨。煞有精義。靜中時時默觀。有得更以見教。求助之願也。

與胡栢泉

旌鉞蒞信州。公務就閒。講下生徒。有能承教求益者否。功利之毒。入人已深。雖號為賢者。鮮能自拔。道義與功利常相勝。昔之人以無所為。有所為。兩言決之。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神感神應。動之以天。凡在名目上揀擇。形迹上支撐。功能上湊泊。而非盎然以出者。皆有所為。

而然也。吾丈日逐應感。精察入微。受用處。更覺何如。吾人不論出處顯晦。逆順。惟此一件。是日用本領功夫。此外種種好醜。皆過眼陳迹也。正學懷玉兩書院。迺吾丈施化之地。精神所注。尤望加意振作。用光先師德業。不徒盤錯之利。幹局之能而已也。

與唐荆川

聞兄入省。發舟西渡。則前旌已迅發矣。領所留手教。知赴援甚急。不遑寧居。且云克齋兄借兵。不減於秦庭之哭。可謂岌岌矣。及見克齋來柬。忽有止兵之說。倏緩倏急。倏鼓倏罷。倉卒舉動。有同兒戲。吾兄老婆心切。救世念重。但恐未免尙被虛聲聳動。只此便是道學障。便是應機欠神處。不可以不察也。吾兄自信此學。已得手。徹底乾淨。不知一切應感。果皆出於本色。無意見攙雜否。一切逆順。稱譏好醜。盡能平懷應之。不起爐竈否。於自己一切利害得喪。盡能忘卻。不作見解。伎倆遺釋否。一切好惡。盡能緘藏。使人無從迎測否。一切閒忙境界。盡能以無事處之。無所揀擇否。若於此有未透脫。還是些子有礙在。未可便恃以為徹也。矧兵機應感。呼吸存亡。孔子尙臨事而懼。以為未嘗學。况吾人乎。兄既督領麻兵。師行旅從。乃事之宜。還須整隊押發。防其沿途搶掠。庶為有制之兵。赴難雖急。獨帶此數百門鳥銃。將安用之。區區一體休戚相關。情不容已。知兄諒予。不以為迂。

與唐荆川

竊觀吾兄近來舉動。乍出乍沒。倏往倏來。若神龍之變化。似欲使人不可測識。畧出有意。卻未免涉於輕躁。反使人情恟恟。不能快然。此是學問關係。非徒形迹加減而已也。況兵家應感呼吸安危。尤忌播弄。奇正開闔。虛實進退。藏於九地之下。動於九天之上。隱見難測。主張處全賴於機。機回則應始神。方則礙。大抵鎮靜則得之。輕躁則失之。吾兄見在感應。凝目注思。微覺有礙。當機便不能神。便會蹉過。生死利害。反覆毫釐。皆決於此。凝目注思。固將以矯輕躁之失。此正在形迹上加減。似鎮靜而實未必然也。千古聖學。本於經世。與枯槁山木不同。吾人此生。不論出處閒忙。亦只有經世一件事。如吾兄今日處在兵中。金革百萬。與山中飲水曲肱。萬變在人。原無二事。徹頭徹尾。只在機上理會。原無二學。此機無寂感。無閒忙。有無之間。不可致詰。是謂回機。口應萬變。而常寂然。方是大鎮靜。方是經世之實學。固兄所稔聞也。但恐救世心切。如張忠定之救火。當局對境。復作二見。旁觀不嫌於饒舌。耳昨聞兄請兵。意氣橫發。君臣朋友之義。以身相許。誓欲與同生死。竊意此尚從俠氣帶來。俠者之重然諾。輕生死。終涉好名。與聖賢本色作用。未免毫釐。亦在機上辨之而已。兄常自謂已忘得名根。試驗之。纔遇差別境界。便會觸得動。纔涉嫌疑。便思分疏。忍耐不下。纔經指摘。便覺懊惱。不快活。只此便是不能忘處。大抵豪傑不落卑污。多受此病。非從學問理會。時時自反。常見不足。常見有過。可改幾於無我者。未易以氣魄承當。吾兄性根。原來暢達。矯權抑情處。似涉

安排。坦懷任意。反覺真性流行。其帶些子俠氣。疑於輕躁。亦在此。此正是學問血脈路。未分曉在。若信得及時。全體精神。收攝來。只在此一處用。針針見血。絲絲入理。神感神應。機常在我。如馭之有鞭。啣射之有彀。率如舟之有舵。一提醒省。一切嗜好。自然夾帶不上。一切意見。自然攙搭不入。豈止用兵如神。千古聖學。亦不外於此矣。何如何如。兄任事真。經世心切。愛人根重。每事盡心。寧可犯手。不肯些子放過。但恐應機處。少有所礙。如前所云。實同心隱憂也。易无妄。絲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既無妄矣。尚有匪正之眚。何哉。此正是研幾之旨。夫子求免大過之心。幸默察之。

與譚二華

前有啓候。曾人記室。否。閩中成此大捷。人皆以為奇功。此特救急之事。治標之道。休養元利。鎮定安輯。正須費九分精神。以圖久安。此治本之論也。譬之久病積邪。暫得發汗。其元氣全體傷敗。無復根脚可依。若非妙手。時其虛實。漸次調攝。以挽生意。雖使攻擊暫得效。祇益其斃而已。吾兄沉幾默運。自有長算。當不以區區為迂談也。吾兄妙用。亦望隨時默察。以盡人之情態。恩至而罰不行。固為姑息。若罰過於恩。使衆心恐恐。不謀朝夕。亦取怨之道也。何如何如。

答譚二華

辱手教示慰教我多矣。公所示擊石出火，真是延命之術。所謂教外別傳，軒轅派頭也。堯舜姬孔，只是致良知。良知盡性之學，性盡則命亦自至。見圓明之體，成無爲之用。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不離人倫應感。日著日察，而聖功生焉。其於外家之術，所謂知之而能不爲者也。弟於良知兩字，實未知得盡。尙有許多疎漏在。果能觀體承當，便須一了百了。尙何彼此分別之有。竊意公於此兩字，雖已信得無他路可走，卻亦未能致得盡。未免將意見攙入其間。眼前尙有許多好醜高低，未平滿處。若徹底只在良知上討生死，譬之有源之水，流而不息。曲有方圓，隨其所遇，到處平滿。乃是本性流行，真實受用。非知解意見所能湊泊也。所云豎不起，放不倒，亦是知見作礙。密察自見，附去所答荆川吉陽二三條，亦是相知。穀口漫說，公乃以爲對症之藥。張公喫酒，李公醉，可謂瓦礫真金矣。公有玉盃，還借鐵如意打破。纔作此念，當下即破，更無等待也。公自謂已過入山之限，此念亦落等待。若必入山，纔好了手，見在種種應感之迹，又作何勾當耶。

與道麟陽

獻歲衆務昌明，履端萬福，爲慰。聞彼中兵事寧謐，正羣材講藝之時。吾人此生，不論出與處，閒與忙，只有講學一件事。但講以口耳，與講以身心，空談虛見，與行著習察，爲己爲人，則不可以不辨。龍場爲先師啓聖之地，遺教至今未泯。執事當權集事，風行草偃，比之曩時，勢更

不同。在加之意而已。區區數時來，勘校得此件事更親切。頃吳悟齋見復有書來，極論此事。區區又載書相酬，自謂真有破的之見，可以信今傳後。今錄一通請教。可一字一句細細叩證。先師晚年宗說，盡在於此。提撥分明，無纖毫可疑。於此參得透，于聖學脈，更無第二路。吾執事此生任道之志，已知不同。但爲性命心還欠切，未免尙被閒忙二境所轉。閒時未免悠悠，忙時未免擾擾。如此挨排過去，稅駕在何日。古云必有事，是閒忙動靜。只有此一事，只在一念上討。生死閒時能閒，忙時能忙，雖獨處一室，而此念常炯然。雖日應萬變，而此念常寂然。方是不爲二境所轉。如此起因，方有證果時候。方是真爲性命大豪傑也。淡泉所著吾學編附去，此於我朝典故，大畧具存，亦經世有用之書也。

答李漸庵

不肖久辱公道誼之愛，此別匆匆，殊不能已於情。我公天性沖粹，本有入聖之資。素信師門良知宗旨，居常一切應感，儘見從容。倉卒對境臨事，自家措手不迭，做主不起，未免爲習氣所乘。雜念所動，承接轉換，不離情識。真性靈知，反爲蒙影，不得透露。未見有超脫之期。只如來教，病中不得力景象，歸諸虛見，可以自省矣。吾人此生幹當，無巧說，無多術，只從一念入微處，討生死全體精神，打併歸一。看他起處，看他落處，精專凝定，不復知有其他。此念綿密，道力勝于業力，習氣自無從而入。雜念自無從而生。此是端本澄源第一義，所謂宗要也。若

持念不堅。散緩浮動。道力為業力所勝。強務支持。雜念遣而愈增。習氣靡而愈擾。所謂泥裏洗土塊。更無有清脫時也。然道力業力。本無定在。相勝之機。存乎一念覺與不覺耳。不覺則非昏即散。纔覺則我大而物小。內重而外自輕。此持衡之勢也。區區暮年行持。於此頗有證人。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任之而已。今人未脫生死。只是欣厭心未忘耳。公謂有事時。心有所用。及至無事時。反覺雜念紛紛。起滅不常。此可以證予言之非誣也。千萬自愛自力。

答李漸庵

前後教札。種種惓切。宛如面談。來教云。默然反觀。念慮憧憧。萬起萬滅。是雖謙沖不自盈之心。要之作聖作凡之機。舍此亦無用力處。易曰。貞吉悔亡。悔生於動。自信良知。直心而發。天則在我。是謂貞吉。而悔亡。譬之日月之明。自然往來。未嘗有所動也。纔涉安排。即為憧憧。萬起萬滅。衆欲相引而來。是為朋從爾思。非自然之往來也。試於默坐反觀時。密加體究。動與不動。只從一念入微處決之。此乃本心寂然之靈樞。非可以意識承領而得也。不肖年已八十。百念盡灰。一日亦可。百年亦可。任之而已。孔氏云。未知生焉知死。此是究竟語。非有所未盡也。吾人生於天地間。與萬緣相感應。有得有失。有好好醜。有稱有譏。有利有害。種種境界。若有一毫動心。便是臨時動心樣子。一切境界。有取有舍。有欣有戚。有一毫放不下。便是臨時放不下樣子。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知晝則知夜。非有二也。于此參得透。方為盡性。方為

立命。方是入聖血脈路。若不從一念微處徹底判決。未免求助於外。以為資飾。雖使勦業格天。譽蓋世。揀盡世間好題目。轉眼盡成空華。與本來性命。未有分毫交涉處也。不肖中夜默坐。反觀眼前。有動心處。有放不下處。便是修行無力。便是死生關頭。打疊不了。勾當常以此自盟于心。頗有深省。幸公加意勿忽。交修之望也。

答劉凝齋

拜公珍教。深領虛懷樂善之誠。起知於意見。湊泊於聲聞。自是吾人通病。非敢責論于公。但謂不肖守師門之學。思以易天下。故推尊而發明之。豈可變也。自謂不妨舍是而直學孔孟。如此分疏。從何處來。非不肖所敢聞也。良知不學不慮。寂照含虛。無二無雜。如空谷之答響。明鏡之鑿形。響有高下。形有妍媸。而谷與鏡。未嘗不寂然也。正是推明孔孟相傳之絕學。公謂舍是而別有所學。則是於虛空中。忽起分別之相。正是意見聲聞心魔作祟。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百姓日用。同於聖人成能。原無門戶可守。見在不了。冀辨於百世之下。尤非不肖所敢知也。豈言其所不能行。以欺人欺天者哉。但毫釐千里。其辨甚微。認賊為子。甘心委任。自家寶藏。盡被盜洩。而不自覺。未可知也。不肖與公。此志相應。若少避忌。依違。是負公之心知。如果不肖執見未忘。而公更有妙悟。亦望明以牖我。自當速改。以終善道。不敢有所吝也。

與劉凝齋

承公于教真切。深味道誼。相信之懷。不肯與公。此生以性命相期。不欲設言往復。公于此事。已信過八九分。但一念入微處。尙欠穩實。一切應感。尙涉擬議。揀擇未見有泰定收功之期。此事非難。非易。非起心管帶。亦非灰心忘懷。固不可舍穢而取淨。亦不可逐妄而迷真。酬酢變化。自有天則。毀譽順逆之來。能如風之過樹。一不動心。否。夢之與覺。能一如否。六根互用。無攝無散。不落動靜。二見否。直饒透過諸關。猶是色身邊事。與本來面目。尙隔一塵。不出五陰區宇。此是究竟語。幸密參之。

答劉凝齋

伏讀來教。獎許太過。鄙人不敢當。而惓惓任道之心。溢於言外。則又不覺油然而心領也。教義論處。山中十年。自信有所得。及出而授之政。反致招尤。速謗。因歸于此學之無益云云。生竊以爲不然。夫吾人以經世爲學。乃一體不容已。本心非徒獨善其身。作白了漢。經綸之學。原於立本。與天地同其化育。一毫無所倚。其機不外于一念之微。此學脈也。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此四者。念中一有所著。皆倚也。公自信自考。以爲何如。師門良知之旨。千古絕學。本心之靈性。是神解。不同妄識。託境仗緣而知。譬之明鏡之照狀。妍媸黑白。一照而皆真。所謂知也。妍媸黑白。照中分別影事。所謂識也。若執妍媸黑白。以爲鏡

體。則靈知反爲所蔽矣。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幸密察之。止謗自修。古有明訓。凡有謗之來。莫非吾人動忍增益之地。若以爲無益於學。所學又何事耶。公天性沉毅。不能以顏色狗人。一切酬酢。執心太過。不能以圓機應之。此雖所學未得融化。然平生自信得力處。亦在於此。今得暫歸山中。益精所學。抵於圓融。則如公所云。天若使我有此知。則是行亦不爲無所得。非虛語也。

答劉凝齋

來教云。無懼睡。無懼寂。無晝夜。無存無亡。無受無不受。不暇辨儒老釋之異同。皆究竟語。其自信如是。可謂超悟矣。更復何言。不肖尙以爲未離見解。得無有逆于心乎。夫悟與見。虛實不同。毫釐千里。有真修。然後有實悟。一念明定。觀隨承當。方是寂然本體。會通以行典禮。方是一了百當。纔涉見解。便落揣摩。非實際也。學然後知不足。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昔人所戒。了證之悟。存乎自得。有所了者。尙未離四相。豈易言哉。

與王敬所

違教忽許時。比因都峰病歸天台。歲寒之盟。竟成虛曠。向者來書提掇二氏宗要。已是搔着癢處。密窺微旨。尙涉意說。邈來山居靜業。更復何如。先師云。殺人須咽喉下刀。今日之事。祇須寸鐵傷人。終日舞弄刀兵。有何了期。頃間領手教。知念念求友耿切之懷。此學炯然在



前百無等待而惟良友乃得共躋玄路。旨哉言也。伏讀年譜序稿發明從心不踰矩之義。于良知宗旨更有所證。矩是心之體。物之則。忘體忘物。獨用全真。是極則話頭。其謂不踰矩。由不惑出。竊意不踰矩。由知天命。天命則無橫心之欲耳。順忘矣。似覺較切也。何如何如。

答王敬所

首夏領吾兄山中手教。中夜因地一聲。不知此身在何處。揮頓剛發。便入法門。展轉玩繹。便是大慧一通法語。得禪理者。不諱禪名。以雪山少林為不我欺。以德山臨濟。只成賣弄。此是呵佛喝祖伎倆。亦何奇也。謬以不肖為三教宗工。欲共相證明。非所敢當。古今急知已。誠然哉。誠然哉。聲響數千百言。有契于衷。與未契者。畧疏以請。幸裁教之。兄謂自來學道者。瞞人自瞞處多。山中日夜逼拶。始知從前意解。盡屬情識。夫意者心之川。情者性之倪。識者知之辨。心本粹然。意則有善有惡。性本寂然。情則有真有偽。知本渾然。識則有區有別。苟得其本。盎然出之。到處逢源。無所待于外。意根于心。是為誠意。情歸于性。是為至情。識變為知。是為默識。不揣其本。而惟末之求。縱滅意去情。而離識。本末睽絕。祇益虛妄耳。皆瞞人且自瞞也。兄謂知之一字。云衆妙之門。亦云衆禍之門。如不自得手。隨人妍媸。止是口舌上功果。誠然誠然。良知虛體不變。而妙應隨緣。言言無轍。不可執尋。淨淨無瑕。不可污染。一念圓明。照徹千古。遇緣而生。若以為有。而實未嘗生。緣盡而死。若以為無。而實未嘗死。通晝夜一死生不

墜有無二見。未嘗變也。惟其隨緣。易於憑物。時起時滅。若存若亡。以無為有。則空裡生華。以有為無。則水中撈月。臨期一念有差。便墮三塗惡道。皆緣應也。自其不變言之。凡即為聖。自其隨緣言之。聖即為凡。冥樞密移。決諸當念。入聖入凡。更無他物。不可不慎也。兄謂知上加一致字。在曾子已屬葛藤。前所見教。亦不願領。可謂自信之過矣。古人立教。皆為未悟者設。不得已而有言。若論父母未生以前。本無污染。何須修證。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有言皆是謗。六經亦為葛藤。齒是一把骨。耳是兩片皮。更從何處著言與聽也哉。夫教有顯有密。凡有言可筌。有思可得。列為六經。散為百行。種種色色。可倪可象。所謂顯也。父母未生以前。言言淨淨。言思路絕。不可執尋。不可污染。所謂密也。不明顯密之機。不墮於相。則淪於空。非善教亦非善學也。兄謂近來學者。隨人見轉。掠虛漏逗。崖山萬里。又萬里。吉安諸公。依倚攬奪。不夢見陽明先師到頭一着。亦聞牽帶。此等處。未須輕口速說。亦非副墨所能盡。而與究竟可也。兄謂三十年盤桓至此。實有所見。不是拾人剩語。此段心肝。惟翁可與剖判。不然。幾枉過一生。此悟後真實語。不肖敢謂兄未有所見。自此以往。工夫儘無窮。尚須有理會處。不但己也。文殊表智。普賢表行。善才在文殊會下。已得根本智。及在普賢會下。遍參行門。尚被迷失。譬之良馬之履康莊。方是起脚第一步。過都歷塊。尚涉千里程途。遂囂然自信。視千里為咫尺。猶未免掠虛意思。在。非實際也。兄自此能一切差別景象不離當下。因地一聲。全體放得下。

全體提得起。掃盡意識情塵。直至不迷之地。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方許為實得耳。兄謂佛陀百千義海教門。止是法身中一帳簿。直饒經綸盡大千世界。亦是腦後餘光。此等見解。從何處得來。今既如此勘破。此後經綸事業。又從何處下手。方免漏逗。平地行船。虛空走馬。可與知者道。不然。又成剩語矣。見教不肖。八十歲餘。今日不了。何時了。望我誠切愛我。誠至。敢不拜教。古云了尙不可得。豈有能了之人。撒手同行。披襟一笑。直出天地之外。登須彌山頂。以望世間。此世出世法。無足而至。無翼而飛。誠非拏雲掣電。手不足以了此。一著期與兄終勉之耳。此件事。須心肯意肯。自證自悟。直下承當。若待呼始上船。已隔幾重公案。兄謂此一番悟。是重生光景。恐落窠臼。亦欲掃除。其信然也。不肖亦曾記古德有偈云。彩雲堆裏。仙人見。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看。看仙人。莫認憊人手中扇。且道與艷辭。是同是別。請細參之。

與莫中江

吾兄決意還山。豈徒優游好遯。求以適逸。遐覽遠期。尙友千古。如鳳之翔。如龍之潛。神變隨時。固有非衆人之所能識者矣。吾兄素信此學。但平時記撰功深。鑽研力久。未能即忘聞見之心。若光光只信良知。自足以盡天下之變。恐亦未能脫然無疑也。良知是性之靈竅。本虛本寂。虛以適變。寂以通感。一掌無所假於外。譬之規矩之出方員。規矩在我。則方員不可勝

用。泥方員而求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此學未嘗廢聞見。但屬第二義。能致良知。則聞見莫非良知之用。若藉聞見而覓良知。則去道遠矣。顏子德性之知。子貢多學之識。毫釐之辨。在孔門已然。況後世乎。吾人此生。只此一事。學未入竅。終涉皮膚。即今請究知與識何辨。回與賜孰賢。反諸一念之微。細細別白。所謂第一義者何在。得個真的路頭。姑舍所已得者。務求其所未得者。教學相長。日著日察。使此學炳然光顯於世。于師門庶為有補。方不辜負丈夫出世一番耳。惟兄念之。

與馮少洲

辱公教愛。惓惓非道。誼深。何以至此。所愧去住匆匆。未終請益。徒有悵悵。伏讀來教。興意超然。先師良知之旨。誠千古正學。世之學者。聽得慣熟。從聞見抹過。未免悠悠。若信此原是生身立命之基。終身只一事。日夕兢兢保持。自不容已。竊窺公天性通曉。未忘徧物之用。志尙有分處。古人云。終日對越上帝。那有工夫說閒話。管閑事。一處究不徹。多般伎倆。要他何為。須令全體精神。併歸一路。始得相應。附去論學集。頗悉此義。幸密察之。

答孟會源

頃荷開心俯教。雅意惓惓。不肖謏菲。何足以當之。東還復承翰諭。益見虛受之懷。大學一書。乃千聖心脈。徹首徹尾。徹體徹用。只好惡兩字盡之。吾丈揭此兩字。以為聖學之宗。可謂一

口道盡。至博而至約者矣。孟子論夜氣，好惡與人相近，正是指出良心本來真頭面。箕子陳範，以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爲王道錫民之極。平且虛明之養，養此而已。皇極之建，建此而已。非有二也。大學者，大人之學。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慎獨致知，一循乎好惡之自然，而無所作。位育之微機也。故自意身心，以至國家天下，皆以好惡發之。首尾相承，體用一源也。中庸戒懼，慎獨誠意之功。莫見莫顯，必有所感之物。慎獨者，正所以致知而格物也。好惡本于性情。無有作好作惡，正是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利，未發之中，正心之屬。中節之利，修身之屬。致中則本立而道行。天地自此位，萬物自此育。家齊國治天下平，而王道備矣。此聖修之極功。大學之能事也。後儒以誠意之前，另有致知之功，分知行爲先後，則中庸由教而入者，爲無頭學問。將何所藉而從入乎。吾丈謂格物致知，原非缺漏，無待于補，可謂得其旨矣。但謂明德是慎獨之功，未與物接。至親民始與物接，似未免于分析之過。夫明德是萬物一體之體。親民是明德應感之迹。正所以達其一體之用也。聖人之學，恒寂恒感，無間于有事無事。而豈限於物之接與未接乎。大學論絜矩之道，惟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上下所感之物也。所惡於上下，是謂良知。毋以使下事上，卽是格物致知。平天下之要本，諸好惡好惡之真本。諸良知而已。大人事業，可當兒戲。惟丈其重圖之。

與汪周潭

粵自宛陵奉違，忽復改歲。道誼之私，如在旦夕。真性流行，無處不遍。無處不宜。斂而不拘，裕而不肆。神感神應，天則自見。此固吾丈見在行持公案也。某何足以知之。同案中可與共此者幾人。大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無非取善於人。若使人皆言德而後取之，則所取亦有限矣。所謂舍己從人，非但不善始，舍有善亦舍。方爲忘己之學。吾人日用應感，纔見已有是處，人有不是處，便是有我之私。非所以示大同也。幸密察之。弟春暮往赴江西之約，期與東廓念菴諸兄會于青原白鹿之間。蓋以會爲學，務求取善之益，非敢以學爲會也。日來就館消息，何如此。入道最切，勾當亦非人所能期必。況緩于此者乎。在有道者，知有以自適也。

與屠坪石

前冬奉晤，忽忽未盡合併之懷。至今念之，不能忘。每月逢七之會，六曹諸同志發心，真爲性命者幾人。得悟者幾人。師門良知宗旨，只從一念入微處著察，乃入聖真機。世間豪傑，多在識上承領，以識爲知。奚啻千里，不可不辨。凡一切應感有分別者，識也。無分別者，知也。目能別色，耳能別聲，妍媸清濁，了然不爽，是名爲識。目之於色，耳之於聲，泯然寂靜，不於一法而生分別，是名爲知。變識爲知，非是去識以全知耳。目不離聲色，而一毫不爲所引，天聰明也。是爲默識。此性命根源。大易艮背行庭之旨，毫釐之辨也。幸密察之。

與萬合溪

承賜學庸述義。以為千古聖學。只此二書。首章且極尊信師門教旨。尤見愛道高情。不同流俗。但中間抑揚。尚未盡原旨。意之所用為物。是喫緊要語。物之善惡無定形。意善則物善。意惡則物惡。格者正也。格其不正。以歸於正。為困勉立法。正與不正。皆從意根上用力。故曰格物者。格其惡之物也。若在物上求正。即為義襲之學。非大學本旨矣。敬所見。認物為欲。以格物訓為無欲。似抑之太過。吾丈訓格物為至善。似揚之太過。恐皆未得孔門立言之旨也。中庸戒懼慎獨。只是一事。不分動靜。中和由戒懼而出。不可謂常人俱有。丈已信得及。率性為聖人之學。修道為賢人之學。教為天教。位育不以效言。尤師門立言原旨。其說甚長。非面請不能盡也。不肖耄年。無復世念。惟求友一念。寤寐不能忘。衰朽艱於遠涉。徒有耿耿。竊窺我丈所見。已得其大。尚未免從見上立知。種種訓釋。涉於周羅。若能忘見。只從一念入微。徹底承當。可一言而盡。更為直截耳。

與張陽和

向領手書。知日來任道之志益切。良慰。此件事無氣魄。可湊泊。無才能可倚靠。亦無道理可商量。只從一念入微。神感神應。時時見有過可改。時時見有善可遷。便是入聖真血脈路。所謂講之以身心。非徒口耳傳述已也。昨見邸報。尊翁已復原職。豈徒蓋前人之愆。有光世德多矣。健羨健羨。虬峯巡院。心事光明。應務詳而有條。深信先師良知之旨。百凡動以為法。專

嗣特享風聲翕然。茲以從祀未定。特疏申請于朝。平泉公已身任其事。凡當局諸公。有須委曲求濟者。惟執事默約諸同志。維持其間。以玉之成。此道脈所係。亦吾人一生趨向所關。不容以自諉也。

答張陽和

領手書。并諸論學稿。具悉。明定造詣之槩。既膺起居之命。內館主教。勢不得兼。所云中鑿錄。未敢為不朽之傳。區區兩三年納約苦心。庶幾自盡。內館之設。事幾若微。于聖躬得養與否。所係匪輕。不知相繼主教者。能悉領此意。不作尋常套數。挨過否。來教所述張宏山論學之言。其義頗精。有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有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直揭本體。非高遠。非湊泊。殆有契於師門宗旨。其與徐魯源論學之言。謂古之聖賢。以一心建立萬法。未嘗有所摹擬于前。況於動靜語默。食息起居之微。又安能一一摹擬之。而後謂之學乎。陽明先生。揭出致良知三字。真是千古之秘傳。時時提醒。時時保任。不為物欲所遷。意識所障。易簡廣大。入聖之捷徑也。尤可謂卓然自信。勇於任道。確然不易。乎世者矣。頃者友人屠坪石。轉致荊州公所諭書。謂屠子好談理學。雅稱同志。意必實有所得。非空言者。不惟不以為諱。且從而縱說之。當事者之心。可諒矣。務空談而乖實行。庸或有之。自是吾黨不善學之過。非師教使然也。其謂魚兔未獲。毋舍筌蹄。家當未完。毋徹藩衛。未

得謂得。未證謂證。學之通病。尤有裨於聲教。此良工苦心。蓋將以明之。非故有所抑。而欲廢毀之也。但恐吠聲怖影之徒。巧于承望。有所更易。變置因噎而廢食。反使初志鬱而未暢。世道汚隆。學術興替。舉足重輕。關係不小。別嫌明微。不可以不慎也。所望秉執化權。宣昭義問。以翼吾道。使海內善類。以心相應。顯然知所歸向。無復懷疑。師門一脈。不致泯泯無傳。所謂萬代瞻仰。在此舉也。

與張陽和

相念忽復改歲。區區自夏秋來。臥病精神頓減。耳加重聽。此固老年常態。占知後來光景亦無多。神明鑿予。多言擾聽。以此示戒。未可知也。諸公時常聚會。更覺何如。見在只直達。開眼便見。閉眼亦未嘗失。原無動靜二相。纔涉見解。億度皆是鬼窟活計。不可不深省。定宇兒近來所見。當更妥貼。比部吳中准。在廣德時。興味儘超脫。用力處。尙未歸根。數時來。未見一言扣及。豈以爲得手。遂爾忘情耶。就是定宇所謂妥貼。亦未易言。無始以來。習氣有多少。未消煞在。須打併得空蕩蕩。無些子夾帶。所謂賊不打貧家門。始爲究竟耳。燕陽已離校後。所處益間適。吾人必有事功夫。不論閒忙。須時時競業。始不致空過耳。康洲質本金玉。自少身過。但一念入微功夫。尙缺綿密。不可以爲易而忽之也。不肖衰耄。已無補于世。但懇懇同善之心。老而彌切。惟願諸公。頂天立地。以萬古豪傑自期。不隨世界轉換。方見定力。亦吾人安身。

立命本分內事。凡諸公相會。亦望以此意時時提醒。始爲直諫之友。當亦同心不容己之情也。

與朱金庭

向領吾弟手書。知任道之志甚切。近來所造。當益沖邃。此件事無巧法。只從一念入微。時時求慊于心。便是集義真功夫。一切任名義。仗氣魄。倚見解。凡有題目可揀。皆是義襲之學。此便是學術誠僞之辨。吾弟天資本超穎。詩與字已歷群彥。詩爲心聲。字爲心畫。心體超脫。詩與字卽入神品。體格粘帶。詩與字卽墮俗套。所謂只此是學。非可以他求也。虬峯巡院。崇信先師良知之教。以爲有補于聖學。欲爲特疏。從祀廟庭。此興起吾道大機括。凡當局諸公。可委曲以替其決。當有濟也。

與趙穀陽

數時不相會。同心之懷。彼此所共。邇來新功日加。邃密聞京中已續同志大會。吾弟與楚侗二三君爲之倡。此人心向背之機。吾道何幸。向者舉似狂狷鄉愿之說。日用應感。驗得更何如。不能直信本心。畧藉外境好醜。以爲從違。皆不出鄉愿故智。此人品學術之大辨。不可以不深究也。中鑒之輯。自吾弟起因。今已脫稿。寄留龍陽處。取而觀之。自見杞人憂世苦心。三代以降。君亢臣卑。勢分懸隔。吾人欲引君於道。舍中官一路。無從入之機。譬如寢者得呼而

醒諸夢自除。中鑒所以代呼也。吾弟可細細披抹筆削。以潤色之。若以為有補世教。梓而行之。與諸鑒並傳。示法于將來。未必非格心之助也。先師從祀一節。天下公議。出於臺館諸公。上下周旋。以觀其成。諸公當能自力。不待贊也。

與趙穀陽

小兒南還。傳吾契道誼。聲譽之情良感。小兒下第。相知者多。以為慰。區區未嘗以此動念。消息盈虛。時之天道。譬之花樹。開發有時。非人所能必。又如橐籥。翕而自張。但世人欲速心重。故見眼前。若有所得失耳。時事如此。聞都下會友講學之興。亦落落聚所。復已外補。吾契如赤幟。鬼然獨立。相夾輔者。復幾人。吾人發心。原為自己性命。自信不惑。雖萬死一生。亦當出頭擔荷。若以世之向背為從違。所學何事。但同志相聚。不在言語意氣相強。菩薩不能自度。焉能度人。吾輩若能自信。從性命根源。徹底理會。無有一毫凡心。世念夾雜。攙和人之見之。自當相悅以解。所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若不能自信。而徒以求人之信。妻子童僕。且不能相保。況於人乎。此區區晚年行徑。自為有用力處。亦自為有得力處。幸吾契自信自愛。交修之望也。

與趙穀陽

與吾弟相別許時。形骸雖間。此心未嘗一日不在几席之側。海內相知雖多。能如吾弟知心

相信者。能復幾人。頃領手教。且詢知道況。清裕以政為學。一切應感。不抗不阿。人人信為有道君子。可謂不負所學矣。區區耄年。不敢廢學。只在一念上理會。時得箇活潑之機。與知解意識。播弄精魂。全無交涉。不知吾弟近來。悟入更何如。日用應感。若不能直信本心。畧從外邊好醜境界。轉換些子。便非自得之學。不可不察也。

與李見亭

昨者舟中奉教。去住匆匆。未罄鄙懷。次早遣价奉候。冀終所請。而僂舟已過發矣。悵如之何。此行望吾丈全體擔荷。隨上隨下。隨問隨忙。孳孳切切。以發明此學為事。做個出世間大豪傑。眼面前勘得破。不為逆順稱譏。所搖脚跟下。割得定。不為得喪利害所動。時時從一念入微。醞釀主張。討箇超脫受用。纔有所向。便是欲。纔有所著。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著。便是絕學。無為本色道人。一念萬年。更有何事。區區日用行持。亦只如此。出處雖殊。此志未嘗不相應也。竊窺吾丈此生志向。安身立命。已無別路可走。但日用應感。尚涉悠悠。缺發疑。缺受苦。進學全在疑。大疑大進。小疑小進。不疑不進。譬之走路。既有必到長安之志。纔舉足起途。便有三叉路可疑。疑了問。問了又走。不肯半途而廢。必到長安而後已。若終日悠悠。坐謀所適。或雖行路。而不肯發狠。自由自在。終無有到長安之期也。吾人既在路上。盤桓風波之逆。順盜賊之縱橫。即次懷資之得喪。困心拂意。有多少苦在。若是到長安之志。不肯休歇。境愈

苦志愈堅。衝前冒險。求遂其志。若欲自討安便。纔遇些小苦境。便生退心。亦終無得到之期也。今者則何以異此。兄既要做千百年大豪傑。不要只討兒前窠座快活受用。內翰清高。無落無難。亦易養壞人。有志者當生懼心。必須大疑大苦一番。疑者信之因。苦者樂之基。經此大疑。沉着研究。若無湊泊。方能有諸已而信。不然。知解籠統而已。受此大苦。轉展磨礪。若無聊賴。方能反諸身而樂。不然。情境假借而已。舉千鈞之鼎者。非鳥獲不能勝。區區於丈日有。望焉。東廓乃孫聚所。青年嗜學。不墮家聲。望加意周旋。以求益友之助。前途會蕭兌。隅巡院。望以此學痛與琢磨。兌隅為東廓入室高第。深信良知之旨。於此學煞有所見。有力量肯出頭擔當。非瑣瑣之比。縱科場事忙。迫只消示之風規。使官屬士民。知所趨向。自翕然有風動之機。使先師學脈。不致淪落。休戚一體之情也。學問之於明友。如魚之於水。纔一相離。便生枯渴。吾見到京。可密約同志十數人。時圖合併。此生可與性命相許者。眼前寧復幾人。種種力行好事。只是揀得好題目做。縱使文名蓋世。勳業格天。轉眼便成空華。若真為性命。只默默自修。自證以畢。此生當不以世而易彼也。區區年已望八。無復有用於世。而求友樂善一念。若根於心。老而彌切。嘗謂吾人在世。須享用餘年。顏子三十二而卒。三十二以外。便是餘年。孔子七十三而卒。七十三以外。便是餘年。若於此不知享用。營營逐逐。尙有歇不下念頭。真天刑不可逃也。可不哀哉。京師同心有詢及不肖者。即可以此相勉。亦交修之懷也。

與王龍陽

數時同志聚會。更復何如。他人尙有趨避。在吾弟家學承傳。不容自諉。百凡須勤慎。以身明此學。已信者同心共濟。未信者隨機接引。不激不阿。相觀相劇。同歸于善。才為克家之子。海內同志。才有所賴耳。虬峯巡院。深信老師之學。凡崇重表揚。無所不至。茲特疏從祀于朝。陸平泉公。職有所專。當身任不二。在位諸公。諒必贊成。亦公論之不容混也。

與祝成吾

洪都住返。深荷雅情。值執事違和。未及一別。為快。吾執事氣清近道。而精神微弱。此中須有養之之法。先師云。言語政事文學。大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所謂收斂。非徒槁心僻處。避事之謂。能于一切應感。直心以動。不作世情。陪奉勾當。常感常寂。內有主而外不蕩。方是真收斂。幸默察之。得此一路入頭。豈惟養生有益。千古聖學血脈。亦可窺矣。聞中將先師文錄。傳習錄。細細參透。當自有契悟處。始信不肖非迂談也。

與林益軒

不肯浪迹。求友東南。訪匡廬。歷鷺湖。道出信州。過承教。歛承詢孔門。可與共學之旨。往復商究。若有契于中者。非執事樂取人善。不存畛域。能若是耶。夫有必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吾人為世情功利所染者。自開方便門。悠悠度日。不肯出頭擔荷。只是無志。縱使要好。亦

只在世情功利上揀得些好事去做。且如守官清白。豈非好事。若未忘得要做好官之心。雖不爲富。却亦爲貴也。縱使忘得富貴之心。汲汲然要求好聲譽好勳業。只此便是功名之心。未忘得在此。必爲聖人之志。所以爲難能也。吾人今日。且未說到可與權地位。只可與共學。亦未易能。若果可與共學。從前種種世情功利熟路。便須頭頭斬斷。一心一意。只在道德上。討入頭。此可與共學之志。方是適道之基。譬如有志要到長安。不得不尋大路走。尋得大路。一心一意。只在此大路上行。方是可與適道。力行不息。脚跟下站得定。不復爲世情功利所移奪。方是可與立。到此已能強立不反矣。然猶未忘得固守堅特之意。到得可與權地位。方能從容自在。變動不居。無可無不可。珠走盤中了。無滯礙。此是人聖究竟受用處。吾人于聖人之志。且未歸一。便欲懸想究竟受用。何異孩提之童。初學行步。未免倚牆傍壁。放步且未能。而遂使之縱步遠適。不至傾踏而仆者。幾希矣。雖然。始學之與聖人。只有先後淺深生熟之殊。本無二事。只如學步之步。與縱步之步。先後階級。一毫不容自紊。然足之所履。實未嘗有異也。自聖學不明。道術爲天下裂。謂無可無不可。爲聖人事。初間且要有可有不可。夫伊尹夷惠。豈不是學。孟子以爲不同道。而所願學。乃在孔子。孔子無可無不可。自謂異于逸民。逸民固有可有不可者矣。夫無可無不可者。良知也。有可有不可者。意見也。良知變動周流。惟變所適。意見可爲典要。卽有方所意見者。良知之蔽。如火與元氣。不容以並立也。學者初

間。良知致不熟。未免用力執持。勉而後中。思而後得。到得工夫熟後。神變無方。不思不勉。而自中道。淺深誠有間矣。然此中所得。無所滯礙之體。實未嘗不同也。若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假意見以助發之。是憂元氣之不足。而反藉于火。以爲之用。非徒無益。其爲害有甚焉者矣。蓋不知淺深生熟。是謂淺躐。不知始終。只一事。是謂支離。衡之有權。造衡自權。始非至于終。而後有權。亦非用權之始。必假一物以益之。而後能也。發端既殊。歸宿亦別。孔子之十三子。始終條貫。可以默識矣。吾執事與中離丈相友善。志于聖學。蓋有年矣。同善之心。盎然一體。故不惜狂言。用致交修之懷。以期共進此道。固非敢薄望于門下也。邇者屬下士友。方興開講之會。首揭先師立志說。拔本塞源論。以爲學的。驚湖之後。此風寥寥。今日之舉。豈必人人皆有真志。淘金于沙。亦爲之兆焉耳。夫成已成物。原非兩事。盡人物之性。只是盡己之性。在執事既秉風化之權。貞教淑人。恐不能忘情于振德之助。在加之意而已。

與羅近溪

緒山兄回傳致吾兄道誼惓切之情。且詢知任道之篤。作人之殷。優游化導。以身作法。注措經綸。精神命脈。惟此一事。不但以文學飾吏治而已。士民何幸。吾道何幸。傳聞吾兄主教時。及因果報應之說。固知引誘下根之權法。但恐痴人前說夢。若不喜聽。又增夢語。亦不可以不慎也。何如何如。不肖數時行持。只尋常此學。只從一念入微處。自信自達。與百姓同作同



止不作一毫奇特伎倆。循此以報知己而已。

與羅近溪

宛陵浹旬相聚。極承款教厚情。不敢以言為謝。聞楚侗學院開講。疊疊之意。異于各郡。此即吾兄道念純固。有以致之。多士何幸。小試後諸友向學之興。能不變否。昔賢以有所為。無所為。分辨義利。兄真心普度。固知無所揀擇。然亦有安身立命用力之處。水漸木升。循循向上。方為有得力處。若只大眾混混。旅進旅退。恐終無補於身心。化理也。梅純甫沈思畏諸友。倡率諸友。能不倦否。貢立畧周順之。雖遠處鄉邑。亦能時來協贊否。無論聚散。問忙。只有此一件。須各各眞實行持。不徒托諸空言。庶圖有終也。亮之亮之。

與邵纓泉

頃辱示教。足感道誼至情。所謂直心之說。非欲公簡抗率易。以不顧人情。不量勢事為直也。人之生也。直是心之本體。人情世事。皆此心之應迹。纔有毀譽利害。夾帶其間。始不能直。始有許多委曲計較。若能忘得毀譽利害體態。直心以動。自有天則。日與人情世事。旋轉而不為周羅。萬緣擾擾。獨往獨來。盎然出之。而不為率易。公素留心於性分。似柔而實剛。所謂天則也。此猶以應感之迹而言。若大本大原。含蓄寶藏。尙期一叩精義。以求盡合併之懷。不負數年神交之初心也。

答宗魯姪

辱翰惠遠及良感。不遺展讀。云晨起授衣。昏暮乃入。無有餘力及於學問。此意流傳。殆千百。年似是而非。不可不早辨。所謂問學。乃見在日履。不論問忙。無非用力之地。若外見在別有問學。所問所學。又何事耶。大禹八年在外。三過門而不入。勤勞如此。却只行所無事。不鑿於智。便是禹之問學。顏子陋巷。屢空不改其樂。便是顏之問學。若外此別有所學。忙時是着境。便生厭心。閒時是着空。便生意心。又何得為同道耶。昔者有司聞先師之教。甚以為好。但為簿書期會所絆。不得專業體領。先師云。千聖學派。不離見在。故曰致知在格物。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非推極知識之謂也。格物者。體究應感之實事。非窮至物理之謂也。自聖學不明。儒者溺於所見。不能反身。陷於支離。而不自覺。正是古今學術同異所在。老姪試取陽明先師傳習錄等論學諸書。反覆潛玩。自當沛然。無所疑矣。區區耄年。不敢廢學。非徒接引後生。實取人為善。求以自益也。

答劉抑亭

歲終領手教。具悉惓惓。憫時憂道之心。一失人身。任所漂泊。累劫而不能償。迷人見種種情慾。以為實有。依戀營為。終身而不知返。所謂言道者多。知道者少。此非吾丈生死心切。誰肯興言及此。豈勝警惕。不肖夏秋以來。臥病半載。耳加重聽。一切交際亦省息。豈上天憐予攬

聽多言以此示戒不敢不深省。衰齡殘質。後來光景已無多。生死一念。較舊頗切。古云平時明定。臨期自無散亂。有生死無生死。皆不在計度中。一念惺惺。冷然自照。縱未能超。亦任之而已。吾丈自謂已入壯年。沉沉半生。竟無一念可自撐持。尤見虛受之戚。謂不肖殫力窮年。主持道脈。此豈可以意氣承領而得耶。各各自反自力。所謂默成而信。實非言說可了也。陸與中一生擔荷。費志以沒惜哉。

與吳安節

執事誠心愛民。通邑老稚。無不信戴。善政方孚。不意以憂去。日切去後之思。非謏言也。讀禮之暇。知專志此學。古人毀不滅性。哀亦是和。若于此勘得分曉。便是入聖之基。蓋此學不離見在。集義與義襲。所辨只毫釐。哭死而哀。是集義為生者。即是義襲。推之一切感應。無不皆然。此學脈也。幸時時密察之。同志每月之會。能不廢否。執事雖憂居。不妨默與贊成。一體同善之應。自不容已。區區八十餘年老叟。世界有何放不下。惟求友一念。老而彌切。亦不知何心也。

與邵仰遠

首夏獲奉教義。去住匆匆。未盡所請。即如執事自敘初年真純之志。不同流俗。超脫之興。已是人聖血脉路徑。後被世習混染。乃是鏡體之明。偶被塵翳。及其刮拭既淨。固無傷于鏡體。

也。伯玉欲寡過。未能執事以仰遵為號。其所存可知矣。且執事平好惡以宜民。以政為學。不事空談口說。迺聖門致知格物之宗旨。盡天下是非。不出好惡。良知者好惡之機。是非之則也。隨事隨物。致此良知。即是格物。實落致此良知而無所期必。即是誠意正心。所謂一貫之精義。與後世分知行為兩事。以窮至事物之理為格物者。不但毫釐千里。此古今學術同異之辨也。宛陵諸掃稿。與楚侗公問答稿。無非發明此意。會中士友能傳之。諒已入閩。人生惟有此事。學貴有根。如吾執事初年之志。即是入道之根。一切行持保護。應感酬酢。不過培壅灌溉。此根使之充長而已。他無所事也。千萬自愛。

與顧海隅

吾執事于此學。即已篤信。邇來應感酬酢。喜怒順逆境界。能時時不忘此意否。居官行政。不出賞罰。賞罰所以飾喜怒之應迹。而本原在于未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方有中節之利。而喫緊用力。其機在乎一念之良。立此謂之立本。達此謂之達道。天地此位。萬物此育。千古聖學。舍此更無別路可入。惟執事默成而信。以直心行之。不以一毫世情習見。知解伎倆。攙次其間。使機常在我。中和從此而出。乃聖修之極也。

與董菽齋

緒山先生回。道諸質向學不懈。良慰。此學不在人情陪奉。格套周旋。乃是身心自討受用。蓋

吾人喜怒哀樂之情無時不發。人倫庶物無時不應。必見得未發之中始能中節。一點靈明不至境上抹過。始為日著日察。今日既為諸賢信手拈出。亦是千古一快。若復悠悠自甘怠棄。不如不聞之為愈也。會須力行以承之。若論此件事得失好醜。莫非吾師。原不以外境為加減也。

與黃海南

日者文旌入敝地。已與麟陽為數日攀留之計。乃以人事牽纏。未申款曲。為歉。賢橋梓高誼。僕所久懷。古有觀志觀行之訓。吾執事志行卓然。又信此學。知不墮于卑汚。但高明一路。亦非氣魄所能承領。須從一念入微。處理會。常見已有過可改處。常見有不盡分處。方是致知格物實學。方是謙尊而光。著意高明。翻成亢激。于人情反有未協。淑身寧家之道。或有所未盡也。因執事有道誼之愛。敢以此言相聞。當不為迂也。

與鄭石淵

賊生來領手教。捧誦再三。知好學不倦。問道疊疊。尤用欽躅。夫道有本而學有要。良知之訓。海內誰不與聞。然能實致其知者有幾。每不肖過南譙。學中同志會者不下百餘人。自南玄招棄。漸致零落。而不肖亦罕至今。法堂前不止草深一丈矣。大抵世情是熟境。名利是舊習。譬之猿猴。偶被循訓。著衣冠。以為能揖客。能捧茶。纔見眼前果核。依舊跳蹶。褫毀復其故態。

矣。今者則何以異此。若肯發必為聖人之志。循其本。執其要。只奉行一念獨知。朝乾夕惕。不放些子出路。新功得手。舊習自消。生機不息。熟境自忘。所謂易簡直截根源。于已取之而已矣。吾執事既不廢舊學。還望羣集舊日諸友。作南譙十日之會。以終大業。不使人以猿猴目之。亦師長分內事也。

與俞虛江

久聞台侯開府閩中。信義素洽。藏於九地。動於九天。樽俎折衝。特指顧問。爾古來儒將歸之武侯。其要在於學。學以廣才。靜以成學。非有二也。多事紛紜中。主靜功夫。更有得力處否。嘗問陽明先師。人稱川兵如神。何術以致之。師云。我無秘術。但平生所自信者良知。凡應機對敵。只此一點靈明。神感神應。一毫不為生死利害所動。所以發機慎密。敵不知其所從來。在我原是木分行持。世人誤以為神耳。荆川兄憂世一念。可貫金石。原無一毫依附之情。但自信太過。運謀出慮。若可與先師並駕而馳。欲以轉世。不幸反為世轉。致增多口。於此見則何所損也。吾丈素信先師之學。且知荆川深。故述以請證。

與戚南塘

春初聞丈少挫。方以為慮。近接手報。復得大捷。餘寇多驅入廣境。內漸安。誠與才合謀。與勇濟。以全生為主腦。以除殘去暴為權法。持之久遠。不要目前近利。古所謂儒將者非耶。兵革

百萬之中。不忘論學。從一念上討生死。可謂知所用力矣。紉繹止止堂集。尤見造悟真切。微言隱義。儘有所發。但中間尚有承襲舊見。未超脫處。大學首章。乃孔門傳述古聖教人一大規矩。明德親民。止至善。是大綱領。後儒以親作新。以致知為推極知識。以格物為窮致物理。失却古聖一體立教宗旨。吾丈集中所示經解。千里毫釐。正在于此。不可以不辨也。今階解義一冊。細加參詳。更當有豁然處。古人以靜為學。公餘尤望時時靜坐。窺見本來面目。欄柄在手。天下事皆迎刃而解。蠶午不足理矣。

與魏敬吾

舟中一宵心話。百年相許之期。定盟於此。吾兄於此件事。已知認真。不肯放手。不肯歇手。但入微一路。尚須有商量。吾人在世所保者名節。所重者道誼。若為名節所管攝。道誼所拘持。便非天游。便非獨往。獨來大豪傑。無思無為。不是聖諦受用。乃是吾人入聖第一著行徑。日征月邁。兩無相虧。惟有此而已。惟不能自信。未得個悟入處。所以未免傍人門戶。終日不放。手不歇手。亦只是世法修行。懸崖撒手。終是承當未得在。頃與見羅書中。有德修罔覺之說。幸相與密參之。

與李見羅

南浦過承追送。匆匆奉別。為念。日來與敬吾兄相處。更有精義。所云德修罔覺之意。曾細參

否。良知本無知。如鳶之飛。魚之躍。莫知其然而然。即此便是必有事。即此便是入聖之機。精采無可逞處。氣魄無可用處。知識無可湊泊處。略涉精采。氣魄。知識。商量。便非無聲無臭宗旨。此是學術毫釐之辨。吾人終日操持。懸崖放不得手。只是少此一悟。或以為要妙。或以為荒唐。在知道者。默而存之可也。所紀尊翁會語。已改數語。中間相警處。不妨直諒。亦恃一體故也。

與李見羅

不肯與世契。相違若干年。每思道誼風神。如在旦夕。聞嶺南大功。為當事者所攘。且抑其進。與有道者何損。邇聞家食益精。所學不以欣戚櫻懷。尤見定力。前見所著大學古義。以修身為本。以知本為宗。豈是以修身為本。天下國家皆末也。故曰物有本末。此謂知之至也。吾世契所見。非有異於師門致知之旨。蓋彼此各從重處提掇。知是身之靈明主宰。身是知之凝聚運動。無身則無知矣。無知則無身矣。一也。區區晚年。於此更覺有悟入處。但無由與世契一面證耳。

與張含宇

傳聞有淮上理刑之差。果然得便迎養。亦一樂也。向因吾契會拈夜氣之說。畧談其槩。不知更有理會否。吾契得於家學。此生知無別路可走。但領會處。非可從意氣湊泊。格套循守。須

從一念入微處體究。千尋之木。始於萌蘖。放海之勢。兆於涓流。外此別有所湊泊。循守皆義。襲之學。非師門致知宗旨也。問中可掃密室。焚香靜坐。程門以此為善學。蓋緣平時此心做主不定。未免向外馳散。未免藉此以為收攝。時時求慊於心。方是集義所生。方是達本窮源。信心漸深。功行漸熟。遇境不動。微動即覺。不為所礙。方見有所得力處。久久慣習。觸處逢源。方見無可用力處。此勿助勿忘火候也。區區年來行持。亦不出此。望吾契服膺弗怠。川終大業。方為有光家學耳。

與殷秋溟

吾人之學。原是與物同體。成已所以成物。成已謂之仁。成物謂之智。合內外之道。性之德也。若自謂成已。而不能成物。縱極護惜軀殼子。只成自了漢。是謂小成之法。非君子所貴也。聞近處毀譽之衝。能平懷視之。一毫不動念否。乃是上天以此檢驗吾人定力。纔被勘脫。便是功行有滲漏處。所謂即此是學。非徒挨排遣適而已也。今既當作人之任。秉持教鐸。與世界痛癢。原是相關。舊尙有愛情精神之念。既已勘破。更當有轉身處。觀光館自甘泉公。東廓松溪南野三兄。登壇說法之後。法堂前已草深一丈。吾人主持世界。繼續光顯。正在今日。望吾弟舍身為道。與世推移。以萬物各正為已。分事以一物不得為已。責一毫不以毀譽利害攙次。其間方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行徑。然吾所謂捨身。非是將精神潑撒陪奉世界。須從一

念入微取證。一念靈明常感而寂。即是成已。以此覺人。教學相長。即是成物。此是直心以動性體自然作用。所謂既以與人已愈有。區區晚年受用。蓋嘗折肱而有得者。纔涉安排。便落意態。纔泥見解。便着識情。非易簡直截之宗也。因吾弟相信之至。略露端倪。不然。人將以為妄矣。古有任生死超生死者。死生只在眼前。眼前毀譽利害。有一毫動念。一不來處。便是生死。一不來樣子。只此一條路。更無躲閃處。平時澄靜。臨行自然無散亂。平時散亂。臨行安得有澄靜。孔門所謂未知生。焉知死。已一句道盡。是謂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軀殼非所論也。若夫超生死一關。生知來處。死知去處。宇宙在手。延促自由。出三界外。五行非緣數所能拘限。與太虛同體。亦與太虛同壽。非思想言說所能湊泊。惟在默契而已。成已成物。原非兩事。養德養身。原無二學。乃是千聖相傳秘藏。此生與吾弟性命相期。潛見雖殊。此志未嘗不相應也。珍重珍重。

答殷秋溟

去冬聞主教成均。鐸音益廣。昔甘泉公。東廓丈。皆任此事。甘泉歌詩講禮。東廓分明習射。雖未臻實際。士類多所興起。譬之黃鐘大呂。鼓動於羣夢之中。一時風聲所感。固作人分內事也。吾契虛明鎮定。以身為教。氣象更當不同。但念吾契。素有喜靜厭煩之病。近雖覺破。終有此意思。在人既為此一大事。因緣出世一番。豈忍為自了漢。一體同善之心。自不容已。凡與

聖只在一念轉移之間。似手反覆。如人醉醒。迷之則成凡。悟之則證聖。迷亦是心。悟亦是心。但時節因緣有異耳。此件事不論潛見出處。只看主腦何如。誨人倦時。卽學有厭處。相長之義也。千萬自愛。

與林介山

昨承手教。知日來道履之槩。良用慰浣。吾兄心事。弟輩所素信。固不待白而後知。但致知工夫。無有盡藏。時時只知自反。時時見得有過可改。一毫不起怨尤之心。方是格物實受用處。世人齷齪誹謗。如含血噴空。固自污染不上。中間客氣童心。任情作惡。病痛能保其必無否。此便是見所當速改。不待終日者也。且見處此多難能。自遺繹比之戚戚沉溺苦海者。奚啻什伯。若只從清虛意見上抹過。便信以爲無累。與聖賢反已改過實作用。却恐未得相應也。古人云。天下何事最苦。眼前不明大事最苦。吾兄當此一番境界。若果能眞證實悟。了得此一着大事。將無人而不自得矣。官之有無名之得喪。何異風之過耳。尙足以動念哉。

與吳中淮

昨寓徑桐川。見執事款留懇肅。虛懷樂受。數日交承。顯參默證。可謂傾倒玉瓶矣。此件事。非是意興所能做得。必須立定脚跟。綿密保任。久久行持。自然有透露處。自然有超脫處。非可勉強襲取而致也。政與學。原非兩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而其功正在親民上用。親者萬物

一體之謂。其幾不出于好惡兩端。民好好之。民惡惡之。不是因人有所加減。蓋我之好惡。得其正。自然合於公心。同心而出。治道所謂絜矩也。若有所作焉。則僻未免。拂衆從欲。便非一體之學。其幾只在一念發動處。自照自察。一毫瞞他。不得不慎也。珍重珍重。

與吳中淮

區區暮年來。勸得生死一關。頗較明白。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人生天地間。此身同於太虛。一切身外功名得喪。何足以動吾一念。一日亦可。百年亦可。做個活潑無依閒道人。方不虛生浪死耳。惟是老師所傳。究竟一脈。未得人承領。日夜疚心。世間不無豪傑。明爽者。或失誠實。篤厚者。或失穎慧。所以注念於吾執事。尤耿耿不容已。不知近來行持。更復何似。知吾丈愛我信我。當不以爲繆悠也。

答程方峰

使至。領世丈手書。反覆展玩。審知信道之篤。晚年優游樂道。所見益邃。良用欽企。天泉證道。大意原是先師立教本旨。隨人根器上下。有悟有修。良知是徹上下真種子。智雖頓悟。行則漸脩。譬如善才在文殊會下。得根本知。所謂頓也。在普賢行門。參德雲五十三善知識。盡差別智。以表所悟之實際。所謂漸也。此學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不可以言。思期必而得。悟有頓漸。脩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放寬。著一頓字。亦是期必。放寬便近於忘。期必

又近於助。要之皆任識神作用。有作有止。有任有滅。未離生死窠臼。若真信良知。從一念入微承當。不落揀擇商量。一念萬年。方是變識為智。方是師門真血脈路。世丈謂區區妙悟神契。獨先得之。區區實無所得。蓋常折肱於此。偶有所徵耳。竊念世丈種種行持。只幹辦此一事。知無別路可走。然尚未脫意根。種種參會。養此良知之體。使光潔圓淨。能寂能照。觸處似無所疑。不為無見。然尚未離見解。若欲度脫生死。會通世出世法。更須百尺竿頭進步。從何處着脚。忘意忘見。庶幾得之。見來教建閣五峰洞中。專事養靜。打眠安息。一念惺惺。不忘之意。令人有飄然神游之興。衰年艱於遠涉。無由合併。終此究竟一言。殊為耿耿。

與胡鹿崖

吾兄處謫鄉神思妥貼。足知日用功夫。隨處得力。但以此望諸衆人。是為奇特。自吾兄視之。只是家常茶飯。此外功夫。還須有可精處。吾人學問不得力。只是一種世情鬧熱。心放不下。下者以功利馳騁。上者以事業揮霍。最上者以道術通融。此等鬧熱處。譬之塵埃與金石之屑。好醜雖不同。其為明眼之累。則一而已。若非徹底懲創。痛將冷落枯淡下來。欲與至道相應。不可得也。至道本淡淡之一字。便是吾人對病之藥。纔冷淡。便見本色。纔鬧熱。便落世情。此中非見解所能溲泊。非氣魄所能支撐。自痛自癢。惟自知自力而已。某于吾兄有同心之愛。敢以所病而藥者。就正于兄。彼此不憚服食。得為天地間少病男子。亦千古一快也。

與周洞巖

士友自閩中來。多傳相念之情。可謂迹遠而心邇矣。貴省自南野先生捐謝後。東廓雙江。明水諸丈。先後相繼而逝。同心日就蕭索。念庵兄去秋一病幾危。今雖平復。右手尚苦揮灑。且閉關不出。諸友聚會之興益孤。思之惓然興懷。所望吾兄益務征邁。時時從真性流行。不閑不縱。雖當兵革紛馳之中。不忘飲水曲肱之樂。一毫不為幻境所奪。明道所謂萬變在人。了無一事。須親身勘過。乃見大豪傑作用。若只揀好題目做。抹殺過時光。甚非所望於同心也。

與徐龍寰

來教欲從事于寡過。知虛受求益之懷。過者聖賢所不免。但辨有心無心。從一念取證。陽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是希賢希聖真根子。有無之間。其機甚明。瞞他些子不得。吾人今日之學。未能光顯於世。雖是致知功夫未切。亦是格物未有歸着。物是見在應感之實事。既有民社之職。種種簿書期會。便是感應之物。於此磨得心平氣和。不急不緩。以直而動。纔過即覺。纔覺即化。便是格了簿書期會之物。一切酬酢逆順好醜。莫不皆然。非必習靜與讀書然後為學也。

與魯畫堂

執事宰劇邑。撫疲民。一切經綸注措。足以孚衆情而當上意。足占幹居之良矣。願吾人一生。

惟有此學。無論閒忙順逆。皆是圓明一竅中流出。日應萬變而不窮。苟此中不得機竅。只在境上隨緣抹過。忙時便躁。閒時便昏。順則恣情。逆則拂意。了無自得之處。然自得在於深造。而其要莫先于澹。世情澹得下。則不從軀殼上起念。欲障漸除。真機自然透露。人我兩忘。好惡不作。平懷順應。坦坦蕩蕩。無入而不自得矣。此古人平天下之大道。不可以襲取而偽為者也。向與執事別時。曾談其梗槩。見執事憮然若有所契於中。故為中告之。亦一體相成之意。不容自己也。

與蕭全吾

賁受軒云。執事在白鹿時。向道之志甚切。所見亦邃。詢問居官作用。能盎然出之。不失初念。否。予以為潔已愛民。更無可訾。若講學風聲。未見鼓動。豈意興少減于白鹿時耶。承執事道誼相信。故以相聞。幸密察之。存齋公學則一書。雖調停兩家之說。以此開發初機。亦甚有補。謹附覽。可即命刻之。以廣其傳。亦歌絃一助也。

與完璞會中諸友

不相會許時。近來會聚之興。何如。督學使者。不喜此事。意見不同。無足為怪。但此事原是追復先賢道場。又經四五撫按與學憲詳議處分。已有成案。縱欲變更。豈肯甘心自外于名教。但願諸賢牢立脚根。默默自脩。養晦待時。終當有清泰之期。損益盈虛。時乃天意。天意欲玉

成諸賢。故生出此一番艱苦。以為堅志熟仁之助。若諸賢不能自立。隨世起倒。雖使終身處在順境。只成支吾粉飾。過日于鍛煉磨礪。未有分毫補益處也。烈火中方見真金。若只是鍍金假貨。隨火銷鑠。則自討敗露。亦不足惜也。立與不立。只在一念轉移。真假可以立辨。且彼作惡。亦是吾黨依藉假途。有以致之。若真修行自立。如周如程。彼豈作惡也哉。望諸同志各自自靖。不為虛聲浮響所撼動。以身明此學。方為出世偉男子耳。

與宛陵會中諸友

不肖得與諸賢為數日之會。雖曾大眾請教。未及各罄底裏。以盡交修之懷。殊為歉快。諸賢敦行好修。不同流輩。所謂豪傑之士也。自古聖賢。須豪傑人做。然豪傑而不聖賢。亦多有之。以其習氣勝而志不遠也。人聖入賢。自有真血脈路。反身而求。萬物皆備。自成自道。乃為大樂。非意氣所能馳騁。非知解所能湊泊。非格套所能摹倣。其本原自無而生。有其功行自有。而歸無有無之間。其機甚神。一念自信。獨來獨往。旁無牽累。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與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孔子曲肱自得。其樂一而已矣。此樂是吾人生生之機。如樹之萌芽。生意本足。雖至千尋合抱。未有不從培養萌芽而得者也。在吾人則為夜氣虛明。聖賢所從以入。自此學不明。世之學者。不知生意所自出。不從真息中尋討。徒欲向外馳求。意氣愈盛。知解愈繁。格套愈多。而本來生機愈窒。雖使勳業掀天。文才蓋世。不過探枝



摘葉伎倆與清明根本未有分毫交涉也。因諸賢惓惓相愛，不以不肖為鄙，故敢申布狂言。少致相助之意，惟諸賢自愛，盡去習氣，用終遠業，吾道之幸也。近溪公以身任道，興起多士，又得諸賢為之先後，可謂一時遭際。然此件事，乃是自己一生立命安身家當，若時作時止，因人起倒，不能恒以一德，未免出於有為而為，不惟世人指為談柄，諸賢當亦不能無愧心也。

與賁玄畧

同志傳聞吾弟日來精詣，教學相長，孚信者衆，知有真機，默為感觸，非徒言說知解，相酬應而已也。區區年來，亦真見得此學，不可一時不理會，小心翼翼，對越上帝，乃是吾人日履行徑。數時來與朋友相聚，處觀法，彼此受益與舊亦不同，但眼前後輩，真發心為性命者少。去年往江右，吊念庵兄，雙江東廓，魯江明水，相繼淪謝，吾黨益孤，老師一脈，僅僅如綫，自分年衰時邁，須得真發心者二三輩，傳此微言，庶免斷滅宗傳。不知相接中，亦得幾人否？年來海內風聲，雖覺鼓動，針針見血者，亦不多得。科中敬吾緯川，頗深信此件事，部中魯源思默，皆有超卓之見，可時時覓會，以盡究竟之談，所謂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此也。

與梅純甫

相聚浹旬，知吾執事悔悟懇切，此生卓立之志，定不因人起倒，此固執事心盟，亦諸友心服。

者也。古云：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密窺吾執事舉措，應感多失之輕，一切笑語，未免隨衆洩漏。主宰處，缺明定，堅凝明道云：悟得時，活潑潑地，不然只成弄精魄。此生既已委身做此件事，復為世情兜絆牽纏，非豪傑也。會中諸友，亦有數人可共事者，時時將此意與之提省，使有用力處，方有得力處，泛泛從遊，只成孟浪耳。

答梅純甫

信宿祠中，承吾弟力疾支陪，扣請齶齶，於此件事，比舊儘著緊。所云覺有受益得意處，此是吾弟自能取益。若曰：真意薰蒸，化機圓透，似若過譽，非所敢當也。來教以未盡密旨為快，尤見求益無己之心。吾弟此生行持，知無別路可走，但向來尚從解悟而入，不離識神。雖時參校外典，尚在言詮上討求，日逐應感精神，尚有意緩。雖處靜時，不能常體凝寂，未免假借於物以相勝，勉強支持，非昏沉則散亂，無可奈何任之而已。若如此挨排過日，雖百年有何了期。此皆是識神用事，往來起滅，總是生死之本。若能深求密究，討箇變識為知路徑，更須一着喫緊用力處。夫識與良知，同出而異名，所爭只毫釐，識有分別，知體渾然，識有去來，知體常寂。故曰：良知如太虛，萬變紛紜，隱見於太虛之中，而太虛之體，廓然無礙，其機只在一念入微取證。此是吾人隨身規矩，不可須臾離也。學有緝熙光明，只此便是不容歇手公案。顏子所以欲罷而不能也，大匠能使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巧之一字，乃最上一機，存乎心悟，非

解悟所及何時再晤終此究竟。

與梅純甫

承遺吊深領道誼一體至情老年遭此頗覺難堪吾弟談虎色變休戚所同情之所感自有天則此亦吾弟驗過真實語因此勘破世間皆是假合之緣雖父子骨肉亦無三五十年聚頭哀樂二境如寒暑代謝亦順之而已聞志學書院漸有次第諸友會集不減於昔既翕然成風久當可望來教謂一切俗事絕念無營而精神意思尙缺凝聚學問功力尙屬悠緩只此缺凝聚悠緩便是世情根子未淨所在若果朝夕究竟只此一事便是單刀直入舍性命行徑豈容更有礙膺之物耶。

與周順之

緒山兄回知吾弟精神完健足勝登涉夙疾普消亦是學問一驗近見吾弟任道懇懇爲衆心切此是一體痛癢不容已處但此中只好平懷順應一毫着不得意見揀擇況以鄉士夫料理鄉中事宜尤難於直遂在吾人應感豈有一毫私意夾帶其間但人情有礙是自己意見有礙善惡固自分明若太爲揀擇亦覺傷和易道尙有匪正之胥不可不細玩蓋曲成萬物方是格物方是良知入微功夫且吾人習心未化未能脫得意見一切世間稱譏好醜皆須消歸在己從入微一念自信自考以求日新若一毫歸過於人見人不是便是意見作障

不可不察知吾弟爲道志專自能照徹不待區區煩言也水西精舍得近溪照庇免於傾圮此尤足諸賢立命安身之地時當係念捨身擔當葺理庶幾爲久大之業耳。

與周順之

有簡候計已入照老年遭變情覺難堪因念世界缺漏豈能平滿亦安之而已來教謂不理人口幾陷不測此等處不可一毫責人正是吾人精義所在譬之人被蛇蝎所傷只好自反不能遠避豈可動一毫作惡之心況吾人立於天地之間須令我去處人不可望人處我省愆視履以求無忝此是本分勾當天之玉成吾人不如此不足以任大而遠到也千萬自力

與周順之

太邑數日之會情已懇到黃山一游興更超越吾知塵世汨沒不少也執事此生堅忍卓立之志已知自信但日逐應感理會性情功課尙缺慎密尙有觸得動處爲境所奪處爲事所擾處臘月三十到來未免手忙脚亂此亦是吾人通病幸共勉之區區此番出遊打疊頗乾淨人已交承便覺有受益處以此知應感之機甚神成已成物信非兩事也友之令弟向學之志比舊覺稍緩於此不痛加懲艾終妨道業蓋此事須從一根上切實做起非打乖弄影所能湊泊也。

與沈思畏

黃山之游。興頗超越。惜吾執事不及與。吾人一生。惟有此學。執事既已信之矣。然此學不能光顯於世。使人得藉為口實。其病只是牽情。獵心不忘。終妨道念。此區區素所折肱者。聞諸士友云。吾執事近亦頗有牽情之病。幸密察而痛省之。若情慾一節。尤當閉關養德。養身莫切於此。此同心之誓。吾道之望也。二位令器。不及另啓。家庭唯諾。舍講學之外。率未免為獵心也。

與沈思畏

遠辱昂慰。良感休戚之情。老年處此情事。若不能堪。賴平時師友之教。未至殞滅。志學書院。聞已就緒。同志聚會。不減近溪在任之日。皆吾弟與純甫二三君。維持興發之力。即此便見諸君不厭之幾。生意人人本有。但須從一念入微。識取弗為世情氣習所蝕。未有不自得者。古云樂則生矣。惡可已。則不知手舞足蹈。不知之知。始為真知。此入聖微機。幸與諸君密察之。區區行履。只尋常而意味頗適。未敢便為自得。然此中却儘有商量處。何時合併。終所請也。

與丁惟寅

與執事不相會者許時。每同志來。詢知年來向道。懇篤汲汲。以興起來學為己任。非力量能負荷擔當。何以至此。但傳聞微有自高之病。自視既高。看人便低。便不能時時取益。古人不

自滿假。以謙而受。乃是真見得本來有無盡藏。真見得人人有善可取。無有揀擇。此顏子所以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欲罷而有所不能也。千萬自勉自艾。蓋區區以千古大豪傑望吾契。不可以小得而止足也。

與杜惟誠

汝明來。得吾契手書。知年來履歷艱苦。困鬱之狀。令人惕然。然在吾契。能隨處鍛鍊。消磨求箇出頭。不至大困。亦便是學問得力處。譬之種樹。只要一根生意不息。沍寒深凍。未必非堅凝之助。耐心等待。會有開泰時候。此消息之機也。九龍之會。近覺何如。大凡起會動眾。固在以身任之。亦須令此身時時作得主。時時清楚。不為大眾所困。方是超脫受用。所謂不以天下萬物撓己。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乃是學問極要緊處。知此。則知格物之旨矣。區區年來。覺破此關。隨處與人周旋。頗覺省力。吾人習氣未盡消除。不能無過。一切世間稱譏好醜。皆消歸在己。自信自艾。以求日新。不敢一毫歸過於人。亦不欲以此動念。作粉飾伎倆。此是一路一頭。獨往獨來學脈。一切見聞意識。雖極玄妙。總是問圖度。不願諸友復以此擔閣也。明年聞欲入深靜處。亦是不耐煩勞。欲求超脫之計。但今日格致之功。在隨處取正。只一念上盤桓。若起靜見。便是拈一放一。恐入山時。亦便不能泰定也。何如何如。明春仲天眞時祭。順之思畏諸友。畢來。若能隨眾過此。更當面與分割也。

與焦仲明

兩月往返周旋。見執事意味勤懇。道念真切。吾道之幸也。兒輩念執事與以寧遠涉。通簡為歡。歸家何日。百凡應感。更能超脫。不沾滯否。只此超脫不沾滯。便是入聖之基。纔有沾滯。便是習氣為祟。不可不念念提省也。以寧世情本淡。但用力處還欠精的。聚會夾持。不妨直諫。相勉。所謂不有益於彼。則有益於我也。

與蕭以寧

兩月往返。相聚意興超然。即此便是入聖徑路。然須時時克念。乃能保任。縱有一知半見。亦成乾慧。與法流不相接。求其滋潤。不可得也。吾執事世情本淡。亦是資性帶來。未必是學力之徵。此學有川力處。意思自然充潤和暢。源泉混混。以漸而達。性得所養。世情自忘。方是日著。日察。真機沛然。自不容已。資性不足恃也。

與王濟甫

此行欲與執事細敘。致合併之懷。何意執事遭大壽堂之變。不能周旋山水。默相證悟。殊為快快。別後諸友會敘。更覺何如。仲明以寧相從兩月。意思儘覺超脫。於區區年來心事。亦能信之。可往台泉聚處。數時。當有所發也。吾弟意思。似欲超出上乘。力量氣魄。却只中人之資。種種見前。尚有計多滯礙。相自己。尚有伎倆心。分別境。徒欲以見解破除消融。妄窺上乘。拈

一放一。祇增滯礙耳。試默證之。當知予言之非狂也。

與沈伯南

吾執事信道懇切之情。念念不能忘。執事天性沖和。動靜有恒。自是寡過。與世間逐逐者何啻千里。但此學須發憤。篤實光輝。以求日新。方是出世偉男子。聖門不取狷而取狂。以其見超而志大也。只任見成。資性不思。翕合善類。輔成正學。亦不過為自了漢而已。非所望於賢者也。

與吳從本

此會見執事意思營營。胸中若有物相礙者。念吾執事素相信愛者。不容自默。故中致一言。此學無奇特相。無些子伎倆。可倚靠。致良知之外。另有出世勾當。即是異學。致良知功夫。不出倫物感應。自有天則。於上下交承。不能慎動。令人見疑。非有所挾。即有所為。非隨緣順應家法也。執事密察自見。精舍賴同志數人。撐持方得久。大執事是箇中人。同志中頗有齟齬。子方自恃以為至寶。人莫能知。而人乃視之為燕石。或莫之與。將焉賴哉。不肖此番至水西。匆匆而執事視之亦齟齬。未見有虛懷求益之意。殊不可曉。此事知覆卵。非氤氳醞釀。則不能成變化。執事視此果何如耶。

與蕭來鳳

戚子可大處寄來書并別格三首見吾契用功歸一於致知之教可謂信之篤矣一念靈明洞徹千古一切世情習氣原自湊泊不上但吾人不曾立得必為聖賢之志甘心墮落自傾自蔽世情習氣始乘間而入乃不能致知之過非良知有所不足也區區入山既深無復世慮而求友一念若根於心不容自己春夏往赴水西白山之會秋暮赴江右之會歲暮始返越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人生惟此一事六陽從地起師道立則善人多挽回世教敘正人倫無急於此惟可與知己道也

答沈宗文

僕衰年艱於途涉爰念令弟宗顏大捷喜不自勝且聞玄畧之變情不容已忻戚交集匍匐遠來深擬與吾契晤言信宿以罄鄙懷不意從者祭告入鄉不及一面悵然而行彼此歉缺之情可知矣相傳吾契聞報之時初意亦欲斂靜因親友相強遂致縱恣勞攘支費不給至稱貸以益之鄉人嘖嘖無不嘆羨以為榮有識者則以為過於喧囂若在所深惜也予見羅念庵登第時其家處之寂然無所加減宗黨至今傳頌不衰邇舍親羅康洲張陽和居家亦甚貼泰凡事務從省約父兄相安不事矜耀家人稍有生事作好者痛責而遣之鄉黨相狎若儒素之家略無驕貴氣味此皆區區所親際而目睹者也況君家累世積善好修尊翁未盡之志發於令弟正宜承家守訓以光世德條爾張皇開拓至為庸流所歆達者所嘆意尊

翁九泉慰慶之餘亦或有感然於衷否也區區受君家父子道誼之情兩世通家不得不以此言相聞望吾契速改以終善道令弟在京亦望以此意相達盡去格套繁縟之習凝靜澹泊益勉於學以慰四方同志之望不惟保終令德亦以篤祐而綿福也諒吾契素所信愛當無逆耳之嫌所需令尊翁墓表便中脫稿即當付刻也

與沈宗顏

頃見題名大對第一可為聖朝得人之賀不肖辱賢父子兩世交承相信相愛之情甚篤於宗門宗說契悟亦深邇者彙征之會六陽從地起仰以成泰風聲鼓舞上下相聯於世道亦將有賴非徒通家識私喜而已也夫學之於朋友如魚之於水不可一日離京師舊有同志月會相傳已久近因時好差池漸成避忌消息盈虛時乃天道不足為異但吾人此生發心原為自己性命自性自修自命自立無所待於外若以時之向背為從違所學何事非所望於豪傑也近見當時錄文有談性說命假禪幻以為表異之說令人惕然發深省吾黨之學果有假於禪幻自當創悔懲艾以圖自新若為自己性命將以尚友千古不墮此窠臼則當益求自信順逆境界莫非動忍增益之助非時議所能抑也元老於師門之學原亦相信近因吾黨不能以實意將之微致規切意在相成非有所作惡也世人過於承望形聲相軋釀成紛紛之議遂使信學之初心混迹疑似隱隱約約闕而弗彰此等氣象豈聖世所宜有宋

之末世殷鑒不遠。憂世君子所當亟反而圖之者也。明良相遇自古所難。聖上睿哲天授。元老仰承翊贊。世方以尹之一德。說之啓心。望之不徒一時彌縫粉飾爾也。夫有伊傅學術。方能成伊傅事功。若非究滌心源。徹底瑩淨。使上下孚格。出于譽望聲色之外。德從何一心從何啓。此在當事者所當自愛。非杞人之過計也。元老與吾契有年。家之雅。故以相聞。幸默存之。爲此亦爲彼也。所云月會之議。還望終始自信。約三五同志。讀而舉之。此件事不論在朝在野。原是一體同善。不容己之心。非強飾門戶。求以矯抗於時也。

與沈宗顏

前有啓候。計在照存。吾契志本高遠。才本宏偉。家學相承。此生知無別路可走。從前偶有出入。乃是習氣未除。譬之千里神駒。縱步康莊。時有迴旋。行當返駕。不足爲累。又如昨夢。只今惟求一醒。諸夢自除。況在今日。又是轉身大覺之時。徑超直入。一念萬年。堅志達才。寧復有所掛牽爾耶。我朝二百餘年。魁首者六七十人。歷稽往牒。百年前者。已入鬼錄。五十年前者。或存或亡。已如塵夢。中間可稱述。或以綱常立命。或以性命安身。一峯念庵。二三公之外。不復多見。丈夫置身天地間。自當有安立處。不在灼然一第之榮而已也。區區八十老翁。於世界更有恁放不下。惟師門一脈如綫之傳。未得一二法器出頭擔荷。未能忘情切切求友於四方者。意實在此。年來勘得此件事。更無巧法。只從一念靈明識取。此一念靈明。是千古入

聖真脈路。吾契已平時信得及。更望深信密體。不作知解言說抹過。使此學日光日顯。日孚於衆。擔荷有人。不致泯泯。老懷始有所慰耳。梅純甫。查子警。翟思平。蕭思學。以寧諸友。此番合併。意皆充然。亮一體附知。

與丁存吾

獻歲諳知道。履明定爲慰。道誼於朋友。不可一日相離。不知吾契看得緊要與否。諸友月會之期。能不廢否。吾契於此學。志切好專。知無別路可走。但日用應感。尙覺有礙膺處。未能超然脫得窠臼。未免揀題目做。若果徹底承當得來。著衣喫飯。無非實學。一念相應。便是入聖根基。便不在題目上作好醜安排障。安節在會稽。士民皆有去後之思。此生其必爲君子無疑也。學問事。方發心起手。未及究竟。會時可致意。

與鄧子和

吾契數來就教。足知好學不變初心。所愧出入無常。未得悉心論訂。良歎良歎。向者吾契會有手冊之託。亦未及酬。吾契於此學。自分作何承受。此生自分作何結果。良知之說。吾契既已聞之熟。果能實致其良知否乎。吾輩今日不在知識之多。解悟之深。其大病。惟在脚跟下。不肯著實理會。未免在功利世情上作活計。終日談說良知。種種玄機解悟。皆成戲論。譬一器先受鳥頭砒信。後雖投以甘露。亦皆變爲毒藥矣。只緣平時所受的是實病。潛伏流注。已

非一日。今日所聞的是虛見。脚跟下原是貼襯不起。以虛見勝實病。雖時時發狠。徒長勝心。未見有分毫補益處也。吾輩欲討真受用。更無巧法。須將此器所受毒藥。徹底洗滌。令乾淨。寧可一生冷淡寂寞。不在世情上討些子便宜。良知本來面目。始有十分相應處。方爲不辜負初心耳。此吾與賢契所當共勉者也。

與徐邦中王以忠

唐大嘉至。得手書。知近來行履篤實。見處亦穩帖。豈勝慰浣。所云天道過于漏洩。高明者知其說而玩之。庸近者苦於玄深。無下手處。此是海內講學通病。神移默轉之機。在吾人以實行示之。使之相觀而化。方有所濟。若復在言句上騰播。知解上探測。以求救正。是揀焚而膏之也。大嘉力量見解。皆欲歸正。心亦甚虛。更加深沉簡默。常見不足。尤爲性情真受用耳。聞葉邦佐篤信此學。與吾契密邇交脩之助。可知未及專簡。傳習錄一部。附致遠情。幸爲道之

與徐成身

向得吾契手書。知任道之志甚切。同志聚會。得朋之慶可知。聞沃洲兄尋常相會。必有交修之益。當軸者主盟道脈。一切聚會。自默有風動之機。但吾人自立。不藉外境。以爲順逆得失。好醜。莫非吾師警諸真根著地。和風暖日。與嚴霜凍雪。莫非長養堅凝之助。于己取之而已。區區過蘭江。同志落落。亦緣吾契出山。人心未免懈散。勢使然也。今年且不欲遠出。得與浮

峯麟陽諸同志。時常相接。以其餘力。訓課兒輩。附去講義。并別念庵書附覽。便中出與諸同志一商之。餘在內亮而已。

答徐成身

大嘉來領手教。乃知此事。不徒發心要做。已煞有所見。亦不但言說知解。湊泊而已也。所舉舉業牽累。思慮紛擾。本體正助諸病。足見用功懇切。非漫語者。大抵日用應感行持。雖千緒萬端。而生身立命工夫。只有一路。士之于舉業。如農有農業。商有商業。工有工業。伊傅管膠諸賢。豈嘗舍所業而別有成學。吾人看書作課。未免有所滯著。乃是得失心爲累。非舉業能累人也。吾人不從得失上打疊下落。徒欲一拈一放。以求工夫歸一。亦見其惑矣。所云良知本體。原無思慮。未免從耳根承領來話頭。若真有所悟。便應觀體承當。當慮與不當慮。又從何處湊泊得。靜時覺有頭緒。感物便多走作。總屬知解調停。若信得本無思慮。徹動徹靜。只是一箇良知。又寧有兩截耶。告子在心上用功。火候略緊。始有正助之病。吾人只在知見上求通曉。未曾見得本體。縱有悔悟。又在先難後獲話頭。生死見來。與告子受病。相隔尚遠。在只如渾淪無意。綿密行之。把作用處。正是意象紛紜。非破的語。凡此皆因執事所問。漫爾分疏。又覺饒舌已甚。聞令兄成孚成道。志道懇懇。未緣覲晤。晨夕聚觀。并出此請正。外傳習錄各一部。托大嘉致上未間。自愛自養。用慰心期。

與徐成身

許久不得吾弟音耗。同志自北來者，皆云會友講學之風日盛，皆吾弟二三人為之倡導，其不廢業可知。人生只有此一事，區區數年來，看得性命心較切，只從一念入微理會。世途役役，尤須著緊悠悠，一時即放過，一時行業何賴？吾弟於此不為無見，猶未免有起倒。終是些子未得安穩。近來操持更何如？區區身外，百念都忘，全體精神，只幹辦此一事。但念東廓雙江，念庵荆川諸兄，相繼淪謝，同心益孤，會中得幾個真為性命漢子，承接此件事，方放得心。不然，老師一脈，幾於絕矣。如吾弟區區素所受記，不可不力任。唐大嘉走路漸遠，可惜此子畢竟有力量，但世情染得太重，脚起脚陷，未得轉頭。吾黨還須養他，不要棄絕。若逃遁益遠，轉處更難，縱使不能轉，亦不失吾待人之道也。此件事，只要源頭清，此處不清，到底有夾帶，非了徹也。慎之。慎之。

與莫廷韓

吾弟平生忠信廉達，以名節自勵，尤精於詞翰，燁然為世所稱。豪傑作用，自應有此區區所望於吾弟，更有外於是者。右軍履歷卓然，載在晉史，識見才望，係晉室安危者三十餘年，觀其永和氣象，懷抱超然，齊彭殤一得喪，蓋幾於道者。惟其精於墨妙，世人止以絕技稱之，掩其平生。陽明先師嘗戲言曰：富人用金作酒器，嫌其太質，以五采點飾之，人但稱其為采粧。

器皿而忘其金體之貴，右軍之謂也。吾弟天性本近於道，而人之所羨者，在彼而不在此，何以異於是？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先正有云：志於道，則志專神翕，德成而藝益進。役役於藝，則志分神馳，而德亡。藝亦不進。在豪傑當知所自審矣。師門所傳學旨，至易至簡，當下具足，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可以超凡入聖。一念靈明，時時保持，不為世情嗜欲所昏擾，不為才名藝術所侵奪，便是緝熙之學。自古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亮之勉之。

答周居安

久不聞音耗，想念令器之恙，常懸懸。年少有志，甚是難得，迺為病鄉所纏，不能時常在此相會，以盡相與之益，致使吾弟亦滯於形迹，有負初心所期，莫非命也。雖然，古之豪傑，未有不從病困中進德，大抵處順境，則意氣易於飛揚，處逆境，則精神自會收斂。貞下起元，天之道也。剝而後復，易之道也。只怕吾弟及令器，未是大豪傑，未免為病魔所降。若果信得良知及時，不論在此在彼，在好在病，在順在逆，只從一念靈明自作主宰，自去自來，不從境上生心。時時徹頭徹尾，便是無包裹。從一念生生不息，直達流行，常見天則，便是真為性命。從一念真機綿密凝翕，不以習染情識參次攙和其間，便是混沌立根。良知本無起滅，一念萬年恒久而不已。吾弟果信良知及時，來書所謂三轉語，可渙然冰釋矣。吾弟天質本篤厚，但入悟處微缺超脫，所以未免擔閣過世界，不肖與吾弟，脩合此方，乃是丹府一粒服之，可以立躋。



聖位非但去病而已也。令器處并以此意語之。令器資性儘好。只未曾用格物工夫。所以發問未見着實。今將來書批數字與之。可細細開導得個悟入處。家庭中真樂無以過矣。

與張叔學

得手書。知日來向道甚切。豈勝慰浣。吾弟天資本和平。但用心覺疎。處事微缺。剛斷種種。應感未免纏繞。漸至因循。因循不已。便成墮落。揆其病原。只是最初一念缺決。烈耳。若只如此。措抹過時光。豈惟道念不進。雖舉業亦成擔閣。譬如人在夢中。只爭箇覺與不覺。今既有將覺之機會。須猛省振衣一起。以收開復之功。若再悠悠。又將做夢矣。因同志之愛。附此相警。所謂交修之望也。

與張叔學

此番雖得人試。然神思却甚憊矣。凡百可省心息慮。如不欲戰相似。以無意應之。庶幾有補。若再以得失念參之。翻成惑亂無益。吾弟文字。比之往時。已知入路。然氣格猶缺嚴密。詞句亦少清溜。顯處似入於淺。隱處似涉于晦。要之還是念頭上缺精明之故。大抵場中文字。如走馬看錦。雖七篇都要平稱。然須有一二篇着意處。所謂萬綠枝頭一點紅。主司以此為進退。不可一槩忽過。總在吾弟臨機自作主宰而已。

與張叔學

此行受久庵公真切之教。向來凡情習氣。頓覺消滅。可謂不虛行矣。同志中多言此公未盡精蘊。區區向來。亦有此疑。細細體究。殊覺未然。且道先輩長者。肯以此學自任終身者。有幾。肯以此學諄諄誨人。惟恐不能及者。有幾。吾輩但當領其懇切之心。間或議論見解。有未同處。且當存之。不必深辨。但云老師處。似未盡愜。又以濂溪明道。未免為上乘禪宗。隱於心誠。有不安。然亦當姑置之。惟日逐修身改過。盡去凡習。以還真純。是為報答此公耳。仲時意向甚好。承其惓惓相信之情。殊覺真實。區區所報答老師固極之恩。舍仲時身上。無用力處。一路讀仲時詩稿。喜不自勝。不惟辭句清亮。思亦悠悠。能于本原參透一番。更當有進於此者。大抵作詩須常以立思發之。方不落言詮。瑣瑣步驟。未免涉蹊逕。非極則也。何如何如。吾弟於此件事。相信已久。但須打歸一路。用力庶不作轍耳。惟終勉之。

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五日印刷  
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八日發行

不許  
複製

編纂者 日 戶 勝 郎

發行所 龜 井 忠 一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一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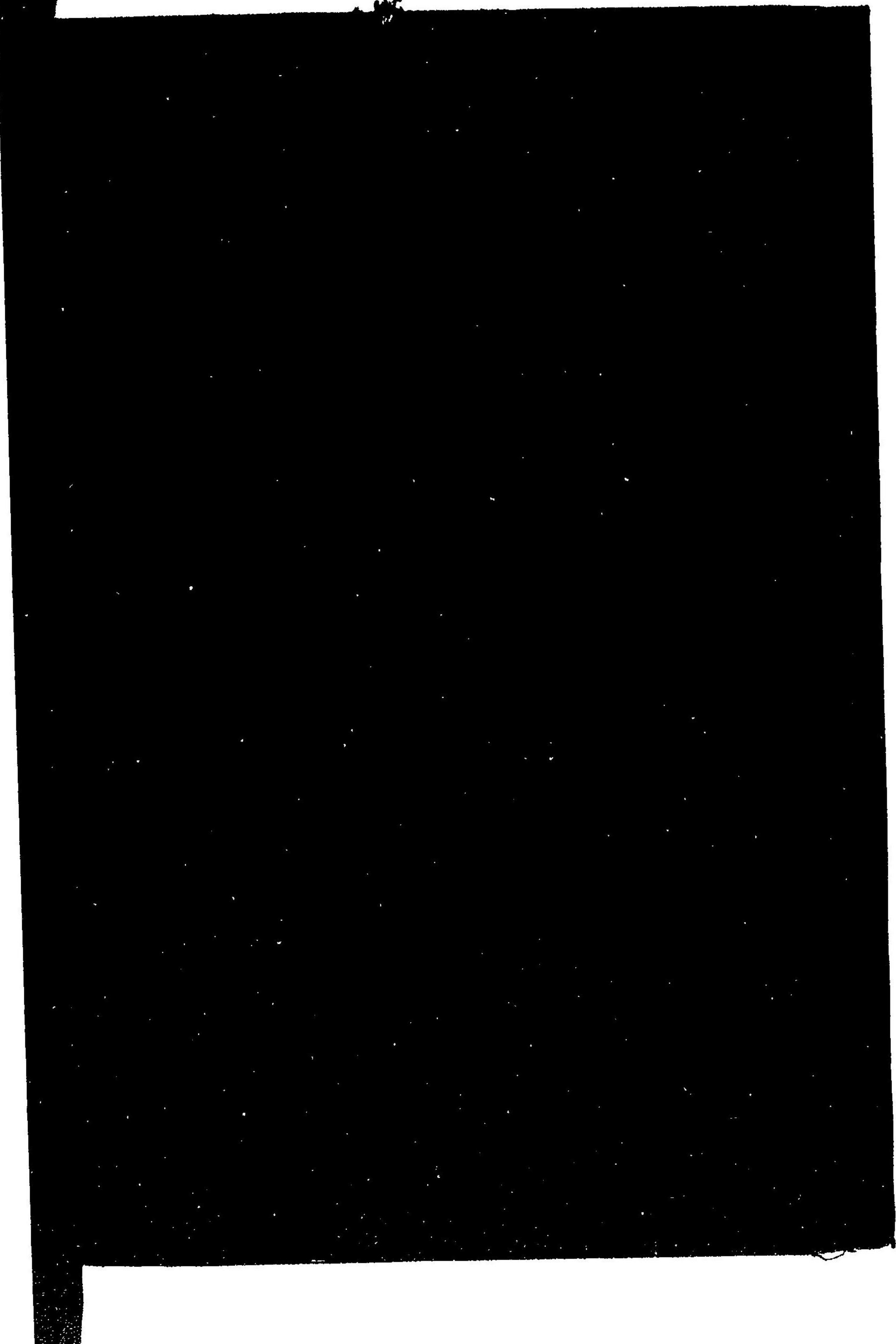
發行所 三 省 堂 書 店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一番地

印刷所 三 省 堂 印 刷 部  
東京市神田區三崎河岸第十二號地

王龍溪金書集附  
定價金壹圓貳拾錢

發行所 三省堂書店

415  
306



45  
306

Ⓜ

008197-000-6

45-306

王龍溪全書

日野 勝郎 / 編

M36

AAC-0027



